蠡勺編

二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蠡勺編

(二)

凌揚藻撰

蠡勺編卷八

史記

漢太史令夏陽司馬遷子長。承尚書魯史之後。據左傳、國語。采世本、國策。述楚漢春秋。接以後事。迄於天漢。發凡起例。創爲全史。而歷代之作史者、遂莫能出其範圍。誠史家之極則也。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書

立言。述舊易。作古難。六藝而下。有四人焉。撫實而有文采者。左氏也。憑虛而有理致者。莊子也。三閭變國風雅頌而爲離騷。子長易編年而爲紀傳。皆前未有其比。後可以爲法。非豪傑特起之士。其孰能之。

史記編次

陽湖趙氏翼曰。史記列傳次序。蓋成一篇即編入一篇。不待撰成全書後重爲排比。故李廣傳後忽列匈奴傳。下又列衞青、霍去病傳。朝臣與外夷相次。已屬不倫。然此猶曰諸臣事皆與匈奴相涉也。公孫宏傳後忽列南越、東越、朝鮮、西南夷等傳。下又列司馬相如傳。相如之下。又列淮南、衡山王傳。循吏後忽列汲黯、鄭當時傳。儒林、酷吏後。又忽入大宛傳。其次第皆無意義。可知其隨得隨編也。

史記亡佚

張氏晏曰。史遷歿後。亡景、武紀。禮、樂、兵書。漢興將相年表。三王世家。日者、龜筴、傳靳、蒯成列傳。元成間褚

少孫補作武紀、三王世家、日者、龜筴傳。顏師古曰。本無兵書。張說非也。陳直齋謂今此十篇皆具在褚所補武紀。全寫封禪書。三王世家。但述封拜策書。二列傳。皆猥釀不足道。而其餘六篇。景紀最疏略。禮樂書。謄荀子禮論。河間王樂記。傅靳列傳。與漢書同。而將相年表迄鴻嘉。則未知何人所補也。

近本史記之誤

楊升菴曰。史記近無善本。屢經翻刻。愈益差訛。苦爲不知者妄改耳。如韓信傳。此特匹夫之勇耳也。耳下原有也字。須溪批云。此耳也字異。（盧陵劉辰翁。諱孟。號須溪。宋亡。不仕。讀書精博。司馬相如傳。文君已失身於司馬長卿故倦游。須溪云。已失身於司馬爲一句。長卿故倦游爲一句。今俗士不得其讀。於長卿下又添長卿二字。失古人之意矣。又曰。始皇本紀後。有低兩字一段。班固漢明帝時所謂秦紀也。其事雖略。而其文法最古。太史公所以謹錄之。欲以互證而備遺也。亦如酈生傳後又附酈生書之例。今本作平頭刻。不復低兩字。人亦不知爲何意也。索隱、註、亦昧此。惟魏了翁古今考僅存其說。

史記去取失當

元欒城李氏曰。史記載四凶事。堯本紀云。舜言於帝。請流共工于幽陵。以變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于三危。以變西戎。殛鯀于羽山。以變東夷。舜本紀則云。流混沌、窮奇、檮杌、饕餮于四裔。以禦魑魅。全引左氏語。或曰、欲其事互見。予以爲非是。蓋左傳及國語。事同而語異者幾半。惟輯之爲二書。使各

自爲義。所以爲互見也。今史記一書。而所載不同。其意雖若互見。然于文字實爲冗複。此不可不察也。倉公淳于意傳。詔召問所爲治病死生驗者幾何人。主名爲誰。又問方技所長。及所能治病者。有其書無有。皆安受學。受學幾何歲。而史記盡具所對。史筆不當如此。正當云意所對凡數十條。皆詣理。可爲後人法。則足矣。自不必廣錄而備書之也。其有篇翰之富贍者。亦當載其目而略其辭。惟有切於天下國家之大利害。如董仲舒之三策賈誼政事書、過秦論之類。而後不可不盡錄。屈原傳。原勸懷王殺張儀。其事纖悉備書。然楚世家載勸殺張儀者爲昭睢。而屈原沒不復見。若以爲昭睢本主此事。原特副之。則屈原傳略無昭睢一言何耶。此蓋舊史去取失當。遷筆削時。不暇前後照顧。遂使世家與列傳異辭也。遷又誤以燕簡公欲盡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作寵姬。又以子我爲宰我。載宰我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宜蘇子瞻摘遷之妄也。丹徒王夢樓、亦謂其春秋時稱爲管晏二人作傳。其他列國名卿大夫。概從闕略。如子產相鄭數十年。僅雜之循吏而已。其意以管仲能忍辱以就功名。晏嬰能脫友于患難。觸著自家痛處。故置之列傳中。其傳伍員、亦此意。至游俠、貨殖諸傳。雖纂述甚工。直謂之壞人心術可耳。論列古今。用爲萬世大業者。固如是乎。又漢高祖諸詔。文帝賜南越王書。賈董策。鼂錯論事諸書。於紀傳中皆削而不錄。獨于司馬相如淫靡之賦。則詳載本傳。無少遺者。其去留之意。亦殊不可解也。

五帝本紀闕少昊氏

李敬齋曰。孔安國尚書序。言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是以三墳當三皇。五典當五帝也。然司馬遷史記則云。嫘祖爲黃帝正妃。生二子。其後皆有天下。其一曰元囂。是爲青陽。青陽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生高陽。是爲帝顓頊也。顓頊崩而元囂之孫高辛立。是爲帝嚳。嚳父曰蟜極。蟜極父曰元囂。元囂父曰黃帝。自元囂至蟜極。皆不得在位。至高辛卽帝位。高辛于顓頊爲族子。娶陳鋒氏女。生放勳。娶娵訾氏女。生摯。帝嚳崩。而摯代立。摯立不善。崩。而弟放勳立。是爲帝堯。又曰。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芒。句芒生橋牛。橋牛生瞽叟。瞽叟生舜。自窮蟬以至帝舜。皆微爲庶人。司馬遷所記止此。而所謂少昊者。絕不稱道。甚可疑也。據帝繫、本紀、家語五帝德。皆云少昊卽黃帝子青陽是也。又春秋左氏傳。（文公十八年。）少昊有不才子。天下之民謂之窮奇。杜預註云。少昊、金天氏之號。次黃帝。然則黃帝崩後。少昊卽位。爲得其實。故孔安國以黃帝爲三皇之末。以少昊爲五帝之首。而次及高陽高辛氏也。今司馬遷乃云。黃帝崩。葬橋山。其孫昌意之子高陽立。是爲帝顓頊。顓頊崩。帝嚳立。帝摯崩。而帝堯立。帝堯崩。而帝舜立。是黃帝歿後殊無名少昊者也。則諸書何爲備數以爲五帝乎。蓋元囂卽少昊氏。而司馬遷謬誤。不載錄耳。司馬遷又謂元囂是爲青陽。降居江水。此又妄也。當是昌意先降江水。後降若水。司馬遷既不以元囂爲少昊。謬爲青陽降江水。昌意降若水也。皇甫謐云。黃帝在位百年而崩。而通鑒舉要曆云。黃帝在位六十五年。謐又云。顓頊在位七十八年。舉要曆云。顓頊

在位一十八年。豈少昊在位之年。或在黃帝六十五年之後。或在顓頊一十八年之前也耶。

周本紀佚共伯和

周本紀言厲王虐民。民畔。襲王。王出奔彘。弗敢返。二相周公、召公相與協和。共理國事。故稱共和。非也。漢書古今人表有共伯和。顏師古曰。共、國。伯、爵。和、名。汲冢紀年。厲王十二年。出奔彘。十三年。共伯和攝行天子事。號曰共和。二十六年。王陟于彘。周定公、召穆公、立太子靖爲王。共伯和歸其國。又莊子稱共伯得乎共首。司馬彪曰。共伯名和。諸侯知其賢。請以爲天子。卽王位十有四年。大旱屋焚。卜曰。厲王爲祟。乃立宣王。共伯復歸于宗。逍遙行志于共山之首。太史公乃以爲周召協理行政。號曰共和。傅莫菴謂舍可據之共伯和而傅會其說。史記之失多類此。然竹書出晉太康中。史公實未之見也。

義帝不立紀

楊升菴曰。樂器圖有義嘴笛。謂笛上別安嘴也。深衣圖有義欄。謂衣外別安欄也。唐人稱假髻曰義髻。彈箏銀甲曰義甲。項羽尊楚王孫心爲帝。不曰楚帝而曰義帝。猶義父義子之稱。其放弒之謀。不待如約之言而後萌矣。按東坡謂義帝爲天下賢主。項梁既死。卽幷呂臣項羽軍自將之。見宋義論兵事。卽以爲上將軍。獨遣沛公入關。致命如約。其智略信義有足多者。顧史公立項羽本紀。義帝之事。特附見焉。獨不思漢高項羽皆北面事之者乎。律以史法。似有未協。

漢家不知所祖

鄭漁仲通志高帝紀弁言曰劉者東周畿內之地名杜預云緱氏西北舊有劉亭是也緱氏、熙寧中省爲鎭人假師隸河南劉氏者成王封王季之季子食采於劉是爲劉康公劉氏受氏實由此始自康公之後有劉定公、劉獻公、劉宣公、劉文公世爲周卿士故劉氏爲著族漢儒之言劉氏乃用晉史蔡墨之言謂陶唐氏之後有劉累者學擾龍事孔甲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其適晉者爲范氏范武子奔秦復歸于晉秦人歸其孥留于秦者爲劉氏戰國之際秦師伐魏劉氏從征爲魏所獲魏遷大梁徙都于豐故劉氏亦居豐然劉氏本于康公地著世系兩皆明信不知劉累者因何氏劉曾無本末且劉也、范也、以邑命氏者豕韋也、唐也、杜也、以國命氏者御龍也、豢龍也、以技命氏者此古者命氏之義也若如此論則御龍以來數更氏矣舍劉而用御龍舍御龍而用豕韋舍豕韋而用唐杜舍唐杜而用范且范氏既又爲士氏隨氏今武子處秦之裔既不以范、以士、以隨又不以杜、以唐、以豕韋、以御龍而獨以劉何也高帝起於微賤不知族世且親莫如母不知其姓但證昭靈后而已近莫如大父不知其名但以居豐呼爲豐公如此則漢家祖禰可謂荒唐矣高祖卽位之後採諸儒之言汎祀其先所置祠祀官則有秦晉梁荆之巫世祠天地綴之以祀其義爲范氏仕晉故用晉巫以祠仕晉者武子之後留秦故用秦巫以祠留秦者隨魏遷梁故用梁巫以祠遷梁者後居于豐故用荆巫以祠居豐者豐、荆地也然天子之祀必世

代歷歷。遠近有差。昭穆有別。或壇或墠。有毀有遷。猶恐其濫。今漢家之祀其先也如此。良由不知所祖。求之多方。庶幾或中。漢儒又從而推之。以陶唐爲火德。漢承堯運。斷蛇著符。旗幟尚赤。協于火德。自然之運。得天統者。何哉。

昭靈夫人

宋吳虎臣曰。東萊先生記。晁伯、字載之。學問精確。嘗作昭靈夫人祠詩云。殺翁分我一盃羹。龍種由來事杳冥。安用生兒作劉季。暮年無骨葬昭靈。高祖紀止云。漢王卽皇帝位于氾水之陽。追尊先媼曰昭靈夫人。其詳見于陳留風俗傳云、小黃縣者。宋地黃鄉也。沛公起兵野戰。喪皇妣于黃鄉。天下平定。乃遣使者以梓宮招魂幽野。于是有丹蛇在水自洒濯。入于梓宮。其浴處有遺髮。故謚曰昭靈夫人。

漢封王子

漢制。王子封王。其郡爲國。制傅一人。相一人。傅稱太傅。相稱丞相。皆二千石。又有御史大夫及諸卿。秩皆二千石。百官如朝廷。漢惟置傅相。其御史大夫以下、自置之。景帝時。七國誅滅。遂令諸王不得治民。令內史治之。改丞相曰相。省御史大夫以下官。武帝朝。令相治民。如縣長職。改太傅曰傅。云見博雅錄。

漢舉孝廉

孝武元光元年。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東漢時。大郡口五六十萬。舉孝廉二人。小郡口二十萬。幷有蠻

夷。亦舉二人。和帝以爲不均。詔丁鴻等議之。鴻上言。凡口率之科。宜有階品。自今郡國率二十萬口舉孝廉一人。四十萬二人。六十萬三人。八十萬四人。一百萬五人。一百二十萬六人。不滿二十萬。二歲一人。不滿十萬。三歲一人。帝從之。仁和沈梅村曰。孝廉之舉。所以正人心、勵風俗也。無其人。雖數歲可以不舉。有其人。卽十室之邑。亦不當以數限之。既限以數。則人慮其難舉。肯自勵者少。自勵者少。則羊質而虎皮者。轉得倖獲矣。東漢之末。此途尤爲溷淆。雖大奸慝如曹孟德、孫仲謀、亦與是選。豈不政坐是哉。

禮書

方望谿曰。是篇之義。蓋痛古禮樂遭秦而廢。歷漢五世而終不能興也。子長未敢斥言之。故傷其心於往事。而稱孔子以正名不合于衞。而徒志痛焉。讀史提要錄曰。三代禮樂。雖壞于秦。而齊魯之士。講誦不輟。觀武帝時。河間獻王猶得邦國禮五十六篇。則非盡亡可知。叔孫通不力反于古。乃徒襲秦故。遂使先王之制。淪沒不振。太史公謂其希世度務。其罪通者深矣。魯兩生之不肯行。蓋已窺見其隱。百年後興之說。特借詞以拒之耳。迨後文帝不聽賈生之言復古禮樂。亦緣先有叔孫通之儀塞之也。厥後曹褒繼叔孫通撰禮制。亦依準舊典。雜以五經讖記之文。後世不傳其書。而舛謬亦可概見。夫以制作重任。始付之叔孫通。繼付之曹褒。皆因陋就簡。故不能成一王之法。范氏曰。禮云禮云。曷其然哉。蓋深慨之矣。

管蔡世家

惲子居曰。太史公著管蔡世家。始書曰。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太姒。文王正妃也。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鐸。次曰成叔武。次曰霍叔處。次曰康叔封。次曰冉季載。最少。末書曰。伯邑考、其後不知所封。武王發、其後爲周。有本紀言。管叔鮮、作亂誅死。無後。周公旦、其後爲魯。有世家言。成叔武、其後無所見。霍叔處、其後晉獻公時滅。霍康叔封、其後爲衞。有世家言。冉季載、其後無所見。以後世史例言之。同母兄弟。不宜書于周本紀。而魯世家宜書。太史公不書。其懼傷周公之心與。然必書之管蔡世家者。所以見聖人之不幸也。且管叔蔡叔均罪而管叔無後。不得有世家。太史公不書曰蔡世家。而曰管蔡世家。蓋聖人之處兄弟也。盡乎當然之仁義而已。使管叔有後如蔡仲。周公必言于武王。如蔡仲之封。豈有異哉。太史公之心。足以知聖如此。故曰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也。

趙世家存孤之疑

春秋成公八年。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左傳。莊姬爲趙嬰之亡故。（嬰通於趙朔之妻。故原屏放諸齊。原卽趙同。屏卽趙括。嬰之兄。）譖之魯侯曰。原屏將爲亂。公乃殺之。武從姬氏畜于公宮。（杜註。武、趙武。莊姬、莊姬子。晉成公女。史記作成公姊。）韓厥言于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成季、趙衰。宣孟、趙盾。有功晉國。）而無後。爲善者懼矣。乃立武而反其田焉。（殺同括時。以其田與祁奚。至是復歸趙氏。）其敍趙氏孤事止此。卽國語郵無恤、智伯、韓獻子之言亦止此。無所謂屠岸賈。又無所謂程嬰公孫杵臼也。自太史公作

趙世家。不取左氏而取異說。于是保孤之事播爲美談。宋元豐四年。遂追封晉程嬰爲成信侯。公孫杵臼爲忠智侯。立廟絳州。（又紹興十一年八月。立祚德殿于臨安。尹起莘謂二公死生忠義。至是封之。足以見神宗激勸之典。周靜軒謂一存孤一死節。是誠晉之義士。贈爵立廟。爲得其正。而孰意其事之至等于烏有哉。故朱子曰。左傳趙朔既死。其家內亂。朔之諸弟。或放或死。而朔之妻乃晉君之女。故武從其母畜于公宮。安得有大夫屠岸賈者興兵以滅趙氏。而程嬰杵臼以死衛之之說也。近人陽湖趙耘菘、亦以史遷之說爲妄。辨之甚詳。載所著陔餘叢考中。然劉向新序。已有程嬰公孫杵臼。可謂信友厚士矣。嬰之自殺下報亦過矣之語。唐司馬貞述贊亦有岸賈矯誅韓厥立武之語。（屠岸。複姓。稱岸賈。亦失當。）宋謝枋得對魏天祐。亦有程嬰杵臼。皆忠於趙。一死於十五年之前。一死於十五年之後之語。合之尹起莘周靜軒諸說。則此事似非盡無稽。故明儒陳氏霆曰。左氏爲文高簡。且其所載以立武復田爲重。故詳敍其後。而不暇追悉其初。史記則追敍本末。故特詳著焉。是又一說也。存疑可也。

淮陰侯列傳贊

王禹卿曰。自漢以後。將才未有高於韓信者。高祖固深忌之。況克齊不報而自立爲王。約共擊楚而按兵不赴。愈有以深高祖之疑矣。然漢既定天下。信以列侯居京師。雖有怏怏之心。實無能爲。而乃用謀反夷三族。漢得無少恩乎。且蒯通游說時。信手握重兵。身係楚漢之安危。不以此時反。而既已失勢。顧與陳豨

謀反。舍人上變。其爲莫須有之言無疑也。史遷贊語。用意最妙。責信不能學道謙讓。不伐其功。不矜其能。爲信辨冤。意全在言外。信果謀反。豈無他辭責之。而必作此腐語以相繩耶。正見韓信矜功伐能。漢王畏惡其能。又使之失職怨望。信之得罪。固在此不在彼耳。繼之曰。不知出此。而天下已定。乃謀畔逆。直射到天下未定。蒯通游說而信不從時一段情事。相爲映發。而故反其辭以結之曰。夷滅宗族。不亦宜乎。文情之微婉深痛極矣。

衞霍天幸得侯

衞青父鄭季。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平陽侯曹壽、尙武帝姊陽信長公主。季與主家僮衞媪通。師古曰。僮者。婢妾之總稱。衞者。舉其夫家姓也。生青。青冒姓爲衞氏。霍去病、青同母姊少兒子也。其父霍仲孺、先與少兒通。生去病。李仁卿曰。衞霍皆淫婦人所生。夤緣中宮爲侍中。至封侯。乃知功名之來。初無分於君子小人。而恆在夫逢與不逢之間。世之人有小才力。輒抗志自負。必期一日攫取富貴於霄漢之表。以致敗衂者多矣。寧知運有通塞。數有奇偶者乎。故孟堅備錄二子始終之事云。青爲平陽侯家人。少時。歸其父。父使牧豬。先母之子。皆奴畜之。嘗至甘泉居室。一鉗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去病所將常選。謂常選取驍銳。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由此去病日以親貴。比大將軍。觀史筆所著二子遭遇可見矣。

賈董所遇相左

董仲舒醇儒。其氣象最近漢文帝。賈誼英才。其幹局最近漢武帝。使文帝得仲舒而用之。則其仁風義聞。必當更進於古。而賈誼輔佐武帝。亦必有以恢宏其志業。而不至爲小人所中。乃賈誼偏生於文帝時。仲舒偏生於武帝時。以英才而遇謙讓未遑之君。以老成醇儒而事雄才大略之主。又何怪其齟齬而兩不相入也。見後村雜著。

汲長孺第一流人

王氏文治曰。西漢人物。當以汲黯爲第一流。識見高。骨力剛。氣魄眞。洵不愧社稷臣。當時小人如張湯。僞儒如公孫宏。尊寵用事。黯獨深折其奸。廷叱衆罵。不少屈。長揖田蚡。不拜衛青。豈足爲黯道哉。武帝爲太子時。黯即以莊嚴見憚。既帝即位。黯屢攖逆鱗。其所建白者。皆關家國安危至計。至責武帝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尤切中隱微深痼之疾。言雖過峻。帝不能罪也。蓋人臣無高識。則爭小節而昧大體。骨不剛。則易於挫抑其所守。而氣魄不眞。有一毫好名慕利之心。必不能浩然直達。使上下交畏之如此。（宏背約順旨。黯則謂其齊人多詐。無情實。湯深文稍苛。黯則謂刀筆吏。不可爲公卿。故莊助稱黯守城深堅。可輔少主。帝亦許其爲社稷臣。顧不大用何者。重違宏與湯也。時宏湯用事。不用黯。乃可全黯。置之淮陽。所以全之也。乃未十載而亡。黯之不幸也。）故湯宏雖心疾之。實無可如何。而以武帝之豪氣。猶侮廷臣。不啻奴僕。而于黯獨不敢不盡禮。千載下讀其傳者。猶覺生氣凜凜。令人心開目明。此黯之所以高出於兩漢諸名臣也。夏醴谷曰。黯既歿。而柏梁建。太山封。自將開邊。求仙海上。種種過舉。漢廷諸臣無有言者。

公孫宏開東閤

後村雜著曰。公孫宏爲人至不足道。而人多稱其爲相時。起客館。開東閤以延賢人。與參謀議。以爲得宰相之體。曰欲賢館。以待大賢。曰翹材館。以待大材。曰接士館。以待國士。考漢時人材未聞有出門下者。予謂當時之賢人。未有過于董仲舒者。素無怨於宏。乃多方排陷。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已。非仲舒素行修潔。則其不免也久矣。宏于仲舒如此。吾不知其所禮以爲賢者更屬何等人。當亦本傳中所謂賓客仰衣食之類耳。其立朝陰賊險深。有微怨必報。專以逢迎固寵位。則東閤之所謀議者。從可知矣。而後世猶豔稱之。何哉。

袁鼂之隙

王夢樓曰。袁盎、鼂錯、皆天資剗薄人也。而盎之惡更甚於錯。人告太尉勃反。下廷尉獄。盎爲明其無罪。當時皆誼之。不知勃爲元勛。其所以免相就國者。實自盎之無端讒間。使文帝疑忌日甚。太尉踧踖無地。其後遂幾致滅族。乃盎既搆成其隙。又以營救博義聲。幷市恩於太尉。以見操縱在己。其反覆傾險如此。亦何誼之有哉。其相吳而歸也。以吳王待之厚。專爲蔽匿。言不反。未聞以制吳之策謀於君相。而挾其私憾。摧抑申屠嘉。追七國既反。又以私憾密謀誅錯。謂吳兵可卽罷。於是挺身使吳。冀吳王追其昔款而聽之。庶平定之功盡歸於己。不意錯誅而吳更熾。使非周亞夫等力戰平賊。則漢廷徒誅錯。而諸侯兵終不罷。其辱朝廷而羞天下也甚矣。盎之肉其足食乎。至於錯者。奮不顧身。議削七國。可謂忠於謀漢。然既知削

之則反必速。爲錯計者。則必區畫兵食。部署將帥。預定制七國之策。然後遣使削地。使反書朝以上。討檄夕以下。豈不優游制勝。貽國家以萬全之安。而直爲此擾擾也。是則錯之罪也。乃議者不咎其謀國之疎。而責其變古亂常以取禍。豈篤論哉。然錯終身言術數。號爲智囊。欲假吳楚之事謀誅袁盎。乃反爲盎所族滅而終不自知焉。韓非死於說。鼂錯死於術。世之喜爲小人者。可以鑒矣。

甘陳之功

夏醴谷曰。陳湯、甘延壽、矯制發兵。襲擊匈奴。時郅支斬漢使者。故討誅之。非生事邊徼也。漢至此始雪高帝平城。呂后嫚書。武帝空上單于臺之恥矣。匡衡抑甘陳之功。與宋璟裁郝靈荃之賞。似屬老成深慮。然郅支默啜當桀驁時。朝廷懸萬戶之封。不能得其一校。今乃不廢矢鏃。斬首萬里之外。而百年之患以除。此千古奇功也。不錄其功。反按問其吏士。設再有緩急。何以勸忘公死事之臣耶。

伍被之過可原

沈梅村曰。伍被之心。本不欲淮南反漢。按安初召被計事。呼曰、將軍上。被卽曰。王安得亡國之言云云。及既繫其父母。姑爲畫計。又勸先刺大將軍。乃可舉事。蓋以必不能之事陰消其逆謀也。旋又說吳王濞之違天逆衆。是以不能成功。又以前車之覆。明陳其利害也。勸人反者。果如是乎。後安因帝繫治其孫建。遂謀舉兵西向。被復盛陳漢之功德。稱大將軍之材能。卽勸其詐爲丞相書。徙富民家屬等事。亦皆以迂曲

下策。陽爲謀而陰實沮之。故武帝之弗欲誅被。正以此耳。而張湯乃坐以首謀。冤哉。

貨殖列傳

孟堅議貨殖傳。崇勢利而羞貧賤。宜與儲同人。謂太史公發憤之所爲作。平準書專譏主上。貨殖傳則譏一世矣。班椽毋乃見其表而不見其裏乎。皆未足以窺子長之心也。陽湖惲氏敬曰。史記七十列傳。各發一義。皆有明於天人今古之數。而十類傳爲最著。蓋三代之後。仕者惟循吏酷吏佞幸三途。其餘心力異於人者。不歸儒林。則歸游俠。歸貨殖。天下盡於此矣。其旁出者。爲刺客。爲滑稽。爲日者。爲龜策。皆畸零之人。是故貨殖者。亦天人古今之大會也。鍾伯敬謂補平準書所未備。可以操治天下之故。其義乃推而得之。其諸非太史公之本義與。

蠡勺編卷九

前後漢書得體要

李仁卿曰。爲言不難。而文爲難。文不難。而作史爲最難。史有體有要。體要具。而後史成焉。體要不具。而徒文之騁。非千萬世之法也。篇翰流傳。鏘耳赫目。可以入文苑矣。不可以入儒林。經術粹精。洞貫古今。可以入儒林矣。不可以入儒行。班固則凡有文字者。悉載之本傳之中。別以明經者入儒林。（儒林肇於史遷。范蔚宗則文苑創之。）皆得其體要者也。吾猶恨其不爲儒行一傳。（不尤愈於宋史之稱道學傳乎。）以爲儒林文苑之首焉。能尊其書而不能尊其身行之人。是信其名而不信其實也。

諸侯王稱元

金石文字記。漢時諸侯王。得自稱元年。漢書諸侯王表。楚王戊二十一年。卽孝景三年。楚王延壽三十二年。卽地節元年之類。是也。淮南子天文訓曰。淮南元年多者。淮南王安始立之年也。史記高祖功臣侯年表。高祖六年。平陽懿侯曹參元年。孝惠六年。靖侯窟元年。孝文後四年。簡侯奇元年。絳侯世家。上言侯建德十三年。下言元鼎五年。是也。至末季猶然。文選魏都賦劉良註。文昌殿前有鐘。其銘曰。惟魏四年。歲次丙申。龍次大火。五月丙寅。作茲寶鐘。魏四年者。曹操爲魏公之四年。漢獻帝之建安二十一年也。

古今人表

漢書古今人表。始太昊宓羲氏。終於董翳司馬欣。而漢之君臣不與焉。顏師古曰。但次古人。不表今人者。其書未畢也。惲子居曰。顏氏此言非也。孟堅爲漢人。於漢之君臣。將如何而差等之。是故次古人卽以表今人也。哀平之間。蓋多故矣。孟堅於身無事功而爲弒與被弒被滅者。列之第九等之愚人。而有事功者。列之第八等。所以著哀平王莽之罪也。身爲弒而列第七等者。惟崔杼、慶封、陳恆。蓋莊公下淫。景公廢嫡。亂不自下始也。是故覆漢祚者。平帝可原。哀帝不可原。推而上之。成帝亦不可原。齊桓公列第五等。秦始皇列第六等。而高祖武帝可推而知。老子列第四等。而文帝可推而知。蓋古人多以絕人之才識。百慮千計而筆之於書。讀之者委曲推明。尙不能得其十五。太史公曰。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未易爲淺見寡聞者道也。

王陵功狀與史表異

漢書功臣表。功狀皆與史記同。獨王陵異。史記王陵功狀曰。以客從起豐。以騎將別定東郡南陽。從至霸上。入漢。守豐。上東。從戰不利。奉孝惠魯元出睢水中。及堅守豐。平雍侯。漢表功狀曰。以自聚黨定南陽。漢王還擊藉。以兵從定天下。侯。但史記王陵本傳。漢書王陵本傳。皆與漢表功狀合。而不與史表功狀合。全氏祖望曰。王陵是自聚黨定南陽者。未嘗從起豐。未嘗從至霸上。未嘗爲漢守豐。史表功狀之言皆謬。但

陵自定南陽歸漢甚早。而不從入關者。蓋高留以爲外援。本傳以爲不肯屬漢。則又非也。陵不屬漢。何以能免張蒼於死。而次年高祖卽用其兵以迎太公。非陵屬漢之明文乎。且陵母之賢。一死以堅陵之從漢矣。則謂陵不肯屬漢。高祖恨之。其封獨晚。非也。蓋漢初功臣位次。第一曰從起豐沛。二曰從入關。三曰從定三秦。而陵之功皆在此三者之後。又無祕策如陳平等。則其晚宜矣。故曰史表誤。然漢書亦非也。

溝洫志

南昌龔元玠琢山曰。班掾改史公河渠書題爲溝洫志。似矣。乃志中所言皆屬河渠。無一字及於溝洫何也。孔子稱禹盡力溝洫。蓋五溝內溝洫爲多。考工記匠人。舉中爲言。孔子亦仍匠人。舉中爲言也。五溝五涂。創於黃帝。大治於禹。其詳必見於夏書禹貢之外。故孔子得知之。（禹貢不言溝洫。必另有其書。故孔子得知之。而稱禹盡力溝洫。）秦楚二炬後。久不可考矣。周官遂人、考工記、詳其制。蓋祖黃帝及禹之法也。由深廣二尺之遂。至深廣三丈二尺之川。（生成之川。不止此數。）謂之五溝。由高廣二尺之徑。至高廣三丈二尺之路。謂之五涂。自堯七十五年庚寅禹治河。至八十六年辛丑成功。自成功後。至禹崩後三年壬戌。凡八十二年。每年盡力溝洫。定爲歲修常功。啟元年癸亥。至相二十八年乙丑。六十三年。皆遵禹法。上溯堯八十六年辛丑。一百四十五年。河不爲患。則盡力溝洫之效大也。蓋自積石至逆河。河南、河北、河東、河西、皆有不可勝計之溝洫。三汛水漲。容之有餘。所以河不爲患也。相弒之次年丙寅。寒浞逆賊。令不行於民。溝洫不治。丙午少康元年以後。河與溝洫

盡淤。至十一年丙辰。去寒浞行弒之年乙丑。五十二年。河益不可不治。乃使商侯冥治河。越二十六年。爲帝杼之十三年辛丑。冥死於河。殆以不知溝洫之故與。自後夏凡四遷。商在夏之時。三遷。有天下後。九遷。遷地俱見圖記。皆以治溝洫不如禹故也。周公知其然。故詳其法於地官遂人、冬官考工記匠人。自武王至匡王二十世。皆遵行之。故四百四十八年無河患。定王五年。河南徙。則亦以北行之河身淤。溝洫亦淤故也。然五溝五涂之跡在。識水性者。固可隨時舉行。故自定王己未。至顯王七年己未。二百四十年間。河仍無患。至顯王八年庚申。公孫鞅入秦。辛未。廢井田。開阡陌。東諸侯效之。五溝五涂之跡俱泯。而河患遂不可制。趙魏作隄。去河二十五里。以東鄰爲鄣。齊亦作隄。去河二十五里。以西鄰爲鄣。至漢武瓠子作歌。而患斯劇矣。賈讓以放河北入海爲上策。不及於溝洫。太史公作河渠書。專列河渠。故不及溝洫。班氏易其名曰溝洫志。理宜暢言禹之治河得力於治溝洫矣。乃僅鈔襲太史公河渠。而無一字及於溝洫。又何爲名之曰溝洫志也。以此知班氏不知溝洫之利勝於開渠。宜其文之不切題也。

廢昌邑王

霍光受先帝之託。昭帝無嗣。勢不得不立君。而誤立昌邑。議者譏其無術。是矣。至昌邑昏亂。將危社稷。勢不得不選賢更立。當此倉卒廢置之時。事出非常。臣下鼎沸。乃能持以靜重。殆孟子所謂以安社稷爲悅者。又上官后册立時。年五歲。距昭帝之崩。纔十四歲。其不能主廢立之議審矣。綱目於昌邑之立。書曰承

皇后詔。於昌邑之廢。書曰率羣臣奏太后。表臣心也。蓋曰、此立與廢。皆后主之。爲霍光者。毫髮不敢自專云爾。然而猶有執法劾奏如嚴延年者。又漢博士官雖卑。而與九卿參議昌邑之廢。大臣列名上請。必曰臣敞等謹與博士議云云。如此大事。非博士之言不行。其重經學亦云至矣。見讀史提要錄。

劉向宗室之純臣

讀史提要錄。劉向惓惓進諫。因事納忠。恭顯用事。則言恭顯。趙后專嬖。則言趙后。王氏竊權。則言王氏。指陳痛切。發於至誠。蓋純臣也。按漢宗室之忠。前有劉章。後有劉向。呂氏欲危劉。章力護之。王氏欲危劉。向力排之。然章得灌嬰、平勃之助。故得誅諸呂。向則孤忠自許。志不得行。而其精誠更可貫金石矣。時杜欽、谷永。亦負人望。欽以日食地震分咎嫡妾。永以東萊黑龍分咎同姓。無敢直攻王氏者。獨向明目張膽。上章極諫。至謂國祚移於外戚。人主降爲皂隸。尤言人之所不敢言。後向死十三年。而王氏篡漢。其係國家安危者。顧不大哉。

梅福風節

夏醴谷曰。王氏用事。名儒如谷永、杜欽。大臣如張禹。皆陰附之。惟劉向、王章、直言不忌。然皆分所當言也。若梅福者。遠方一尉耳。乃訟王章之冤。譏切王鳳。其言皆開通忠臣義士之憤懣。可謂難已。及莽專政。又能超然遠引。棄妻子去。不知所之。高風峻節。使人欽仰。而世乃誣之以神仙。夫神仙豈榮於忠臣哉。姚平

仲入青城山事。亦類此。

莽大夫

世之辨子雲未嘗仕莽者。大略謂傳言雄作符命投閣。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考雄至西京。年四十餘。自成帝建始改元。至天鳳五年。計五十年。以五十合四十餘。不將百年乎。則傳言七十一者。恐誤。據桓譚新論。雄作甘泉賦。明日遂卒。成帝祀甘泉。在永始四年。謂雄卒是時。恐亦未然。就法言考之。莽之號安漢公。在平帝元始間。法言稱漢公。且云漢興二百一十載。自高帝至平帝。正值其數。則雄年七十一卒。當在平帝末。雄仕歷成哀平。故稱三世不徙官。若復仕莽。又距止三世哉。於是美新投閣。或以爲谷永。或以爲劉揚。全謝山曰。是皆愛莽大夫之甚而曲爲之脫者。蓋雄年四十餘而入京。成帝方郊祀甘泉。是永始四年也。次年而王根秉政。薦之。是確鑿可據之文也。由永始四年至天鳳五年。計三十年。雄以四十餘入京。又三十年。正七十一。何年數之不符也。今必欲諱其莽大夫之恥。以爲不逮仕莽。乃自成帝建始元年數之。則移雄入京之歲在二十年前。自可從而爲之辭矣。夫建始初元。王鳳秉政。非王根也。成帝並未祀甘泉。豈雄枯坐京師二十年。以待王根之薦乎。故爲子雲辨者。不甚讀書而徒費此苦心也。若谷永則死於王根之世。有明文。而又移而後之。以二千餘年之故鬼。爲諸公顛倒壽算。悲夫。

師丹議定陶典禮

沈梅村曰。哀帝既追尊定陶共王爲共皇帝。傅太后爲共皇太后。丁后爲共皇后。又因冷褒、段猶等言。宜去定陶藩國之名。以冠大號。又宜立廟京師。復下有司議。師丹議曰。禮。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爲人後者爲之子。故爲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期。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聖恩深遠。故爲共皇立後。奉承祭祀。（上以太子奉大宗。不得顧私親。乃立楚思王子景爲定陶王。以奉共王後。）今共皇長爲一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備。陛下既繼體先帝。持重大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得復奉共皇祭入其廟。今欲立廟於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太祖不墮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祀。非所以尊共皇也。此議明白曉暢。情禮兼盡。不勞聚訟也。

樓護不當入游俠

張文潛曰。所貴乎游俠者。爲其身任人之患難。而脫人於厄也。朱家、郭解、雖不合於大義。而其感慨雄俊。先人後己。故可取也。樓護平生齷齪無可稱。呂寬得罪王莽。以其父故。窮歸之。豪俠立節。無如此時。謂宜斬莽使。脫寬於死。身自亡匿。或以身任之而不悔。如此而謂之俠可也。護得詔書。卽日斬寬以聞。莽大喜。此苟偸畏懦。閭里負販人耳。當莽時。天下畏威。誰非護者。而班孟堅列護與朱家郭解同謂之俠。此何故也。泣涕責妻子。使終養呂公。此朱家郭解餕士之餘耳。何足道哉。

范書八志非蔚宗撰

後漢書本紀十卷、列傳八十卷、宋太子詹事順陽范蔚宗撰。唐高宗令章懷太子賢、招集諸儒張大安、劉訥言、革希元等、爲之註。先是、爲後漢史者有謝承、薛瑩、司馬彪、劉義慶、蓋嶠、謝沈、袁山松七家。其前又有劉珍等東觀記。元嘉初、蔚宗以吏部郎左遷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刪取衆書、爲一家之作。其自是甚不薄。謂諸傳序論、意精旨深、實天下之奇作。然頗有略取前人舊文者、註中亦著其所從出。至於論後有贊、尤自以爲傑思。殆無一字虛設。陳直齋謂自今觀之、幾於贅矣。嘗令謝儼撰志、未成而蔚宗伏誅。（與孔熙先謀逆。儼悉蠟以覆車。梁世劉昭得舊本、遂補註之、爲志八篇、編三十卷。唐以前各自爲書。宋乾興中、判國子監余靖建議校刊、乃取以補范書之闕。宋清江徐天麟仲祥曰：世言蔚宗志稾爲謝儼蠟以覆車。夫既曰蠟以覆車、安得復有遺緒。蓋未考昭之所著。實司馬紹統續漢書志也。）

黃叔度眞儒者

青陽劉一峰靜齋曰、黃叔度者、孔子之所謂善人也。抑亦進於君子矣。有善人之質、故與人以可欲。有君子之養、故不與人以易厭。元禮孟博（李膺、范滂。）之慷慨矜矣、而至於爭也。太邱朗陵（陳寔、荀淑。）之融通翕矣、而疑於黨也。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叔度其庶幾焉。夏醴谷曰、叔度生平議論不傳、行事不傳、只就當時士君子一二欽服之語、而千百年後人心中目中、宛然見所爲叔度者、則其精神傳也。（黃憲年甫十四、荀淑謂之曰：子吾之師表也。戴良稱憲、瞻之在前、忽然在後、難得而測。郭林宗稱憲、汪汪若千頃波。陳蕃周舉相謂曰：旬月不見黃生、則鄙吝復存乎心矣。）夫人之生平、能使人暗中摸索而得之、亦難矣。又曰、三代後、當以黃憲、管寧、諸葛亮爲眞儒者。叔度不必有所表著。人自知爲王者之佐。後有作者、其

程純公乎。

漢人重師誼

漢人最重師誼。後漢儒林傳鍾興。建武時。以春秋教授太子及諸王。功當封。興不敢受爵。曰。臣師丁恭。帝於是爲封恭。而興乃固讓不受。此以爵封師者也。其以師喪去官者。後漢則延篤、孔昱。蜀則劉焉、並見於史。而荀淑之卒。李膺時爲尚書。自表師喪。朝廷許之。是猶有築室於場、羣居則經遺意。唐宋而後。座主門生之說盛。而傳經受業之誼衰。朋比背公。有明爲甚。分宜當國。氣燄彌張。五雜俎言。霍文敏不拜主司。亦不受人作門生。我朝順治十三年。上諭諸漢臣曰。人心澆薄。受業師略不致禮。惟以考試官爲師。以理論之。自幼教育。宜終身敬謹、若考官。朕所遣也。豈受業比哉。自後明示禁革。

期功憂去官

古人凡喪皆謂之憂。惟父母喪則謂之丁大憂爾。見北史李彪傳。故期功之喪咸得棄官持服。漢安帝初。以長吏多避事棄官。乃令非父母喪不得去職。然如賈逵以祖父喪。戴封以伯父喪。西鄂長楊弼以伯母喪。繁陽令楊君以叔父喪。上虞長度尚以從父喪。渤海王郎中劉衡以兄喪。楊仁、韋義皆以兄喪去官。思善侯相楊著以從兄喪。太常丞譙元、槐里令曹全、皆以弟喪。廣平令仲定以姊喪。陳重當遷會稽守。以姊憂去官。王純以妹喪。咸爭棄官。此東漢風俗之厚。羣相習爲固然。但必待君命。非竟不得去職也。至晉而稽紹拜徐州刺史。以長子喪去職。陶

潛以程氏妹喪自免。（妹嫁于程氏者。）則有幷不待朝命者矣。非若今人躁於得官。輕於持服。雖父母之喪猶從末減也。黃乾行曰。後及親存則絕裾以赴功名。如温嶠之於晉。親亡則徘徊不去。布置私人。盤踞左右。以圖起復。如史嵩之之於宋者。人君亦何賴有是臣也。吁。可歎哉。

三年服無定制

山陽吳玉搢藉五曰。聖人制禮。過不及皆非所宜。三年之喪。惟父母用之。下此以漸而殺。無敢紊焉。顧漢人制服多有相反者。元初間。始聽大臣及二千石行三年喪。至延光元年。復禁不許。章帝時。越騎校尉桓郁以母憂乞身。詔公卿議。皆以郁身爲名儒。學者之宗。可許之。詔聽以侍中行服。後其子焉、爲太子太傅。以母憂自乞。聽以大夫行喪。是三年之喪不得盡人行之矣。而繁陽令楊君。則以叔父薨去官。荆州刺史度尚、以從父憂去官。郃陽令曹全、以同產弟憂去官。則又何也。更可異者。三年之喪。在位卿大夫不得致之於親。而故吏故民又往往用之於其長。如北海相景君碑。陰行三年服者八十二人。費鳳之故吏戚忠、衰麻扶杖。魏元丕之故吏嚴較等。不遠萬里制衰裳。高頤之臣吏黎庶。衰絰墳側。越禮過情。有如此者。雖云漢世近古。風俗猶厚。然不達於聖人之道矣。

黨錮

東漢鉤黨一案。李膺、范滂等、俱拷死詔獄。殺戮者凡百餘人。轉相陷害又六七百人。賢人爲之一空。自有

此舉。而憤懣者徧天下。所以黃巾一起。遂雲集響應。其所係豈細故哉。溫陵黃氏鵬揚曰。黨人之禍。大抵起於好名。夫以名爲鵠。人爭赴之。但有高名者。必有高議。而非敢於譏時。則不足爲高議。故有高議高名。而後可品於士君子之列。時使然也。何以明其然也。黨人獄興。皇甫規自以西川豪傑。恥不得與。而景毅以子爲李膺門徒。不肯脫漏名籍。是皆甘心爲名。死而不辭。然則當時之好尚可知矣。夫好尚在高名。而高名必譏時。譏時則爲衆怨。高名則爲物忌。況有凶豎痛心於上。公卿側目於下。其能免於禍乎。申屠蟠深識此患。故郭林宗臧否人物。但不爲危言激論。蟠則併臧否人物而無之。梁碭之間。自同傭人。夫豈有名心哉。名泯而禍亦泯。黨錮毒烈。蟠獨超然。易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申屠蟠之謂與。

東京節義壞于曹瞞

日知錄曰。漢自孝武表章六經。師儒雖盛。大義未明。故新莽居攝。頌德獻符者徧天下。光武尊崇節義。敦厲名實。舉用者莫非經明行修之人。而風俗爲之一變。至其末造。朝政昏濁。國事日非。而黨錮之流。獨行之輩。依仁蹈義。舍命不渝。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三代以下。風俗之美。無尚於東京者。至孟德獎跅弛之士。至求負汙辱之名。見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者。見建安中詔令。於是權詐迭進。姦逆萌生。流及正始。魏明帝卽位。改元正始。一二浮誕之徒。蔑周孔之書。習老莊之教。而風俗又爲之一變矣。夫以經術之治。節義

之防。光武明章數世爲之而未足。毀方敗常之俗。孟德一人變之而有餘。後之人君。將欲善俗而作人。不可不察乎此也。

蔡邕忘漢黨逆

讀史提要錄順帝時。蔡邕三日之閒周歷三臺。以附卓故也。與荀彧之從曹操同。又曰。邕聞董卓被殺。憂形於色。允之殺之。宜也。夫邕居漢之官。乃聞卓死而歎。假如天不助順。卓竟誅衞士。擒呂布。殺士孫瑞。矯詔收王允及諸大臣。則邕將欣欣有喜色乎。案獻帝遷長安。董卓賓客。欲尊卓比太公。稱尚父。蔡邕以爲宜須關東平定然後議之。邕集中有表太尉董公爲相國一表。辭旨甚切。謂卓位參周霍。而止于三事。無異于衆。宜以爲相國。位在太傅上。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知王允之殺邕。不止席上一嘆也。乃馬日磾譏其滅紀廢典。後世又或因催汜之變。責允不當殺邕。是何言與。

漢以曹名官

宋書符瑞志。術士杜瓊曰。古者名官職不言曹。自漢始以曹名官。吏言屬曹。卒言侍曹。此代漢之兆。殆天意也。案前漢成帝紀註。尚書四人爲四曹。成帝置五人。有三公曹。主斷獄事。後漢百官志。世祖分六曹。不獨吏卒言曹也。

漢獻帝好典籍、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命侍中汝南荀悅、依左氏傳體、爲漢紀三十卷、晉東陽太守陽夏袁宏、以東京史籍、謝承、司馬彪之徒、錯謬同異、無所取正、惟張緜紀差詳、因參撫傳記、爲後漢紀三十卷、皆分代紀年、因年繫事、而凡制度刑政、興廢理亂、罔不該備、亦時著論、以明己志、荀紀自序、言立典有五、達道義、章法式、通古今、著功勳、表賢能、其餘所論、亦多醇正、袁紀則頗喜縱放、如論光武卽位於鄗、以及六家九流之說、不盡合於道、然筆力跳踉、亦史家之雄也、故鄱陽馬貴與悉稱之、毗陵邵子湘、謂二子之才、去班范尙遠、顧能於左傳之後、司馬通鑒之前、卓然成一家言、說者言二紀與漢書不同、使並傳於後、未易以彼廢此、知言哉、又謂荀紀後於班、而班之前尙有賈逵、劉歆諸家、袁紀先於范、而袁之前亦有東觀紀、及謝承、薛瑩、司馬彪、華嶠輩、凡九家、（唐藝文志、言爲後漢史者、有謝承、薛瑩、司馬彪、劉義慶、華嶠、謝沈、袁山松七家、及劉珍等東觀記、亦八家耳、此言凡九家、誤也、）今大概缺軼矣、是書垂一千四百餘年、自宋至今、更五六劑刪、而幸得與班范二書並傳於世、士之著書立說、其有賴於後人之表章者、豈淺鮮者、

史記漢書舛誤

葉氏大慶榮甫曰、司馬遷史記、班固漢書、並推良史、舊矣、乃其中有分一人爲二人、合二人爲一人者、如伯益、柏翳、一人爾、（見鄭語及後漢地志、）史記於陳杞世家之末乃云、柏翳之後封爲秦、又云、垂益夔龍、其後不知所封、是以翳益爲二人也、闕止、子我、一人爾、（見左傳哀六年杜預註、及史記齊世家賈逵註、）史記於田敬仲世家乃云、子我者、闕止

之宗人。又云。田氏之徒。追殺子我及閻止。是又以一人爲二人也。士會、范子、一人也。王良、鄭無恤、亦一人也。漢書古今人表。皆以爲二人。（公輸子、魯班、一人也。而顏師古註敘傳賓戲篇、亦疑爲二人。）且又或以二人爲一人者。左傳。少昊有子曰重。顓帝有子曰黎。二人各出一帝。（左傳昭二十九年。木正曰句芒。其祀重。火正曰祝融。其祀黎。孔安國註呂刑。亦曰重卽羲。黎卽和。）而史公於楚世家。乃幷合重黎爲國祖。又以重黎爲官號。而吳回爲之後。（謂熊繹羋姓。本顓頊四世孫重黎弟吳回後。）故束晳譏遷幷兩人爲一人者。此也。（束晳之言。見通鑒帝嚳本紀註。）至于虞仲、夷逸、二人也。班椽以爲仲雍竄于蠻夷而遁逸。以遷固之博洽。其失猶爾。況他人哉。又齊東野語云。班孟堅漢書。大抵沿襲史記。至于季布、蕭何、袁盎、張騫、衞、霍、李廣等贊。率因史記舊文。稍增損之。（原註。張騫贊卽史記大宛傳後。）或有全用其語者。前作後述。其體當然。至如司馬相如傳贊。乃固所自爲。而史記乃全載其語。而作太史公曰。何耶。蓋遷在武帝時。雄生西漢末。亦安得謂揚雄以爲靡麗之賦勸百而諷一哉。又公孫宏傳。載平帝元始中。詔賜宏子孫爵。徐廣註。謂後人寫此以續卷後。然則相如之贊。亦後人剿入而誤以爲太史公。無疑。至若管仲傳云。後百餘年有晏子。孫武傳云。後百餘歲有孫臏。屈原傳云。後百餘年有賈生。皆以其近似類推之耳。至於優孟傳云。其後二百餘年。秦有優旃。而淳于髡傳亦云。其後百有餘年。楚有優孟。何耶。殊不思優孟在楚莊王時。淳于髡在齊威王時。楚莊乃春秋之世。齊威乃戰國之時。謂前百餘年楚有優孟。可也。今乃錯謬若此。且先傳髡而後敍孟。其次序曉然。謂之非誤。可乎。

班范書失實

葉榮甫曰。嘗怪班書李陵傳。且言陵之所將。皆荆楚勇士。奇才劍客。力挽虎。射命中。又曰。千弩俱發。應弦而倒。則陵之士卒固皆善射者矣。又曰。一日五十萬矢皆盡。然是時匈奴不過十餘萬爾。陵之戰也。一日五十萬矢皆盡。而不能殺敵。遂至於張空拳以冒白刃。其得謂之射命中。應弦而倒乎。況陵敗且歎曰。復得數十矢。足以脫矣。吁。一日五十萬矢。既不能以成事。而數十矢復何爲哉。是其紀事前後蓋有不相應者。恐一日五十萬字必有誤也。又仁和沈梅村曰。范書段熲傳。熲爲護羌校尉。計前後出兵。凡百八十戰。斬首三萬八千六百餘級。獲牛羊駾馬四十二萬七千五百餘頭。軍士死者僅四百餘人。分而計之。每戰不過折一二人而已。熲雖知兵。果能盡出萬全。麾下士果能一當百乎。古來邊將上功不實。史臣載筆難信。大率如此。

班書詆譏忠節

羅氏泌曰。世有稱良史而大繆聖人之意者。予於班固見之矣。京房以忠憤死。則以爲不度淺深。危言譏刺。晁錯以忠謀死。則以爲智小謀大。禍發如機。至於翟義倡義討賊。則又以爲不量力以隕其宗。是則仗節死義。皆固之不取矣。是則人臣之事其君。必如無口匏。立仗馬。不鳴鴈。然後爲明哲與。王鳳以戚里擅政。王章力爭以死。死忠也。而曰不量輕重。以陷刑獄。王嘉爭董賢以死。何武謀王莽以死。死忠也。乃曰區

區以一簣障江河。用沒其身。夫爲人臣而量輕重以進者。全軀擇利之徒也。嘉武身乎將相。可以區區自處哉。故非聖人而率肆詆短。鮮不有害名教者。昔范氏謂固下死節。否正直。不殺殺身成仁。而予謂固且不得爲良史。宋王厚齋嘗以班史不殺殺身成仁之美。欲補撰西漢節義傳。而不果。但發其略於困學紀聞。近世李杲堂、取其中四十二人。爲一十五傳。又附以二十二人。爲五傳。每傳爲一論。足令赤符殘燄。百世下爲之生色。庶以成深寧叟之志矣。

蠡勺編卷十

三國志

惲氏敬曰。秀水朱錫鬯氏、稱陳承祚削魏氏受禪碑。而詳書漢中王武擔山卽皇帝位文。幷羣臣勸進表。爲以統與蜀。此承祚意也。後人讀史。不尋始末。較其書法所在。據一端之偏。卽深文斥之。如謂史記尊黃老。三國志帝纂竊。古人豈任此耶。敬反覆觀之。復得數端。可以發錫鬯氏之說。史記漢書之法。曰傳、曰志、曰表、曰論、曰贊、承祚作史。有傳無志表何也。彼三國者。不足當一代之制也。蜀得國最後。失國最先。吳據江表。魏以篡終始。故皆奪之。然蜀用漢儀法。無志表亦傳。若吳魏之制。皆不傳矣。此奪之至也。其以評易論而無贊何也。吳魏之君臣。皆亂世之雄耳。贊之。是長亂也。蜀以討賊號天下。故于楊戲傳載蜀君臣贊以別之。是正于吳魏也。其目書曰武帝操、明帝叡、何也。與先主備、吳主權同書也。明魏之非帝而已。魏非帝。而蜀之宜爲帝。人無有知之者。故於蜀書曰後主禪。於吳書三嗣主曰孫休、孫亮、孫皓。吳者非蜀儕也。吳非蜀儕。魏又何得以蜀爲寇敵邪。此與之至也。春秋之義。微而顯。志而晦。史記蓋得其意幾十之六七。漢書得四五。三國志得一二。自晉書以下。戛戛乎幾無有焉。五代史知此法而不能用。故書法必自爲論以道達之。此史之所以不古若與。

裴松之註三國志

晉治書侍御史巴西陳壽撰三國志。世稱其敍事高簡有法。張華尤善之。元嘉時。宋文帝嫌其略。命中書侍郎裴松之註之。鳩集傳紀。增廣異聞。其多過本書數倍。進表謂壽書銓敍可觀。然失在於略。時有所脫漏。臣務在周悉。凡壽所不載而事宜存錄者。罔不畢取。所引書至五十餘種。皆註出書名。其大旨在搜輯之博。以補壽之闕也。故於魏之受禪。劉廙、辛毗、華歆、劉若輩之頌功德。李伏、許芝之上符瑞。先後百餘人。其文皆收入靡遺。而不知適以失作史者之心也。壽儕魏於吳蜀。而名之曰三國。意不欲指魏爲正統也明已。其不得不爲魏立四本紀者。以其時蜀入於魏。魏禪於晉。壽身仕晉。安能顯然尊蜀以干大戮乎。本竹垞陳壽論。觀其於魏受禪功德符瑞之文。則盡削之。於先主王漢中。卽帝位。羣臣請封之辭。勸進之表。告祀皇天后土之文。則備錄之。是明著昭烈之紹漢。而予以天子之制。姑聽後人之定論云爾。而松之顧以其所削者爲脫漏。過矣。陳直齋謂大抵本書固率略。而註又繁蕪。要當會通裁定。以成一家。而未有奮然以爲己任者。豐祐閒。南豐呂南公紹興閒。吳興鄭知幾。近永康陳亮。嘗從事於斯。而皆未成書也。

夏侯與諸曹合傳

魏志夏侯惇、夏侯淵、曹仁、曹洪、曹休、曹眞、夏侯尚合傳。惲子居曰。武帝紀註引曹瞞傳及世語。以操父嵩爲夏侯氏之子。于惇爲叔父。後人謂承祚合傳夏侯、曹以此。此殊乖刺。按傳。太祖以女淸河公主妻惇子

楙。而淵子衡亦尙太祖弟海陽哀侯女。尙適室又曹氏女也。操雖鬼蜮。何至汙亂若此耶。蓋二氏世爲婚姻。惇淵有開國勳。與仁洪休眞等。及其亡也。爽與元先後誅夷。大權始盡歸司馬氏。故合傳之。以觀魏氏興衰之所由。乃作史定法也。賈詡卑雜。因諫易世子。安危所係。乃得與二荀同傳。其諸亦此義與。荀彧、荀攸、賈詡亦合傳。

管幼安古之逸民

幼安名行高潔。窮不失義。生於魏境。八十四歲。仍終於魏。而不爲魏臣。青陽劉一峯曰。管幼安、古之逸民也。當時薦之者非一人。聘之者非一至。胡不出而博濟天下。顧乃僻處海濱。區區周人之急。恤人之困爲耶。蓋道之不行。幼安已知之矣。曹氏父子繼立。果幼安北面之君乎。荀攸、賈詡在列。果幼安比肩之友乎。非君不事。非友不友。介介然屢徵不至。得聖人之淸。與臣言忠。與子言孝。與弟言悌。熙熙然言溫而貌恭。得聖人之和。幼安豈一節之士哉。巢許隱於揖讓之朝。達也。夷齊隱於征誅之伐。義也。幼安隱於僭僞之世。智也。而義在其中矣。達亦在其中矣。

蜀志先主傳

讀史提要錄。昭烈奔走閒關。百敗而氣不懾。頗有高祖之風。所遇又厄。其創業視魏吳較難。然第一流人物爲其所得。則千秋快事也。惟纔得巴蜀。卽自稱漢中王。逮卽位武擔。成都西北山名。聞費詩之言。意若有大不

然者。此其心昭然可見。倘時勢利便。得遂所圖。必不能恬然自守。以臣節終。所云漢室傾頹。奸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伸大義於天下。亦虛飾之詞耳。非其實也。武侯感三顧之誠。挺身而出。許以馳驅。論者謂得出處之正。顧其鞠躬盡瘁。星隕營前。原屬武侯之不幸。萬一山陽未禪之先。遂能藏操斬權。中原大定。伯仲伊呂者。將何以處之。此其際難言之矣。

後主任賢之誠

半舫老人曰。後主禪固非令主。然其任諸葛公。有足多者焉。攷諸葛治蜀。政尚清明。而後主不以爲嚴。事無大小。總決於己。而後主不疑其專。出入中外。典兵數十年。而後主不疑其偪。當其時。豈無邪佞如黃皓者潛匿宮闈。出師一疏。所謂親賢臣。遠小人。亦有爲言之。而卒不聞信彼疑此。終孔明之世。任不少衰。此固伊尹不能得之於太甲。周公不能得之於成王者。而得之於後主。後世但嗤其亡國之陋。而沒其任賢之誠。抑過矣。

曹魏受禪

建安二十五年。中郎將李伏、太史丞許芝、言魏當代漢。見於圖緯。魏羣臣因表勸進。至是。帝乃使御史大夫張音。持節奉璽綬詔册。禪位於魏王丕。丕卽帝位。改元黃初。大赦。奉漢帝爲山陽公。魏略云。曹丕受禪時。漢帝下禪詔及册書凡三。丕皆拜表讓還璽綬。李伏等勸進者一。許芝等勸進者一。司馬懿等勸進者

一桓楷等勸進者一。尙書令等合詞勸進者一。劉虞等勸進者一。劉若等勸進者一。封國將軍等百二十人勸進者一。博士蘇林等勸進者一。劉虞等又勸進者一。丕皆下令辭之。最後華歆及公卿奏擇日設壇。始卽位。淮陰吳氏玉搢曰。三代以後。禪讓之事。創行於魏。雖心懷攘奪。而猶必貌爲遜讓。假諸臣之勸進。以掩其迹。又爲大書深刻。以遮蔽天下後世之耳目。（公卿將軍上尊號奏及受禪表。其文不載於魏志。然二碑皆在許州。今尙現存。蓋知其心猶有机惶不自安者。至晉人師其故智。沿及五季。以天下位爲傳舍。亦不更作此舉動矣。）趙耘崧曰。曹魏欲移漢之天下。又不肯居篡弒之名。於是假禪讓爲攘奪。自此例一開。而晉宋齊梁北齊後周以及陳隋皆倣之。此外尙有司馬倫、桓元之徒。亦援以爲例。甚至唐高祖本以征誅起。而亦假代王之禪。朱溫更以盜賊起。而亦假哀帝之禪。自曹魏創此一局。而奉爲成式者且十數代。歷七八百年。眞所謂奸人之雄、能建非常之原者也。（吳公路曰。曹操逍脅君后。無復臣禮。逆節已顯。會其病死。故篡竊之惡漏在身後耳。）

帝蜀不始紫陽

自陳壽志三國。而其時之作史者。遂不知有漢。如王沈之魏書。魚豢之魏略。孔衍之魏尙書。孫盛之魏春秋。郭頒之魏晉世語。皆是也。獨習鑿齒不肯帝魏。而撰漢晉春秋。謂若以魏語代王之德。則不足。語靖難之功。則孫劉鼎立共王。秦政猶不見敍於帝王。況暫制數州之衆哉。於是起漢光武。終晉愍帝。以蜀爲正。魏爲篡。而公道始申。惜其書久亡。其目五十四卷。徒見諸唐藝文志而已。以司馬溫公撰通鑑。居洛十五

年。成書三百五十四卷。而又有劉貢父、劉道原、范淳父爲之襄贊。卒不能自拔於陳壽諸人之外。卽歐陽永叔論正統。仍不黜魏。其賓客章望之、著明統論非之。而蘇子瞻又作正統論以駁望之。非不往復明確。然未足以厭天下後世之心。自是承其謬者逾九百年。至廣漢張敬夫、撰經世紀年。始以先主上繼獻帝爲漢。而附魏吳於其下。廬陵蕭常、撰續後漢書。起昭烈章武元年辛丑。迄後主炎興元年癸未。成帝紀年表列傳。而吳魏皆別爲載記。然後千百年是非之公。釐然復正。此皆前乎紫陽而以章武接建安者也。

仲達奸過魏武

曹爽以司馬懿爲太傅而奪之權。懿恬然受之。若毫不介意者。爽方自喜爲得計。然懿之謀於此日定。爽之死亦於此日決矣。懿與操周旋多年。以操之多疑嗜殺。雖楊修之徒。亦必翦除之而後已。而懿固恬然無恙也。則操亦入其元中久矣。操玩弄一世。有懿更能玩弄操。千古神姦。不得不推懿爲第一。曹爽乳臭小兒。乃欲班門弄斧。眞可笑也。夏醴谷云。

晉書

晉書一百三十卷。唐宰相房元齡等修。卷首題太宗御撰。貞觀中。太宗以何法盛等晉史未善。詔房元齡、褚遂良、許敬宗、再加撰次。乃據臧榮緒書增損之。後又命李淳風、李義甫、李延壽等十三人分掌著述。敬播等四人考正類例。西晉四帝。五十四年。東晉十一帝。一百二年。又胡羯氏羌鮮卑割據中原。爲五涼、四

燕、三秦、二趙、夏、蜀、十六國。共成帝紀十。志二十。列傳七十。載記三十。例出於播。天文、律曆、淳風專之。元齡宣武紀、陸機、王羲之傳。論上所自爲。（今太宗御製集。獨載宣武二紀論。而陸機王羲之傳論不預焉。）故曰制旨而總題其書曰御撰。四庫簡明目錄曰。典午一代。不乏名臣。而御製贊者。僅一工文之傳。風旨可知。其略實行而獎浮華。忽正典而取小說。蓋有由來。以駢體爲譏。猶未中其根株之說也。

晉書名氏多相同

晉書中姓名相同者。視諸史爲較多。李仁卿謂有四王沈。一見列傳第九卷。一見文苑傳。一爲劉聰中常侍。一爲慕容寶將。寶出奔。沈降魏。三孫秀。一權弟匡之孫。爲吳夏口督。建衡二年。奔晉。爲驃騎將軍。儀同三司。封會稽公。一見潘岳傳。一伏波將軍孫秀。即勸周處謂卿有老母可以此辭者。三劉允。一爲江州刺史。一曜之子。南陽王也。一與之子。爲劉琨領兵。路逢烏桓賊。戰沒。三王鑒。一見列傳四十一卷。一爲劉聰尚書令。一爲苻堅將。救袁瑾於壽春者。三張茂。一爲涼州牧張軌之子。實之弟也。一見丁潭傳。字偉康。與孔愉、字敬康。丁潭、字世康。時號會稽三康。一見石季龍傳。二張華。一見列傳第六卷。一見慕容德傳。時姚興拘慕容超母妻。責超稱藩。超遣羣臣計議。華謂宜降大號以申至孝之情。二徐邈。一與宣帝同時。一見簡文宣鄭太后傳。二韓壽。一賈充壻。一慕容廆別駕。二王渾。一見列傳十二卷。一爲涼州刺史貞陵亭侯。即戎之父也。二李陽。一上黨武鄉人。與石勒鄰居。嘗與爭麻池相毆擊者。一幽州刺史。京師大俠也。溫嶠

軍食盡。陽說陶侃分米五萬石以餉嶠軍。二胡威。一見良吏傳。一義熙二年。秦王興徵王尚還長安。涼州人申屠英等、遣主簿胡威詣長安。留尚鎮姑熟。二孫登。一見隱逸傳。一見孫楚傳。楚之曾孫。註老子。行於世。仕尚書郎。二解系。一見列傳三十卷。一見陶璜傳。九眞太守董元勇將。二王興。一趙王倫欲簒位。諸王公卿士咸勸進。左衞王輿入殿。諭三部司馬。示以威賞。及三王舉義。輿乃收倫。一成都王穎伐京都時。常山人王輿合衆萬餘。欲襲穎。會長沙王乂被執。其黨斬輿降。二劉毅。一見列傳十五卷。一見五十五卷。二王愷。一見外戚傳。恂之弟。卽與石崇競侈靡者。一見會稽王道子傳。二王濬。一見列傳十二卷。一見王鑒傳。鑒之父也。三王修。一濛之子。善隸書。爲琅邪王文學。一見石勒傳。一劉裕。酋子義眞守長安。使王修、王鎭惡。沈田子輔之。二王祥。一見列傳第三卷。一季龍子。二劉裕。一元海子。封齊王。後爲呼延攸所殺。一討桓元者。二王瑜。一爲李勢中書監。一含之子也。二盧志。一欽之從孫。見欽傳。一爲劉聰弟乂太師。爲聰所誅。二劉宣。一元海從祖。元海卽王位。皆宣之謀。一見劉聰傳。二劉宏。一見列傳三十六卷。一挾左道惑衆。見張寶傳。二王衍。一見列傳十三卷。一石鑒時爲侍中。二王敦。一見列傳六十八卷。一見李特傳。二周撫。一訪之子。破范賁。斬蕭敬文者。一爲彭城內史。殺周默以降石勒者。二王皮。一劉聰時爲大將軍。一秦丞相猛之子。二文鴦。一欽之子。年十八。勇冠三軍。一見段匹磾傳。二張駿。一涼州牧。卽軌之孫、實之子也。一姚萇故將。殺江州都護趙毗。焚武昌略府藏以叛者。二王遐。一見外戚傳。卽簡順皇后之父。一睢陵公祥

曾孫。仕至鬱林太守。二高柔。一宣帝時。誅曹爽。假柔節。行大將軍事。領爽營。一見王浚傳。二王濟。一見列傳十二卷。一元帝時。慕容廆遣其長史王濟浮海勸進。二段勤。一鮮卑人。初附慕容廆。其後復叛。廆遣慕容垂討勤於繹幕。始降。一常山樹根下得珪璧。廆遣尚書郎段勤以太牢祀之。兩段勤俱見廆傳。二郭敬。一見石勒傳。一見苻健傳。二王述。一湛之孫。承之子。坦之之父。一遐之從子也。二郭文。一見隱逸傳。一見呂光傳。二王澄。一字道深。京陵公渾之子。驃騎濟之弟。一字平子。平北將軍乂之子。太尉衍之弟。衍使澄爲荆州刺史。族弟敦爲青州。以備三窟。

晉帝多兄終弟及

晉司馬師、司馬昭、相繼專魏政。是開國時。已兄弟相繼。後惠帝以太子太孫俱薨。立弟豫章王熾爲皇太弟。卽位。是爲懷帝。成帝崩。母弟岳立。是爲康帝。哀帝崩。母弟奕立。是爲廢帝海西公。安帝崩。母弟德文立。是爲恭帝。以後惟北齊文宣、孝昭、武成、亦兄弟遞襲帝位。然孝昭廢濟南王而自立。武成廢樂陵王而自立。非晉之依次而立也。見廿二史劄記。

晉書五行志

敬齋古今黈曰。五福六極。皆指人事言之。晉五行志說凶短折。則謂人殤曰凶。禽獸曰短。草木曰折。推原箕子之意。寧復有此。若福極之事。兼飛走草木而言之。則夫五福之中若富與攸好德。六極之中若憂與

貪。豈飛走草木亦有是耶。

晉官品占田之制

傅莫菴曰。晉平吳之後。制官品占田之法。第一品占五十頃。第二品占四十五頃。第三品占四十頃。第四品占三十五頃。第五品三十頃。發六品二十五頃。第七品二十頃。第八品十五頃。第九品十頃。而又各以品之高卑蔭其親族。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唐宋猶有官品限田之法。

晉不徙戎之憾

溫陵黃遠公。謂徙戎之議。郭欽言於武帝曰。宜及平吳之威。漸移邊地。惜乎其不能用也。後江統亦言於惠帝之朝。夫郭欽不能得之武帝。豈江統能得之惠帝哉。獨怪杜預時鎮襄陽。張華與謀國政。亦未有議及此者。豈平吳之後。天下無復事乎。使羊祜尚存。必有說以處此。當不至五胡之亂如此其甚矣。

王導非純臣

楊升菴曰。王導非純臣也。世徒見晉明帝以大義滅親褒之。而實不然。逆機弒械之萌。蓋非朝夕。導不能先啓元帝。潛爲之備。及敦至石頭。導不聞有正言規之。而受其司徒之擢。君臣大義。社稷爲重。李懷光將反。而其子璀言於德宗。君子以爲忠孝兩全。導之於敦。非父子比也。而依違其間。坐觀成敗。得爲純臣乎。敦之兇獰。勢已無可奈何。導又在帝左右。而王氏子弟布滿中外。帝恐導攜心內應。故舉春秋大義滅親

之言。實以安導心而散敦黨也。夫大義滅親。石碏是也。碏子從亂。碏手誅之。謂之滅親。可也。導之於敦親非父子。始也不能如李璀。終也不能如石碏。謂之滅親。是欺天下後世矣。敦之叛也。元帝下詔云。敢有捨王敦姓名而稱大將軍者。軍法從事。敦既死。導貽王含書。猶云近承大將軍困篤綿綿。或云已有不諱。故違明詔而特伸私情。此非敦反。乃導反也。導銜周伯仁。敦既得志。問導曰。周顗、戴若思、當登三司。而導不答。敦曰。若不三司。便應令僕。而導又不答。敦乃曰。若不爾。正應誅。而導又無言。二人竟死。夫敦之用周戴爲三司令僕。欲使助己爲亂耳。導當正言爵在朝廷。非臣下所得專罰。可也。然導豈智不出此哉。假賊手以戕忠臣。其心不止報私怨而已。使敦謀幸成。則導能如朱全昱乎。能如司馬孚乎。吾知其不能也。君尊臣卑。如天高地下。成帝幸導宅。嘗拜導妻曾氏。而導偃然受之不辭。及侍中孔坦密表不宜。導聞之。怒曰。王茂宏駕狗耳。若卞望之之巖巖。刁元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峯岳。當敢爾耶。夫濱危亡之中。而不失君臣之禮。此趙襄子之所以賞周舍也。導知君臣之義。曾不如周舍乎。其免於春秋無將之誅。幸脫漢代博陸之禍者。由江左之政不綱。而王氏族黨大盛。後世猥儒曲好議論。雖諸葛孔明、宋岳武穆。猶如索瘢而無片語疵導。誰謂公論百年而定哉。千年猶不定者有如此。又曰。蘇峻之反。導棄帝先出奔。獨劉超一人侍帝。及陶侃平峻。導入城取故節。陶侃笑曰。蘇武節似不如是。導有慙色。郭默叛。導懼。勸帝大赦。首以默爲西中郎將。自以爲遵養時晦。陶侃曰。是乃遵養時賊

也。導在江東。當三大難。而狼狽如此。用併及之。按唐人有言。秦之亡由商鞅。左晉之亡由王導。江左之晉也。而晉書傳論、至比之管仲孔明。謂提挈三世。始終一心。宜稱仲父。又於劉隗刁協傳論。謂其專行刻薄。使賢宰見疎。以致物情解體。轉以激變之罪坐劉刁。而導無譏焉。何以爲史筆哉。

以牛繼馬之誣

晉書元帝紀。三國時。張掖郡水湧。寶石負圖。有牛繼馬後之謠。故司馬懿深忌牛氏。會有將牛金者。懿以鴆酒斃之。至是。恭王妃夏侯氏適與小吏牛氏通。而生帝。夏醴谷曰。牛繼馬後。晉元與呂嬴並稱。非其實也。當時晉屬正統。元魏爲割據。魏收作魏書。欲以正統屬魏而黜東晉。故傅會沈約宋書。爲牛吏夏妃之說以譏之耳。夫邯鄲姬歸異人。期始生政。其爲嬴氏明矣。乃六國忠憤遺臣。從而呂之。直痛恨無道秦耳。晉何辜哉。按唐元行冲、謂元魏昭成帝名犍。繼晉受命。斯卽以牛繼馬之應。其說似近正可從。行冲著魏典三十卷。楊升菴曰。今通鑑省其文。云通小吏牛金而生元帝。牛金可謂枉著一死。又負穢名。殊可笑也。

祖逖劉琨陶侃溫嶠

周伯仁新亭流涕時。王茂宏之語非不壯也。然自是而後。諸公從容江左。未聞舉北伐之師者。祖士雅以司州一主簿。請命出師。申討賊之大義。遂乃信孚羣盜。威懾驕虜。挈河以南地復還晉土。材略偉矣。使朝廷獎其忠勤。寄以專閫之任。則恢復之功。旦夕可期。乃國難方興。主威已奪。功之不成。天也。劉越石鎭幷

州。撫循勞徠。流民安輯。當七州俱陷之餘。仗義孤城。力爲搘拄。讀其疏。至聰勒不臬。臣無歸志之語。慷慨激烈。發人壯志。與祖士雅渡江擊楫。誓清中原。無以異也。乃因段末柸之間。卒致困斃。亦可悲已。陶士行值清談廢事之時。能以恭勤砥柱中流。風習爲之一變。在鎮四十餘年。功績甚著。獨其處蘇峻之亂。見義不勇。向非溫太眞以大義激之。必不能戎服登舟。以赴君父之難也。此固不能爲賢者諱。溫太眞僞結王敦。實具苦心。其以手板擊錢鳳幘。妙用尤爲不測。至一定王敦之難。再定蘇峻之難。洒泣登舟。直以身任安危之意。其與陶侃書所云。事濟則臣主同祚。不濟則灰身以謝先帝。義氣凜凜。使人激發。絕裾之罪。或可從末減與。見讀史提要錄。

陶潛傳

晉書陶潛傳。刺史王宏、慕潛甚。嘗躬造焉。潛稱疾不見。乃令人候其往廬山日。遣潛故人齎酒半道要之。潛便引酌野亭。宏出與相見。潛亦不避。歡宴窮日。宏要之還治。遂乘藍輿至州。言笑賞適。恬如也。元牟獻之曰。名嶽。蜀陵陽人。陶公再爲建威參軍。劉裕幕府也。忽棄去爲彭澤令。未幾。又棄去。裕是時已有逆志。劉穆之寧死不與。九錫。王宏自江北來。首以此議諷朝廷。裕遂移晉祚。而宏爲吏部尚書。爲江州刺史。遂被心腹之寄。既來江州。柴桑近在境內。於陶公時惓惓焉。豈非內懷前媿。欲附高人勝士以自湔祓耶。陶公未易致。則使人中路具酒食。候其出。醉而要之。庶幾一見。斯已甚迫。則亦可以見我胸懷本趣固有在。豈端爲

一王宏哉。漁洋司寇謂此論前人所未發。

淵明非陶侃曾孫

淵明集有贈長沙公詩。其序云。長沙公於余爲族祖。則明與長沙桓公房非近支矣。淵明又嘗爲外祖父孟府君傳。言嘉娶大司馬桓公陶侃第十女。亦非所以稱曾祖之詞。夫稱長沙公爲族祖。若淵明果侃曾孫。則襲長沙公者。於淵明爲曾祖之子。當稱從祖。於服爲小功五月。不得降稱族祖明矣。又晉書陶潛傳。祖茂。武昌太守。今考侃傳。子十七人。惟洪、瞻、夏、琦、旗、斌、稱、範、岱九人附見於侃傳。若茂亦侃子。則既見於潛傳。又嘗官武昌太守。不可謂不顯。反不見於侃傳何也。或又以命子詩一篇。詳述長沙勳德。以爲淵明祖侃顯證。不知古人重官閥。凡同族有位望勳業者。雖非本支。悉得備述。如史記司馬遷自序。載入殷王司馬卬。班固漢書自序。詳及侍中班伯事蹟。皆非本支也。顏延之與靖節同時。所爲陶徵士誄。亦不言系出於侃。此明徵矣。總之。誤始于沈約宋書陶潛傳。而梁昭明陶靖節傳。以及南史、晉書本傳。遂並承其誤也。夫使淵明果爲侃後。則此襲長沙公者。與淵明服屬甚近。何得云昭穆既遠。已爲路人哉。此又不待辨而知者矣。見洪稚存更生齋集。

蠡勺編卷十一

兩晉雲擾諸國

唐太宗晉書載記序云。漢宣帝初。納呼韓居之亭鄣。委以候望。始寬戎狄。先是。自烏孫以西。至安息諸國。皆畏匈奴而輕漢。甘露三年。呼韓邪來朝。光武亦以南庭數萬徒入西河。後亦轉至五原。連延七郡。建武二十四年。呼韓邪單於款五原塞。願永爲藩蔽。扞禦北虜。事下公卿。乃咸尊漢。光武亦以南庭數萬徒入西河。後亦轉至五原。連延七郡。建武二十四年。呼韓邪單於款五原塞。願永爲藩蔽。扞禦北虜。事下公卿。議皆以爲不可。許耿國獨以爲宜如孝宣故事。令東扞鮮卑。北拒匈奴。率厲四夷。完復邊郡。帝從之。董卓之亂。汾晉之郊蕭然矣。自單于入居西河。種類益衆。爲五部。大率皆居晉陽。郭欽騰牋於武帝。太康二年。郭欽疏言。宜及平吳之威。漸徙內部雜胡於邊地。帝不聽。江統獻策於惠王。永熙九年。江統預知劉石之亂。作徙戎論以警時。朝廷不能用。皆以爲魏處戎夷。繡居都鄙。請移沙塞之表。定一殷周之服。統則憂諸幷部。欽則慮在盟津。言猶自口。元海已至。咸寧五年。以匈奴劉淵爲左部帥。淵字元海。漢以宗女爲公主。妻冒頓。其子孫冒姓劉氏。語曰。失以豪釐。晉卿大夫之辱也。聰之誓兵。東兼齊地。曜之馳旆。西踰隴山。永嘉二年。劉淵僭帝。以其子聰爲大將軍。族子曜爲龍驤將軍。覆沒兩京。蒸徒百萬。天子陵江御物。分據地險。迴首中原。力不能救。劃長淮以北。大抵棄之。晉之禍。夷居半。中原劉淵一倡。幷雍四起。自長淮之北。無復晉土。而爲戰爭之場者。幾二百年。胡人利我艱虞。分鑣起亂。皆臣或阻兵遐遠。接武效尤。大凡劉元海以惠帝永興元年。據離石。稱漢。永興元年。劉淵據平陽。稱帝。子和嗣。弟聰弒之。自立。遂攻晉。弒懷愍。子粲嗣。靳準篡之。族弟劉曜盡殺靳氏。自立。改號趙。子熙嗣。爲石虎所滅。後九年。石勒據襄國。稱趙。石勒羯也。大興二年。稱王。尋僭帝。據上黨。子宏嗣。石虎弒之。盡殺勒種而自立。遷於鄴。子世弒之。弟鑒復弒。遵自立。時石祗又僭帝於襄國。張氏先據河西。張軌。安定烏氏也。仕晉。據河西。追實嗣。兄遵

子寶嗣。弟茂繼之。臨終囑其姪駿世守忠順。駿立。有勸稱王者。駿不聽。子重華嗣。曜靈繼之。兄祚篡立。稱涼王。張琚等殺之。立元靖。其叔天錫弒元靖自立。爲苻堅所滅。是歲自石勒後三十六年也。重華自稱涼王。後一年。冉閔據鄴。稱魏。後趙冉閔弒石鑒。幷盡殺石種而自立。改號魏。爲慕容儁所滅。後一年。苻健據長安。稱秦。前秦蒲洪。氐也。以讖改姓苻。稱三秦王。子健嗣。據長安。僭帝。子生嗣。苻堅弒之自立。大舉寇晉。敗於淝水。歸長安。奔五將山。姚萇殺之。子丕。僭帝於晉陽。馮該弒之。苻登。僭帝於隴東。姚興弒之。苻崇。又僭帝於湟中。爲乞伏乾歸所滅。慕容氏先據遼東。稱燕。前燕慕容廆。鮮卑也。遼東。稱大單于。子皝嗣。稱燕王。遷龍城。子儁嗣。據鄴。僭稱帝。子暐嗣。爲苻堅所滅。是歲。自苻健後一年也。儁始僭號。後三十一年。後燕慕容垂據鄴。慕容垂。皝子也。封吳王。出奔。臣於苻堅。太元九年。苻丕敗。垂僭帝於中山。子寶嗣。慕容麟弒之。慕容盛殺麟自立。盛又遇弒。而立垂子熙。熙馮跋弒之。高雲篡焉。後二年。西燕慕容沖據阿房。慕容沖亦皝子也。太元十年。僭帝於阿房。韓延弒之。推段隨爲燕王。慕容永殺之自立。徙上黨。爲慕容垂所滅。是歲也。乞伏國仁據枹罕。稱秦。西秦乞伏國仁。亦鮮卑也。苻堅臣。大元十年。自稱大單于。據金城。弟乾歸嗣。稱秦王。遇弒。子熾磐嗣。暮末繼之。爲赫連定所滅。後一年。慕容永據上黨。是歲也。呂光據姑臧。稱涼。後涼呂光。略陽氏也。初臣苻堅。天元十二年。自稱天王。據姑臧。傳於子紹。僭稱太上皇。紹又讓庶兄纂。呂超弒之。立呂龍。爲姚興所滅。後十二年。慕容德據滑臺。稱南燕。慕容德亦皝子也。隆安二年。稱燕王。尋僭帝。據廣固。兄子超嗣。爲劉裕所滅。是歲也。禿髮烏孤據廉川。稱南涼。禿髮烏孤。鮮卑別種。初臣呂光。隆安元年。自稱西平王。據廣武。弟利鹿孤嗣。稱河西王。僖檀利繼之。稱涼王。爲乞伏熾磐所滅。段業據張掖。稱北涼。沮渠蒙遜。盧水胡也。亦呂光臣。隆安元年。起兵。推段業爲涼州牧。尋弒之。遷姑臧。自稱西河王。子牧犍嗣。爲拓跋燾所滅。後三年。李元盛據敦煌。稱西涼。李暠。隴西人也。段業之臣。隆安四年。稱涼公。據敦煌酒泉。子歆嗣。弟恂繼之。爲沮渠蒙遜所滅。後一年。沮渠蒙遜殺段業。自稱涼。後四年。譙縱據蜀。稱成都王。譙縱見列傳之末。不入載記。後二年。赫連勃勃據朔方。稱大夏。勃勃。亦匈奴也。初事姚興。義熙三年。稱天王於朔方。以赫連爲姓。僭稱帝。子昌嗣。定繼之。爲拓跋燾所滅。後二年。馮跋殺離班。據和龍。稱北燕。馮跋弒慕容熙。又殺高雲自立。爲北燕。跋卒。其弟宏殺跋子翼而自立。爲拓跋燾所滅。

提封天下十喪其八。莫不龍旌帝服。建社開坊。華

彝咸暨人物斯在。或篡通都之鄉。或擁數州之地。雄圖內悉。師旅外幷。窮兵凶於勝負。盡人命於鋒鏑。其爲戰國者。一百三十六載。抑元海爲之禍首云。僭竊諸國。端緒紛煩。惟唐太宗皇帝序言得其大要。用刺取載記略筆句下。其未盡協者。則以行文驅駕。自不若載記之各紀本末爲明晰也。

雲擾諸君多文學

晉載記。僭僞諸君。非中國人。亦多文學者。劉淵少好學。習毛詩、京氏易、馬氏尚書、左氏春秋、孫吳兵法、史、漢、諸子。無不綜覽。嘗鄙隨陸無武。絳灌無文。一物不知。以爲君子所恥。其子劉和亦好學。習毛詩、左氏春秋、鄭氏易。和弟宣、師事孫炎。沈精積思。不舍晝夜。嘗讀漢書至蕭何鄧禹傳。未嘗不反覆詠之。劉聰幼而聰悟。博士朱紀大奇之。年十四。究通經史。兼綜百家之言。工草隸。善屬文。著述懷詩百餘篇。賦頌五十餘篇。劉曜讀書。志於廣覽。不精思章句。亦善屬文。工草隸。小時避難。從崔岳質通疑滯。既卽位。立太學於長樂宮。立小學於未央宮。簡民間俊秀千五百人。選朝廷宿儒教之。慕容皝尚經學。善天文。卽位後。立東庠於舊宮。賜大臣子弟爲官學生。親自臨考。自造太上章以代急就。又著典誡十五篇以教胄子。慕容儁亦博觀圖書。後慕容寶亦善屬文。崇儒學。苻堅八歲。向其祖洪請師就學。洪曰。汝氐人。乃求學耶。乃長。博學多才藝。既卽位。一月三臨太學。謂躬自奬勵。庶周孔之微言不墜。諸非正道者。悉屏之。自永嘉之亂。庠序無聞。至是。學校漸興。苻堅長而折節。博覽書傳。姚興爲太子時。與范勗等講經籍。不以兵難廢業。時姜龕、

淳于岐等皆耆儒碩德門徒各數百人與聽政之暇輒引龕等講論姚泓博學善談論尤好賦詠王尚、段章以儒術胡義周、夏侯稚、以文學皆嘗游集淳于岐疾與親往問疾拜於牀下李流少好學李庠才兼文武曾舉秀異科沮渠蒙遜博涉羣史曉天文赫連勃勃聞劉裕遣使來預命皇甫徽爲答書默誦之召裕使至前口授舍人爲書裕見其文曰吾不如也此皆生於戎羌以用武爲急而仍兼文學如此人亦何可輕量哉見甌北劄記

慕容恪王景略

慕容恪近乎王王景略近乎霸恪頗得諸葛孔明意景略已不亞龐士元矣當六朝時英雄輩出在南則桓溫、劉裕在北則劉淵、石勒、苻洪、姚襄、慕容垂、跋珪、高歡、宇文泰皆有蓋世之才而不善用之卒之弒君篡國塗毒生靈無所不至惟此二人者爲能自愛其才而以劉淵石勒諸人之所爲爲恥故建功立名酬其夙志亦庶幾始終皎然無復瑕纇者恪身分尤高託孤寄命大節不可奪其諸古之所謂社稷臣者景略差覺發揚蹈厲唐宋而後如姚元之張乖崖猶爲近之

慕容廆張茂段匹磾

高沙夏氏曰晉之渡江也國勢如累卵幽、幷、青、兗、雍、豫、皆爲敵所據衣冠華胄相率投降各鎮亦擁兵自固坐視陸沈未聞有勤王之舉惟前燕慕容廆在遼左前涼張茂在涼州皆閒關萬里浮海越山稟承正

朔。不改初節。段匹磾播越燕齊之間。死生奉晉。後爲石虎所執。挫抑百端。終不見屈。秉持晉節。以至見殺。此三人者。忠貞之志。可貫金石。中土士對此。不當愧死耶。

宋書多徐爰舊本

宋書。本紀列傳七十卷。志三十卷。齊太子家令吳興沈約。於永明中。兼著作郎。奉勅撰。館閣書目、謂其志兼載魏晉。失於限斷。有上及太康者。上及黃初者。更有上及永平者。揆以班馬史體。未足爲疵。獨其所創符瑞一志不經。且無益。其贅實甚矣。甌北趙氏曰。沈約於齊永明五年奉勅撰宋書。次年二月即告成。共紀志列傳一百卷。古來修史之速。未有若此者。今按其自序而細推之。知約書多取徐爰舊本而增刪之者也。宋著作郎何承天、已撰宋書紀傳。止於武帝功臣。其諸志惟天文律曆。此外悉委山謙之。謙之亡。詔蘇寶生續撰。遂及元嘉諸臣。寶生被誅。又以命徐爰。爰因蘇何二本。勒爲一史。起自義熙之初。迄於大明之末。其臧質、魯爽、王僧達三傳。皆孝武所造。惟永光以後至亡國。十餘年記載並闕。今宋書內永光以後紀傳。蓋約之所補也。自註。王智深傳。約多載宋明帝鄙瀆事。武帝謂曰。我昔經事明帝。卿可思諱惡之義。於是多所刪除。可見明帝以後紀傳。皆約所撰。其於爰本稍有去取者。爰本有晉末諸臣及桓元等諸叛賊。幷劉毅等與宋武帝同起義者。皆列於宋書。約以爲桓元、焦縱、盧循、身爲晉賊。無關後代。吳隱、郗僧施、謝混、義止前朝。不宜入宋。劉毅、何無忌、諸葛長民、魏詠之、檀憑之、志在匡晉。亦不得謂之宋臣。故概從刪除。是約之所刪者。止於此數傳。其餘則皆爰書之舊。是以成書若

此之易也。（自註：徐羨傳：羨雖因前作，而專爲一家之書。起元嘉，訖孝建，爲王業之始，載序宜力爲功臣之斷，于是內外博議，或謂宜以義熙元年爲斷，或謂宜以元興三年爲斷，詔曰：項籍、聖公，編錄二漢，前史已有成例，桓元傳，宜在宋典，餘如羨議，是可見羨舊本體例也。）余向疑約修宋書，凡宋齊革易之際，宜爲齊諱，晉宋革易之際，不必爲宋諱，乃爲宋諱者，反甚於爲齊諱，然後知爲宋諱者，徐羨舊本也，爲齊諱者，約所補輯也，人但知宋書爲沈約作，而不知大半乃徐羨作也，觀宋書者，當於此而推之。（自註：何尚之，何偃之父也，乃偃傳在五十九卷，尚之傳反在六十六卷，可見宋書時日促迫，倉猝編排，前後亦不暇審訂。）

宋書立傳太少

史書立傳，原無取乎太多，如漢書一部，除王子外，共只二百四十餘人，未嘗非良史也，宋書則蕪詞太多，而立傳又太少，如汝南太守陳憲，當魏太武來攻，懸孤城，憲悉力拒守，殺賊屍與城平，賊藉而上，又以短兵拒擊，凡四十餘日乃退，又參軍劉泰之，以千餘騎襲魏師，轉戰數百里，殺三千人，及敗，不屈死，青州刺史竺靈夔守東陽，拒魏師，瀕危者數四，卒能完城，徐州刺史王仲德守虎牢，魏軍攻圍凡二百日，檀道濟等不敢救，乃陷於敵，終不屈，後死於魏，此皆將帥中之忠勇者，何妨各立一傳，乃憲僅附見於南平王鑠傳，泰之等僅附見於索虜傳，何也，鮑照文才爲當時第一，宋書既無文苑傳，何不立於列傳，乃亦僅於臨川王義慶傳內附見之，既附於義慶傳矣，又全載其河清頌一篇，累幅不盡，不幾喧客奪主乎，文帝潘淑妃最有寵，自元皇后薨後，六宮無主，潘總攝內政，其子濬恃寵怙惡，帝將賜之死，漏言於妃，妃以告濬，遂

促成元凶劭弑逆之禍。此豈得不載。而宋書幷無潘淑妃傳。尤見疏漏。而八志中卻增符瑞一門。徒滋荒誕。且又不專記劉宋一代。幷舉羲農以來所傳怪異不經之事。臚列不遺。更謬悠矣。見陔餘叢考。

宋高祖晉之曹操

劉寄奴龍行虎步。瞻視不凡。爲當世所推。眞一世之雄也。討桓元。破盧循。滅燕滅秦。皆自專征伐。不待詔命。雖功業燦著。而無君之心。行道皆知之矣。魏崔浩曰。劉裕之平禍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德宗、晉安帝字也。後果令王韶之縊安帝於東堂。恭帝雖立。未幾。簒廢之爲零陵王。以兵守之。復置之死地而後已。則操懿之奸亦未至此甚者。

諒闇生子

宋文帝卽位後。生元凶劭。時上猶在諒闇。故祕之。二年閏正月。方云劭生。自前代以來。未有人君卽位。皇后生太子者。惟殷帝乙既踐阼。正妃生紂。至是。又有劭焉。見宋書二凶傳。徐健菴曰。服內生子。不孝之大。世之稍有人心者。莫不以爲不可。唐律。居父母喪生子者。徒一年。而明太祖乃獨去之。論者謂商之帝辛。宋之元凶劭。明之武宗。皆服內所生。故終至悖戾而傾覆。是則縱情背禮之事。古固有之。要所生必不肖之子。非但得罪於名教。幷且貽禍於邦家。亦可爲世之殷鑒矣。明祖因己之多欲。反詆古禮爲不情。見孝慈錄序。於是律文亦刪去之。而世之蕩軼禮法者。益放縱而不可禁矣。公羊子論喪娶。以爲有人心者宜於此焉變矣。愚於服

內生子亦云。

齊書

曾南豐上南齊書表。言八紀十一志。（禮樂、天文、州郡、百官、輿服、祥瑞、五行、八志。中分禮二、天文二、州郡二、故云十一。）四十列傳。合五十九篇。梁蕭子顯撰。文獻通考。直齋書錄解題、亦言五十九卷。而梁書子顯本傳。稱六十卷。豈子顯嘗爲自序附入。後乃削之耶。先是建元二年。置史館。命檀超、江淹、掌其職。功未就而超卒。淹乃撰成之。是齊舊有國史也。又有豫章熊襲著齊典。吳興沈約著齊紀。吳均著齊春秋。俱見各本傳。則子顯之書。亦本諸家之舊成之耳。子顯、豫章王嶷之孫。史稱其恃才傲物。卒謚曰驕。其自序有云。余爲邵陵王友。忝還京師。遠思前比。卽楚之唐宋。（唐勒、宋玉。）梁之嚴鄒。（嚴安、鄒陽。前漢。）梁孝王客。追尋平生。頗好辭藻。雖在名無成。求心已足。若乃登高目極。臨水送歸。風動春朝。月明秋夜。早雁初鷺。開花落葉。有來斯應。每不能已也。故南豐謂子顯之於文。喜自馳騁。其更改破析。刻雕藻績之變尤多。而其體益下。況天文但紀災祥。州郡不著戶口。祥瑞多載圖讖也哉。

齊書原本

齊書檀超傳。齊初置史官。超與江淹充其選。上表請立條例。謂封爵詳本傳。無煩年表。應立十志。律曆、禮樂、天文、五行、郊祀、刑法、藝文。依班固。朝會、輿服、依蔡邕、司馬彪。州郡、依徐爰。百官、依范蔚宗。幷請立帝女、處士、列女傳。詔內外詳議。王儉謂宜增食貨。省朝會。而帝女傳不必立。超史功未就而卒。淹撰成之。然則

蕭子顯所撰齊書。蓋本超淹之舊而刪訂成之也。然齊書但有禮樂、天文、州郡、百官、輿服、祥瑞、五行八志。食貨、藝文、刑法仍缺。見陔餘叢考。

齊書類敘法

趙甌北曰。齊書比宋書較爲簡淨。豫章王嶷及竟陵王子良二傳。過爲鋪張。此另有他意。他如劉善明傳所陳十一事。皆檃括其語載之。張欣泰傳所陳十二事。只載其一條。若宋書、則必全載矣。孝義傳用類敘。尤爲得法。蓋人各一傳。則不勝傳。而不立傳。則竟遺之。故每一傳輒類敘數人。如褚澄傳敘其精於醫。而因敘徐嗣醫術更精於澄。韓靈敏傳敘其妻卓氏守節。而因及吳康之妻趙氏、蔣雋之妻黃氏、倪翼之母丁氏。傳不多而人自備載。惟張敬兒傳、忽載沈攸之與蕭道成絕交書。及蕭道成答書。共三千餘字。與敬兒關涉者。不過攸之反間敬兒。敬兒不從數語耳。而覼縷至此。未免喧客奪主。又柳世隆傳。討沈攸之時。有尚書符檄一篇。按宋書沈攸之傳。亦有尚書符檄一篇。其文又不相同。此不可解也。又曰。類敘之法。本起於班固漢書。如鮑宣傳後。歷敘當時清名之士。紀逡、王思、薛方、邴越、唐林、唐尊、蔣詡、栗融、禽慶、蘇章、曹竟等。貨殖傳後。類敘樊嘉、如氏、苴氏、王君、房玟、樊小翁等。其後范蔚宗後漢書董卓傳。敘李傕、郭汜、張繡等。公孫瓚傳。敘閻柔、鮮於輔等。陳壽三國志王粲傳後。敘一時文人徐幹、陳琳、阮瑀、應瑒、劉楨、及阮籍、稽康等。衞覬傳後。敘潘勗、王象等。劉劭傳後。敘繆襲、仲長統、蘇林、韋誕、夏侯惠、孫該、杜摯等。此本古法也。齊

書之後。梁書亦有此類敍法。如滕曇恭傳。因曇恭之孝。而幷及於徐普濟被火伏棺之事。又因普濟之孝。而幷及宛陵女子搏虎救母之事。又如敍何遜工詩。而因及會稽虞騫、孔翁歸、江避等俱能詩。皆此法也。以後惟明史用之最多。

通鑑無鬱林紀年

李敬齋曰。齊武帝孫鬱林王昭業、太子長懋之子也。武帝永明十一年七月立。明年七月。西昌侯鸞廢之。鸞即明帝也。鬱林立者凡一年。雖淫昏不道。而正君臣之位者亦已期矣。通鑑以前半年爲永明。後半年爲建武。沒不見鬱林之號。（元儀林改元隆昌。）恐未爲得。前半年屬之永明。固也。後半年沒而不舉。何哉。鸞既廢昭業。復立其弟昭文。而鸞又自改封宣城王。冬十月。鸞又廢昭文爲海陵王。（海陵王即位歷四月。元延興。）於十一月。鸞又廢之而自立。跡齊明之廢立在此一年。以此年稱爲建武元年者。蓋鸞志耳。然槩諸予奪之權。若此等類。自當分其年爲上下。但使紀年雙舉。行事並列。雖繫諸建武之元。亦無傷也。今一徇鸞志而置踰年之君於無人之地。寧不爲史筆之累哉。

梁書文倣班馬

梁書五十六卷。貞觀三年。姚思廉（原名簡。以字行。）受詔與魏徵共撰。先是。思廉之父察、爲梁史官。嘗修梁陳二史未成。以屬思廉。至是。乃推父意。又采謝昊、顧野王等諸書。成二書。以卒父業。徵惟著總論而已。趙甌北劄

記。謂雖全據國史。而行文則自出鑪錘。直欲遠追班馬。蓋六朝爭尚駢儷。即序事之文。罕有用散文單行者。梁書則多以古文行之。如韋叡傳敘合肥等處之功。昌義之傳敘鍾離之戰。康絢傳敘淮堰之作。皆勁氣銳筆。曲折明暢。一洗六朝蕪冗之習。南史雖稱簡潔。然不能增損一字也。至諸傳論。亦皆以散文行之。魏鄭公總論。猶用駢偶。此獨卓然傑出於駢四儷六之上。則姚廉父子爲不可及也。世知六朝之後。古文自昌黎始。而豈知姚察父子已振於陳隋之間哉。史稱察至孝。有人倫鑒。學藝優博。操行清修。所著漢書訓纂三十卷。說林十卷。西聘玉璽建康三鍾等記各一卷。文集二十卷。

梁書編傳失檢

趙甌北曰。古未有創業之君。其母編入皇后傳者。自沈約宋書始。梁書亦因之。武帝即位。追尊其父順之爲文皇帝。母張氏爲獻皇后。於是皇后傳內首列張后。然順之官職事蹟已敘入武帝紀。未嘗另作紀傳。則張后生武帝。有菖蒲花之祥。亦即敘於武帝紀可矣。乃特立一傳於諸后之首。是妻有傳而夫無傳。殊非史法。又武帝兄弟九人。應立爲宗室傳。如宋書之長沙王道憐、臨川王道規、是也。梁書乃變其例。編爲太祖五王及嗣王四人。按太祖本武帝追崇其父之稱。非及身爲帝者。而以其子係之。已屬位置失宜。既係之於太祖矣。則長沙王懿、太祖長子也。自應敘在太祖諸子之首。其餘衡陽王暢、永陽王敷、桂陽王融、亦應以次敘入。總爲太祖九王。乃以其沒於齊朝。遂不爲立傳。而轉附見於其子嗣王傳內。其意以臨川

王宏、安成王秀、南平王偉、鄱陽王恢、始興王憺。皆武帝登極後身受王封。故列爲太祖五王。懿暢敷融、則身後追封者。故但傳其嗣子。以別於生封五王耳。然此九王。皆太祖子也。皆武帝所封也。五人則係之於父。四人則係之於子。強爲區別。究屬無謂。既不立宗室傳矣。而吳平侯景、武帝從弟也。不便附於太祖諸子內。又別無可位置。只得另立一蕭景傳。一似同姓不宗者。此蓋皆國史舊編之次第。國史本武帝時所修。以諸王皆武帝親兄弟。若作宗室傳。轉似推而遠之。故修史者創爲此例。而不知轉多窒礙也。姚思廉修梁書時。已朝代革易。自應改正。乃亦仍原書體例。何也。南史盡入之宗室傳。較得矣。

韋叡六朝之冠

南史。普通元年。梁車騎將軍韋叡卒。謚曰嚴。楊氏愼曰。六朝人才。韋叡爲冠。司馬溫公謂其臨陣也勇。其執事也敬。其律己也廉。其與人也惠。其居官也明。功成而退。明哲保身。齊梁之世。乃有若人耶。是時武帝方銳意釋氏。天下從風而靡。而叡獨不與。嗚呼。叡亦豪傑之士哉。

陳書隱諱

陳書。六本紀。三十列傳。凡三十六卷。唐散騎常侍姚思廉撰。思廉父察、爲梁陳史官。錄二代事未就而陳亡。隋文帝見察。甚重之。每就察訪梁陳故事。又未就而察死。將死。屬思廉以繼其業。唐武德五年。思廉受詔爲陳書。久之猶不就。貞觀三年。遂詔論撰於祕書內省。十年正月。始上之。趙甌北曰。陳書於武帝之進

公爵、封十郡、加九錫、進王爵、封二十郡、建天子旌旗、以及梁帝禪位、遜於別宮、陳武奉梁主爲江陰王、行梁正朔、次年、江陰王薨、喪葬如禮、一一特書、絕不見有逼奪之跡、此固彷照前史格式、當時國史本是如此、姚察父子固不能特變其體也、第本紀所諱者、特有列傳散見其事、乃衡陽王昌、本武帝子、陷於周未回、武帝崩、從子文帝卽位、而昌始歸、文帝使侯安都往迎、而溺之於江、自註、見南史、本紀既但書衡陽王昌薨、而昌傳亦但書濟江、中流船壞、以溺薨、卽侯安都傳、亦但云昌濟漢而薨、自註、南史昌傳、謂濟江、於中流殞之、使以溺告、初不見有被害之迹也、始興王伯茂、乃廢帝伯宗之弟、與伯宗同居宮中、伯宗爲宣帝所廢、伯茂出就第、宣帝遣盜殞之於途、陳書伯茂傳、但謂路遇盜、殞於車中、亦隱約其辭、不見被害之迹也、不特此也、劉師知爲陳武害梁敬帝、入宮誘帝出、帝覺之、遶牀而走、曰、師知賣我、師知執帝衣、行事者加刃焉、自註、見南史、此則師知弑逆之罪上通於天、何得曲爲之諱、乃陳書師知傳、絕無一字及之、但敍其議大行靈前侠御不宜吉服一疏、幷載沈文阿、徐陵、謝岐、蔡景歷、劉德藻等各議、共三千餘字、敷衍成篇、以見師知議禮之獨精、此豈非曲爲迴護耶、又虞寄本梁臣、侯景之亂、遁回鄉里、流寓晉安、陳寶應厚待之、梁元帝除寄中書侍郎、寶應留不遣、後陳武代梁、寶應有異志、寄懼禍及、不受其官、嘗居東山、著居士服、此不過知幾能遠害耳、其於陳武、未嘗有君臣之分也、若以報韓爲心、正應佐寶應拒陳武、乃反爲書勸寶應臣於陳武、書中幷稱陳武曰主上、曰今上、以自托於班彪王命論、試思彪本漢臣、故宜歸心於漢、寄非陳臣、何必預附於陳、嘗

其不仕寶應。尙不失爲潔身遠害。及其推戴陳武。適形其望風迎合而已。而陳書專以此爲寄立傳。且詳載其書千餘字。欲以見其卓識高品。亦思寄之於陳武有何分誼。而汲汲推奉耶。蓋姚察父子本與劉師知及寄兄協同官於陳。入隋。又與荔之子世基世南同仕。遂多所贍狥。而爲之立佳傳也。南史於師知傳。明書其事。洵爲直筆。而寄傳亦全載其勸寶應書。又無識之甚矣。

陳高祖政尙寬簡

鄭元慶芷畦曰。陳霸先以疎逖外臣。三年之內。輒遷梁祚。寧有殊智巧哉。直以義師討賊。急君父之難。庶幾有慷慨風烈耳。且誓不殺一人以代梁。故子孫入隋。亦不遭誅戮。天之報施善人。固如此也。改玉以來。又能奉身儉約。爲政寬簡。具倜儻服衆之才。明孤虛遁甲之術。過舉甚少。惟不任宰相。萬幾之衆。獨委共事之武夫五六人。刑政百未一舉。躬蹈捨身。而致絕嗣。位歸兄子。事佛何益。其亦梁武之儔與。

南北史

南史八十卷。北史一百卷。唐崇賢館學士鄴人李延壽撰。延壽父大師。隋渤海郡主簿。嘗以宋齊梁陳魏齊周隋天下分隔。南謂北爲索虜。北指南爲島夷。諸史詳略訾美失實。思擬吳越春秋編年刊正。未就而卒。延壽既數與論撰。乃追成先志。以馬遷體例。總序八代。起魏登國元年。盡隋義寧二年。凡二百四十四年。兼自東魏天平元年。盡齊隆化二年。又四十四年。作本紀十二。列傳八十八。爲北史。起宋永初元年。盡陳貞明三年。凡一百七十年。作本紀十。列

傳七十。爲南史。唐書本傳、稱其頗有條理。刪落冗辭。過原書遠甚。其進表略云。北朝自魏而降。南朝自宋以還。史牒之同異繁多。非修明何以示勸。臣幸生景運。貞觀以來。屢叨史局。不揆愚固。私爲修撰。連綴改定。止資一手。故淹時序一十六年。鳩遺逸以廣異聞。編別代共爲部秩。雖疎野遠慙先哲。而披求所得。竊謂詳盡焉。故是書刪繁補闕。兼綜條貫。卓有可稱。倘更去其穢祥詼嘲諸瑣屑。而復采各書之志以分入其中。斯爲完史矣。

北魏

北魏、黃帝之後。昌意少子。受封北國。國有大鮮卑山。因以爲號。傳至毛始大。毛傳二十七世至什翼犍。會苻秦來伐。部落分散。犍孫拓跋珪。北方謂土爲拓。謂后曰跋。因以爲氏。至孝文帝宏。又改爲元氏。復自立爲代王。遷都平城。於晉安帝隆安二年。僭稱道武皇帝。廟號世祖。改國號曰魏。百度修舉。衣冠文物之盛。煥乎可觀。詔諸州坑沙門。毀佛像。固屬快舉。然坑之亦太過。孝文時。詔沙門不得去寺。行者以公文。既使游僧不得自由。又可隱杜姦宄。此可爲後世法。傳十三世。計一百五十年。至後廢帝朗。以疎遠遜之高歡。歡立孝文帝宏之孫修。尋爲歡所逼。奔依宇文泰。自是魏土裂而爲二。宇文泰奉孝武帝修。又號出帝。入長安。是爲西魏。高歡別立孝靜帝。名善見。都鄴。是爲東魏。其後西魏禪於周。東魏禪於齊。與江左數世易主。若出一轍。蓋東魏一世止十七年。自修出奔。歡立善見於洛陽。篤好文學。從容沈雅。究無補於敗亡。既禪位高洋。未幾被弒。時梁大寶元年也。西魏三世。計二十二年。自修出奔。軍國大事悉歸宇文泰。泰弒修而立

寶炬。僭稱文帝。凡十七年。傳欽稱廢帝。凡二年。及廓。稱恭帝。凡三年。復爲宇文泰所弒。卽爲宇文覺所滅。時陳永定元年也。

高允清介

夏醴谷曰。高允好切諫。爲郎二十七年不徙官。後乃爲中書令。魏主親幸其第。惟草屋數間。布被縕袍。廚中鹽菜而已。清介之節。爲游雅所推。其薦舉賢才。無閒新舊。歷事五帝。出入三省。五十餘年。未嘗有譴。元魏諸臣。當以允爲第一。南朝亦無其匹。是時。貴臣之門。並羅列顯官。而允子弟皆無官爵。其廉退處尤不可及。郭公積笏滿牀。吾不以彼易此矣。

崔浩國書

崔浩奉詔撰國書。成三十卷。高允嘗謂其以私欲沒其廉潔。愛憎蔽其公直。不爲無罪。是浩之作史亦如魏收之所爲矣。不僅暴揚國惡也。時太史令閔湛。郗標之徒。皆詔事浩。請立石以彰直筆。於是北人無不忿恚。舉相謠浩以爲暴揚國惡。浩被族誅。浩以下一百二十八人皆夷族。高允亦同領史職。太子召允。使言國書皆浩所爲。入請赦允。及允見上。自言浩所領事。總裁而已。其閒著作。臣多於浩。魏主欲誅之。太子爲解。允又曰。臣罪當族誅。不敢虛妄。殿下哀臣。欲弘其生耳。魏主曰。直哉。此人情所難。遂赦之。半舫夏氏曰。載筆記言。固當據事直書。以存史體。然誼關君父。詎有刊之於石。列之於市。直播其惡而無所忌者。不幾以證父攘羊爲董狐耶。孔子作春秋。爲尊者諱。爲親者諱。世不以爲誤也。浩但知賣直。其嬰滅族宜矣。至允不受太子指導。直任其罪。且云著述臣多於浩。眞人情所

難。其後魏主復謂太子曰。無此人忍朕當有數千口死者矣。夫太武不嫌其忍。而轉爲數千人幸。固不失爲賢主。若允則惟不自恤其死。乃能救人之死。仁人之言。所全顧不大哉。

北齊

北齊高洋。懷朔人也。其七世祖隱、爲晉元菟太守。因世居之。父歡。僭追稱神武帝。仕魏。誅爾朱氏。執國柄。兄澄、僭追稱文襄帝。爲盜所殺。洋卽遷魏祚。僭稱宣帝。文因三方鼎峙。繕城郭。修甲兵。宇文泰見其軍容整肅。歎曰。高歡不死矣。僭位後。自矜功業。沈湎酣歌。未幾。暴卒。帝嘗問泰山道士曰。吾得爲幾年天子。曰。得三十年。帝謂李后曰。十年十月十日。得非三十乎。後果以天保十年十月十日崩。先是。命邢邵爲其子制名。擬名殷、字正道。洋曰。殷家弟及正字一止。吾死。兒其不能立乎。此天也。他日。謂弟演曰。奪時勿殺。殷立。僭稱廢帝。不一年。演果殺之自立。演僭稱孝昭帝。止兩載。遇暴疾。傳弟湛。僭稱武成帝。湛因彗星見。傳子緯。僭稱後主。縱侈敗度。邊塵告急。挈嬖寵身。國事付之幼子恆。僭稱幼主。周師追迫。卒亦其族。北齊起於高歡。盛於高澄。南洋纂魏。傳六世。僅二十八年。幷於北周。而北齊亡。

始用士人爲縣令

後主緯天統二年丙戌。綱目書齊始用士人爲縣令。魏末以來。縣令多用廝役。由是士流恥爲之。齊僕射元文遙、以爲縣令治民之本。遂請革選。密擇貴游子弟。發勅用之。悉召集神武門。令趙郡王叡宣旨慰諭而遣之。士人爲縣令自此始。書始用士人。非美之也。正以見前此未嘗用士人耳。

北齊後主

後主緯爲無愁之曲。自彈琵琶唱之。音韻窈窕。極於哀思。民間謂之無愁天子。與陳之奈何帝相彷彿。（陳後主窮極奢侈。蔣山寢鳥鼓翼而稱奈何帝。）又宮婢封郡君。奇矣。馬稱儀同。雞號開府。則更出人意表。迨平陽已陷。馮淑妃請更獵一圍。禽荒色荒。兼而有之。爲周所滅。不亦宜乎。

北周

北周宇文覺、代郡人。其始祖葛烏菟、有孫普回。得黃帝玉璽。建國號宇文。北俗謂天子爲宇文。又因以爲氏。十三世生泰。仕魏。進封周王。（僭追稱文帝。）子覺嗣位。年十五。從兄護、移魏祚授之。（僭稱孝閔帝。）自恃強果。欲圖殺護。卒爲護弒。護既弒覺。立覺之庶兄毓。（僭稱明帝。）而大權仍總於護。毓苦護逼。當易簀時。舍子立弟邕。（僭稱武帝。）邕遂能誅護。報兄讐。以正王法。而又尊儒術。斥異端。省妃嬪。崇節儉。（武帝智深勇沈。厲精圖治。既親率六軍頻年講武。又令民閒以時嫁娶。務遵朴儉。蓋隱用生聚教訓之法。每飯不忘齊也。）數年之閒。平齊士而擒高緯。亦英主也。子贇爲世子時。已多失德。及嗣位。（僭稱宣帝。）極意逞志。自號天元皇帝。兇暴弗堪。傳子闡。（僭稱靜帝。）僅七歲。后父楊堅廢之。爲介公。尋弒之。宣帝崩。劉昉等矯詔以楊堅輔少主。獨顏之儀拒而不從。及堅索符璽。復正色呵之。大節凜然。按之儀、之推弟也。自宇文泰握魏柄二十餘載。至子覺僭位未久。兄弟被弒。歷五世。止二十五年。族滅于隋。

北周制度近古

讀史提要錄曰北周制度頗近古蘇綽亦閒世異才其請作府兵復官制皆井井有條今之論府兵者咸以爲李唐之制唐書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爲上千人爲中八百人爲下府置折衝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其下設屬各有差平居無事則更番宿衛京師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輒罷兵散於府耕於野而將歸於朝故士不失業而將帥無握兵之重不知始於綽所建議也農隙講武猶有三代遺意

宇文護自衛

夏氏之蓉曰宇文泰駕馭英雄致有遠略及臨死託孤宇文護遂致二子被殺幸立武帝能除之耳蓋宇文泰之爲賊與高歡不同歡明目張膽公然作賊泰卻藏頭露尾猶若顧畏名義未弒君之先泰正也歡賊也既弒君之後則泰之罪浮於歡矣至護則純任麤直殊不似有簒奪之心使護而欲簒當日自可以不立覺即立覺之後亦自可以不立毓立邕其所以迭弒二君者正恐我不圖人人將圖我自衛之計爾

西魏北周不建號

西魏拓跋氏自廢帝欽及恭帝廓皆無年號其時宇文泰當國專用周禮稱天王但紀元年二年不設號北周孝閔帝宇文覺禪代之後亦因之至明帝毓三年用崔宣猷奏乃從之建號武成是自魏末壬申梁世祖承聖元年至周初己卯陳高祖永定三年無年號者凡八年也

蠡勺編卷十二

隋書

唐武德初。令狐德棻建言。近代無正史。陛下受禪于隋。隋承周。二祖功業多在周。今不論次、各爲一王之史。則先烈世庸不光。後將何傳焉。高祖以爲然。乃詔中書令蕭瑀、給事中王敬業、著作郎殷聞禮主魏。中書令封德彝、舍人顏師古主隋。大理卿崔善爲、中書舍人孔紿安、太子洗馬蕭德言主梁。太子詹事裴矩、吏部郎中祖孝孫、祕書丞魏徵主齊。祕書監竇璡、給事中歐陽詢。文學姚思廉主陳。侍中陳叔達、太史令庾儉及德棻主周。整振論撰。歷年弗就。罷之。太宗貞觀三年。復詔撰定。議者以魏有魏收魏澹二家書爲已詳。惟五家史當立。乃以左僕射房元齡總監。中書舍人李百藥次齊史。殿中侍御史崔仁師、祕書郎岑文本、中書舍人令狐德棻次周史。著作郎姚思廉次梁陳二史。而祕書監魏徵次隋史。顏師古、孔穎達、于志寧、李淳風、韋安仁、李延壽、敬播、趙宏智等同撰。書成。貞觀十年上之。鄭氏樵通志略曰。古者修書出于一人之手。成于一家之學。班馬之徒是也。至唐始用衆手。晉隋諸書是也。然亦隨其所長而授之。未嘗奪人以所能而強人之所不及。如李淳風、于志寧則授之以志。顏師古、孔穎達則授之以紀傳。以顏孔之徒、博通古今。于李之徒、明天文地理圖籍之學。所以晉隋二史高于古今。而隋書尤詳明也。

隋書十志

隋書八十五卷。唐祕書監魏徵、顏師古等撰。其十志、高宗時始成。上總梁陳齊周之事。俗號五代志。蓋隋書本無志。今之志、乃合記梁陳齊周隋之事。舊名五代史志。別自單行。其後附入隋書。然究不可謂隋志也。魏文貞以南北齊梁陳魏周各朝之掌故。或闕而不書。或書而不詳。故備述之。而獨編入隋書者。位置之體宜爾也。自開皇仁壽時。王劭爲隋書八十卷。以類相從。至編年紀傳尙闕。唐武德五年。令狐德棻奏修五代史。梁、陳、齊、周、隋。詔封德彝、顏師古、修隋書。歷年不就。而罷。貞觀三年。又詔魏徵修之。房元齡爲監修。徵又奏顏師古、孔穎達、許敬宗同撰。序論皆徵所作。凡帝紀五。列傳五十。十年正月上之。此隋書也。十五年。又詔于志寧、李淳風、韋安仁、李延壽、同修五代史志。天文律曆、五行三志。淳風獨作。凡成十志、三十卷。顯慶元年長孫無忌等上之。此五代史志也。說見劉攽校刊時所記。

隋處周陳之異

隋文篡周滅陳。撫有華夏。以周書考之。凡周文帝、節閔帝明帝、武帝、宣帝子孫。以次誅殺殆盡。其宗室內。惟宇文洛以疎屬年幼。得封介國公。以爲隋賓。未幾。又斃之。于是宇文氏之宗族略無在者。至于陳。不惟後主得善終。凡陳氏子孫。自岳陽王叔愼、以抗拒被殺外。其餘無一被害者。皆配往隴右及河西諸州。各給田業以處之。同一滅國也。于宇文氏則盡殄之。于陳氏則悉保全之。蓋隋之篡周。本不以道。以婦翁之親嬌詔入輔政。遂安坐而攘帝位。與宇文有不兩立之勢。且恐有尉遲迥等之起兵匡復者。時尉遲迥、宇文胄、石愍、席毗、王謙、司馬消難等。皆稱匡復周室。不

得不盡絕其根芽至取陳則隋之基業已固陳之子孫又皆孱弱不足慮故不復肆毒也至煬帝以後主第六女爲貴人最寵因召陳氏子孫盡還京隨才敍用由是並爲守宰遍天下此則陳氏開國之初本無甚殺戮故子孫亦少誅夷固天道之不爽者且劫運將終殺氣漸減也（其後隋煬子孫亦無遺種惟齊王暕有一遺腹子愍隨蕭太后入突厥後歸于唐官尚衣奉御楊氏僅延一綫而煬帝之死又巧借一與周同姓而非同宗之宇文化及以鴆之天道好還豈不顯然可據哉見趙甌北劄記）

大業十四年

隋煬帝江都之難在大業十四年而隋書及北史只書十三年者緣十三年唐高祖起兵入長安奉代王侑爲帝改元義寧而煬帝大業之號已從削除修史者皆唐臣自應遵本朝之制以義寧紀年而煬帝之被弒轉書于義寧二年之內陽湖趙氏以爲天下共主一日尚存終當稱其年號則大業十四年不可沒也

隋爲南北朝結局

魏之篡漢晉之篡魏故主亡恙而宗支並全自是而後一經禪代屠戮無遺南朝北朝如出一轍唐室受命代興世運將由否入泰而隋廣江都之慘仍假手宇文化及以報之蓋堅篡周之初即盡滅宇文氏之族此特爲李唐驅除難耳亦南北朝一大結局也

竇建德有王者度

王阮亭曰。隋末割據諸奸雄。皆羣盜耳。獨夏王竇建德有帝王之度。觀其舉措。不在太宗下。楊維楨云。觀建德行事。不忍以劇賊目之。在鄉里時。解所耕牛與貧無以爲喪者。起兵日。滑州刺史王軌爲奴所殺。以其首來。建德曰。殺主大逆也。納之敗教。遂誅奴。反軌首。此舉暗合聖經不納三叛以懲不義之旨。光武有慚德矣。推是心也。豈不可以有天下。予又謂夏王之義。尤在斬宇文化及諸逆臣。爲煬帝素服發喪一事。而唐乃納宇文士及。以爲上儀同。視夏王何如。此詎可以成敗論耶。夏醴谷曰。煬帝被弒。赫然興師擒化及。集隋宮而斬之。于冠履倒置之秋。獨伸大義。高祖太宗有愧色矣。漢高爲義帝發喪。不過假此以動人心。隋兩世爲天下主。煬固不道。文之澤猶在人。建德曰。隋爲吾君。吾爲隋民。此言較漢高之告諸侯。誠僞不可同年語也。秦王俘建德世充于京師。謂宜誅世充而赦建德。以服天下之心。顧乃斬建德于市。赦世充爲庶人。徙蜀。未行。獨孤修德殺之。猶免修德官。此又何說耶。胡寅謂宜數世充之罪而戮之。而以宥世充者宥建德。則刑有章矣。諒哉。顧寅又議建德不當哭煬帝謁蕭后。以爲異乎漢高之於義帝。則腐儒之謬論。不足取也。

李密每失事機

大業十三年。密攻東都。入其郛。移檄郡縣。數帝十罪。有罄南山之竹。書罪靡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語。明年。敗宇文化及于黎陽。忽又奉表降隋。高沙夏氏曰。與前數罪之檄。不自相矛盾乎。柴孝和說密西襲長安。然後東向以平河洛。不聽。已失一機會。後徐洪客獻書。洪客才氣不在李衛公下。知神器有歸。即深藏不見。自處尤高。勸其直向江都。執取獨夫。號令天下。復不聽。又失一機會。失此兩機。故終于無成。天下遂爲唐有。

徐文遠相時

徐曠、字文遠、以字行、性方正、李密、王世充、皆從受學、大業初、越王侗署國子祭酒、時洛陽饑、文遠自出城樵拾、爲李密所得、密使文遠南向坐、備弟子禮、密敗、復入東都、世充給稍異等、而文遠見輒先拜、或問君踞見李密而下王公、何耶、答曰、密君子、能受鄙生之揖、世充小人、無容故人義、相時而動可也、

唐創業起居注

唐創業起居注五卷、藝文志作三卷、工部尚書晉陽温大雅撰、所載自起義至受禪、凡三百五十七日、述神堯不受九錫、反復之語甚詳、陳振孫謂足以掃除魏晉以來欺天罔人之態、而猶不免曰受禪者、乃以尊立代王之故、曾不若以子嬰屬吏之爲明白洞達也、愚按阿摩罪浮于桀、使唐之君臣早聲其大逆不道、而舉兵討之、以快天下之人心、庶幾乎白亳之載矣、乃不倡弔伐之義師、而狃篡竊之故智、必立幼君、加殊禮、然後取焉、使一代之興、名義之正、且不得如漢高、此昔人所以謂有撥亂之才、而無反身之學者也、惜哉、

新舊唐書

長洲沈文慤公曰、撰唐書者本非一家、删吳競舊本而成者、出于韋述、至石晉時、因韋述本增損之、爲舊唐書、宋仁宗朝、奉詔删定、名新唐書、二書之成、皆不能無失也、舊書繁略不均、校之實錄、多所闕漏、以良吏次宦官之後、節義次酷吏之後、吳湊之死難、而概之以外戚、劉蕡之忠憤、而概之以文苑、陽城之直諫、

而列之隱逸。一楊朝晟作兩傳。一見七十二卷。一見九十四卷。唐代文章。惟韓愈能近道。而本傳斥爲紕繆。宋時更修。宜矣。而新書于魏慕之相。志以爲十一年。傳以爲十五年。陸晏洪之將。紀以爲陸晏洪。傳以爲陸景洪。膠東王道彥等。紀以爲降封郡公。傳以爲降封縣公。曹確傳。太宗著令。文武官六百四十三員。而百官志。太宗省內外官。定制七百三十員。又禮樂志。貞觀二十一年。詔左邱明等二十二人配享。儒林傳復出此文。而中闕賈逵。作二十一人。此亦牴牾之顯然者。大抵舊書成于五代干戈文氣卑陋之時。其采擇推考。援據難于精確。新書之成。共十有七年。而歐陽修始任其事。則未任以前。未必悉當。故詔歐公詳改。歐以宋公爲前輩。竟不易一字。夫是以不能無遺憾也。

舊書藝文志之雜

李仁卿曰。唐藝文志。次第絕無法式。甲部經錄禮類中。載周禮儀禮。自可以類推。而于樂類中。乃載崔令欽教坊記、南卓羯鼓錄。夫教坊羯鼓。何得與雅樂同科。乙部史錄雜傳記類中。載圈稱陳留風俗傳三卷。（圈稱。漢人。後以避難改姓卷。）而于地理類中亦載之。崔豹古今注。于儀注類中言一卷。于雜家類中言三卷。世說、則小說之屬也。劉義慶世說八卷、劉孝標續世說十卷。既載之小說類中矣。而王方慶續世說十卷。復載諸雜家類中。是不可曉也。丙部子錄道家類中。既載神仙三十五家。又載釋氏二十五家。無乃太泛濫與。此等自合各立一類收之。又道家類中。既純載老子及列莊文庚四輔等書。以符呪修攝靈驗變化等爲神仙。

然于神仙類中。復載元景先生老子道德要義五卷、賈參寥莊子通眞論三卷。此又雜之甚者也。又道家類中載張志和元眞子十二卷。而于神仙類中載之。則云二卷。夫張志和一人之身也。一人之口也。豈十二卷者惟說清靜無爲。而此二卷者多說金丹大藥飛昇隱化事乎。皆不可得而攷之也。

舊書文苑傳之誤

新城王文簡曰。舊唐書爲李巨川作佳傳。列于文苑。始終無貶詞。新唐書則置之叛臣傳。特書其導韓建殺十六宅諸王及定州行營將李筠之罪。使非宋景文。則巨川首惡。網漏吞舟矣。春秋之義謂何。（按巨川爲韓建掌書記。撰許國公勤王錄以媚建。昭宗幸華。請散殿後軍。誅李筠。圍諸王十六宅。皆巨川教之。）又李商隱爲黨人所惡。乃李宗閔楊嗣復、令狐綯、白敏中一輩小人耳。傳遂謂其詭激無特操。爲當塗所薄。然則必背公死黨。乃爲有特操乎。史官之無識如此。孔子曰。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新書告成之難

王阮亭司寇古夫于亭雜錄曰。宋賈魏公昌朝、建議修唐書。初命王文安、宋景文、楊宣懿、周少卿、張尚書、余尚書爲纂修。曾魯公、趙龍圖、（周翰。）何密直。（公南。）范侍郎。（景仁。）趙龍圖。（不疑。）宋集賢。（次道。）爲編修。而賈爲提舉。賈罷相。用丁文簡。丁卒。用劉丞相。劉罷。用王文安。王卒。又用曾魯公。中間景文以修慶曆編敕不到局。趙守蘇州。王丁母憂。張楊皆外補。後景文獨秉筆。久之。歐陽文忠領刊修。遂分作紀志。曾亦以編敕不入局。周翰亦

未嘗至。公南遷開封幕。不疑以目疾辭去。以王忠簡秉彝補其缺。頃之。呂縉叔入局。劉仲更修天文律曆志。將卒業。而梅聖俞入局。修方鎮、百官表。嘉祐五年。始成書。

唐書糾繆

宋仁宗慶曆間。嘗詔王堯臣、張方平等、刊修唐史。久而未就。至和初。復命翰林學士歐陽修撰紀志。端明殿學士宋祁撰列傳。范鎮、王疇、宋敏求、呂夏卿。劉義叟、同編修。曾公亮提舉其事。閱十七年而成。凡廢傳六十一。增傳三百三十一。增志三。增表四。共二百二十五卷。論者謂舊書紀次無法。詳略失中。固不足傳。而新書用春秋例。創去詔令。雖太略。猶未失爲簡古。至列傳用字多奇澀。識者病焉。聞置局時。同僚即相約日著舊史所無者三事。其始立之法已鄰非善。故唐子西、劉器之、皆嘗詆之。而成都吳縝、遂撰糾繆二十卷。序言其失有八。因摘謬誤者爲二十門。侍讀胡宗愈言于朝。詔聖元年上之。又王明清揮麈錄。嘉祐中。縝初登第。因范景仁請于文忠。願預官屬之末。文忠以年少輕佻拒之。縝恚甚而去。迨書成。乃指摘其瑕疵。是其意本欲洩憤懣之私。未必可盡云公是。然以二百八十餘年事蹟。頭緒繁多。新書實不能無過。求簡淨之失。當進呈時。仁宗即有旨。謂舊唐書不可廢。乃其時敘列十七史之目。仍止收新書而無舊書。則以新書爲本朝所修。而景文文忠二公手筆。亦遠過天福諸賢也。

府兵原委

唐書兵志。唐有天下二百餘年。而兵之大勢三變。其始盛時。有府兵。府兵後廢而爲彍騎。彍騎又廢而方鎭之兵盛矣。其末也。強臣悍將。兵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于京師。曰禁軍。其後天子弱。方鎭強。而唐遂以亡滅者。措置之勢使然也。按高祖武德初。始置軍府。以驃騎車騎兩將軍領之。析關中爲十二道。道皆置府。時天下未定。舉關中之衆以臨四方。諸道軍皆置將副各一人。以督耕戰。以車騎府統之。天下既定。改驃騎曰統軍。車騎曰別將。太宗貞觀十年。更號統軍爲折衝都尉。別將爲果毅都尉。諸府總曰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而關內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爲上。千人爲中。八百人爲下。府置折衝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長吏兵曹別將各一人。校衛六人。凡民年二十爲兵。六十而免。其隸于衛也。左右衛皆領六十府。諸衛領五十至四十。其餘以隸東宮六率。所類反。與帥同。凡發府兵。皆下符契。州刺史與折衝勘契。乃發。若全府發。則折衝都尉以下皆行。不盡。則果毅行。少。則別將行。凡當宿衛者。悉上兵部更番給役。視遠近爲差。元宗開元六年。始詔折衝府兵每六歲一番。自高宗武后時。天下久不用兵。府兵之法浸壞。番役更代。多不以時。衛士稍稍亡匿。至是。益耗散。宿衛不能給。宰相張說請一切募士宿衛。號長從宿衛。明年。更號曰彍騎。自此歷安史之亂。而彍騎爲藩鎭矣。蓋府兵之制。居無事時。耕于野。其番上者。宿衛京師而已。若四方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輒罷兵散于府。將歸于朝。故士不失業。而將帥無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杜漸。絕禍亂之原也。及府兵法壞。而方鎭盛。武夫悍

將。雖無事時。據專方面。兵甲財賦。布列天下。故方鎮不得不強。京師不得不弱。夫置兵所以止亂。及其弊也。適足以爲亂。又其甚也。至困天下以養亂。故兵之始重于外也。土地民賦非天子所有、既其盛也。號令征伐非其有。其末也。至無尺土。而不能庇其妻子。宗族遂以滅亡。可不哀哉。見文獻通考。

節度使始末

唐初。行軍征討。曰大總管。在本道。曰大都督。自高宗永徽以後。都督特使帶節者。謂之節度使。景雲二年。以賀拔延嗣爲涼州都督、河西節度使。節度名官。自賀拔始。自此接乎開元。朔方、隴右、河東西諸鎮。皆制節度使矣。趙氏翼曰。唐中葉。每以數州爲一鎮。名方鎮及藩鎮。節度使卽統此數州。州刺史盡爲其所屬。故節度使多有兼按察使、安撫使、支度使者。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財賦。于是方鎮之勢日強。安祿山以節度使起兵。幾覆天下。及安史旣平。武夫戰將。以功起行陣爲王侯者。皆除節度使。大者連州十數。小者猶兼三四。所屬文武官悉自置署。力大勢盛。遂成尾大不掉之憂。或父死子握其兵。而不肯交代。或取舍由于士卒。往往自擇將吏。號爲留後。以邀命于朝。其始爲患者。秖河朔三鎮。其後淄青淮蔡。無不據地倔強。甚至同華逼近京邑。而周智光以之反。澤潞亦連畿甸。而盧從史、劉稹等以之叛。迨至末年。天下盡分裂于藩鎮。而朱全忠遂以梁兵移唐祚矣。推原禍始。皆由于節度使掌兵民之權故也。

太宗念切賢臣

洪稚存曰。余讀新唐書馬周傳。周亡。帝思之甚。將假方士術求見其形。不覺泣數行下。魏徵傳。帝夢徵。若平生。及旦。徵薨。杜如晦傳亦云。夢如晦。若平生。虞世南傳云。卒後數歲。夢進讜言。若平生。是太宗之精神意氣。無一刻不與賢臣往還。不以生死移。不以久暫易。不以上下隔也。夫殷高宗之夢傅說。或尚神其說以服衆心。而太宗則實因悲成憶。因憶成夢。歷歷不爽若此。此而欲不度越百王。直接三代。得乎。

篤終將相陪陵詔

冊府元龜。貞觀十一年二月丁巳。詔曰。佐命功臣。義深舟楫。或定謀帷幄。或身摧行陣。同濟艱危。克承鴻業。追念在昔。何日忘之。使逝者無知。咸歸寂寞。若營魂有識。還如疇曩。居止相望。不亦善乎。漢氏使將相陪陵。又給以東園祕器。篤終之義。恩意深厚。古人之志。豈異我哉。自今已後。功臣密戚。德業尤著。如有薨亡。宜賜塋地一所及祕器。使其寵岑之時。喪事無闕。所司依此營備。稱朕意焉。二十年八月丁亥。詔曰。周室姬公。陪于畢陌。漢廷蕭相。附彼高園。寵賜墳塋。聞諸上代。從窆陵邑。信有舊章。蓋以懿戚宗親。類本同之枝幹。元功上宰。猶在身之股肱。哀榮之義實隆。始終之契斯允。今宜聿遵故實。取譬拱辰。庶在鳥耘之地。無虧魚水之道。宜令所司。于昭陵南左右廂。封境取地。仍卽標識疆域。擬爲葬所。以賜功臣。（按昭陵陪葬者百六十五人。）其有父祖陪陵。子孫欲來從葬者。亦宜聽允。觀此。則太宗之眷意功臣益見矣。

秦王破陣樂

貞觀元年正月。宴羣臣。奏秦王破陣樂。上曰。朕昔受委專征。民間遂有此曲。雖非文德之雍容。然功業由茲而成。不敢忘本。蓋太宗爲秦王時。破劉武周軍中作此樂曲。舞用樂工百三十八人。披銀甲執戟而舞。殆如夫子與賓牟賈論武樂所謂始而北出。至六成復綴之類。後號神功破陣樂。貞觀七年。更名七德舞。蓋取左傳武有七德之義。

魏元成不死隱巢之難

半舫老人曰。建成失德。魏徵知之。太宗有大功而人望歸。徵亦知之。使徵效郅惲勸東海王彊以避位。徵固不能得之于建成。然以親親之誼勸譬之。可也。乃勸殺太宗以佐其覺。徵安得無罪。雖然。不能盡輔導之職。不善全人骨肉之間。徵之罪止此耳。至責以死建成之難。則過矣。蓋高祖命徵爲太子洗馬。則爲建成之僚屬。一旦高祖不子其子。則徵依然高祖之臣也。徵臣于高祖。非臣于建成。奚必責徵以死哉。此與管仲之奉公子糾事稍有別。不可以不辨。

李衞公告嶽之誣

朱竹垞曰。王侯將相。時至則居之。雖豪傑之士。不能預信于平日也。劉季起沛上。衆推擇可爲沛令者。蕭曹等皆文吏自愛。恐事不就。盡讓季。當其時。安能必後之相季封酇平陽哉。劉伯溫羈管紹興。感憤至欲自殺。又嘗爲石抹宜孫所用。初未有佐命之思。而或謂其在西湖望見雲物。曰。後十年有帝者出。吾當佐之。殆妄也。世傳李衞公未遇。爲文告西嶽神。意在取天下。次則擇主而仕。若徵時預以帝王自許者然。考

之史。衞公初仕隋。爲殿內直長。尋爲馬邑丞。唐高祖擊突厥。衞公察其有非常志。乃自鎖上急變。新舊唐書所載略同。可謂不知天命之尤者。亦安得于未遇時逆知爲唐佐命、出入將相乎。其事雖見李肇國史補。而告文不知何人僞作。昧者從而刻之石。宜歐陽趙氏諸錄皆無之也。

房杜相濟有成

漳浦藍玉霖曰。元齡事跡。與漢蕭何相類。顧何遭高帝猜刻。晝夜岌岌葅醢間。元齡際太宗。道協計從。始終罔間。蕭處難而房處易。其政治亦不大相遠。何哉。無致君堯舜之學術。但開國承家。紀綱粗定。稱一代名相焉。兩人力量均之乎止此矣。然何終未免刀筆吏。而元齡濟以文學。稍爲過之。不矜不伐。居然有儒者氣象。臨歿高麗一疏。不忘史魚尸諫之忠。君子哉。若如晦、才高氣爽。遇事明決。沛然無滯礙。故能與元齡之周密相濟有成。使天假之年。如晦四十六卒。得從容以報太宗之知遇。當必更有可觀者。

平高麗

唐太宗親征高麗。數出無功。其後忿蓋蘇文之弒逆。銳欲討之。卒不能克。高宗時。蓋蘇文已死。乘其隙。遣李勣、薛仁貴、大舉滅之。收其城百七十有六。厥功偉矣。丹徒王夢以爲受俘之日。當斬蓋蘇文子男建男產于昭陵。以快太宗在天之靈。遣使至平壤。正蓋蘇文弒逆之罪。戮屍焚棺。以謝高麗君民。復立高藏。擇其賢臣輔之。以見王師之出。伐罪弔民。初非貪其人民土地也。其蓋蘇文長子男生。姑念其有請兵嚮導

之勞。免其一死。給以散職。屏之遠方。如此。則處置得宜。義聲播于遐邇矣。奈何利其封疆。覆其宗祀。不問大惡。而使男生兄弟幷列顯榮于中國。刑賞之義何居乎。蘇文親爲弑逆。罪通于天。男生雖有功于唐。亦不得而議減也。況男生兄弟相圖。不能歸國。其請兵者。不過爲自救計耳。既爲高麗之叛臣。亦不得爲唐室之功臣。免死足矣。他何及焉。

薛仁貴免死除名

讀史提要錄。薛仁貴大非川之敗。由郭待封之不受節度也。免死除名。已非平允。而魏元忠封事。顧以不即重誅爲失刑。夫勝負兵家之常。倘一不捷。即以棄干城之將。則古今來自韓淮陰岳忠武外。其得保首領者鮮矣。按仁貴每戰必克。名震異域。烏海之役。坐失事貶象州。已而突厥入寇。召還。虜曰。吾聞薛將軍流象州死矣。仁貴脫稍鑒見之。虜驚顧下拜。尋解遁去。是知名將立功絕域。爲敵人所畏懾。即國家之輕重繫焉。顧輒爲罷棄。徒以快敵人之心。而自壞長城爾。唐書藝文志有薛仁貴周易新註四卷。與此微異。殆名將之能文者與。（楊升菴謂仁貴周易新註本義）

蠡勺編卷十三

武后本紀之非

歐陽公修唐書。作武后紀。沿史記漢書呂后例也。唐史館修撰沈既濟嘗有言曰。高后稱制。獨有王諸呂爲負約耳。無遷鼎革命之事也。矧其時孝惠已歿。子非劉氏。故不得已而紀呂后。議者猶謂不可。今中宗以初年卽位。季年復祚。雖尊名中奪。天命未改。則武后安得立紀乎。宜范淳父撰唐鑒。取武后臨朝二十一年事繫之中宗。曰、此春秋公在乾侯之義也。用既濟之言也。唐書不能有所裁酌。而立紀與中宗同卷。不幾民有二王乎。又直齋書錄、有唐則天實錄二十卷。題吳兢撰。陳振孫謂武氏罪大惡極。固不當復入唐廟。光武以呂后幾危社稷。不令配食高廟。特識也。而題主猶有聖帝之稱。至開元中。禮官有言。乃去之。是武氏不應有實錄。而正史又何可有本紀也。又神龍元年。武氏崩。將合葬乾陵。給事中嚴思善言。尊者先葬。卑者不得入。今啓乾陵。是以卑動尊。術家所忌。且合葬非古也。漢世皇后別起陵墓。魏晉始合葬。漢積祀四百。魏晉祚卒不長。亦其驗也。毋亦以武氏不當合葬。故爲是委婉之詞與。

武后改月之謬

唐曆志。武后自永昌元年。改十一月爲正月。十二月爲臘月。明年正月爲一月。新舊書俱循此例。故歲首

起正月。次臘月。次春一月。至十月。卽爲歲終。是以歷年紀載俱無十一月之事。以十一月卽次年歲首正月也。直至久視元年。始復唐制。孔子有言曰。行夏之時。是商之建丑。周之建子。猶未盡協敬天勤民之道也。而秦始皇二十六年。乃以十月爲歲首。事不師古。剛愎自用。紫色蛙聲。後先一轍。

武曌狠于呂雉

夏醴谷曰。當高宗立武后時。褚遂良以死爭。其對上語。慷慨激烈。凄然動人。至云武氏經事先帝。衆所共知。尤言人所不敢言者。置笏殿階。叩頭流血。一何壯也。李勣謂陛下家事。何必問外人。許敬宗謂田舍翁多收十斛麥。尙欲易婦。助成大惡。幾危宗社。同服上刑可也。（立武后詔。可謂廉恥盡喪。古今來寧有是事哉。）蓋呂后雖狠毒。猶知有子也。而武后並不知有子。自殺一女。以中王皇后發其端。後凡其子之略有圭角者。卽行翦除。雖庸懦無能如中宗睿宗。其得免于死。皆僅也。世有食父母之禽獸。梟獍是也。而卒無食子之禽獸。讀黃臺摘瓜之辭。吾不知武氏爲何物矣。

綱目用武后紀年

癸辛雜志曰。向聞林竹溪先生云。歐公修唐書。作武后紀。依前漢例也。天授以後。唐雖改號爲周。而史不以周新之。蓋黜之也。晦翁以爲唐已經亂。遂有嗣聖等二十四年之號。但于年之首書曰帝在某、帝在某。蓋以春秋之法正名也。而每年之下。又細書武氏所改年號。垂拱、則曰武氏垂拱。天授、則曰周武氏天授。

此意甚嚴。但武氏既革唐命。國號爲周。既有帝而又有周。有周則無唐矣。無周則無帝矣。同一疆域也。而帝與周同書。則民有二王。天有二日矣。豈無窒礙。若春秋公在乾侯。則魯國未嘗有他號也。

石淙倡和詩

武后遊石淙倡和詩。首御製。自皇太子、相王以下。和者十六人。相王之後。次梁王武三思。次內史狄仁傑。次奉宸令張易之、麟臺監中山縣開國男張昌宗。又次鸞臺侍郎李嶠、鳳閣侍郎蘇味道、夏官侍郎姚元崇、奉宸大夫汾陽縣開國男薛曜、書久視元年五月、刊于平樂澗之北巖。按金石文字記。尚有給事中閻朝隱、鳳閣舍人崔融、守給事中徐彥伯、右玉鈐衛郎將左奉宸內供奉楊敬述、司封員外于季子、通事舍人沈佺期。朱竹垞檢討謂武后是遊。新舊書本紀均未書。計敏夫唐詩紀事亦不載。僅見之趙明誠金石錄及樓大防集而已。又按別有秋日宴石淙序。張易之撰。闕年月。在石淙南崖。諸詩惟李嶠沈佺期二篇差成章。餘皆拗拙可資笑柄耳。當牝朝淫昏之世。二張每侍行幸。預倡和。已令千古齒冷。而列銜于李嶠蘇味道輩之前。諸人亦俯首甘之。當時君臣上下。豈復知有羞惡之心耶。見漁洋山人跋唐詩小補。

帝在房州

全紹衣曰。唐沈既濟駁吳兢史。兢撰則天實錄。以爲中宗既廢之後。當每年書曰帝在房州。范淳夫用其例。曰、春秋公在乾侯之比也。范氏祖禹撰唐鑒。書中宗嗣聖元年。至神龍元年。凡廿一年。删武后光宅至長安年號。並不用。朱徽公謂淳夫受是說于伊川。不知孫之翰已先之矣。且不特之翰。宋元憲公紀年通譜。又先之矣。顧程沙隨曰。何不以敬王之例書居。而引

諸侯之託于他國者。其諸考春秋而未熟者與。王厚齋是之。近人何義門尤以爲精密。予則謂既濟固非。沙隨亦未核也。敬王與子朝爭位。敬王當立不勝而居于翟泉耳。固非有廢敬王而錮之者也。非中宗所可比也。卽昭公雖爲季氏所逐。然季氏未嘗敢頌言廢之也。亦非中宗所可比也。蓋敬王雖出而依然王也。昭公雖逐而猶然公也。春秋據其實而稱之。若中宗、則降黜矣。諸公不過因其後來復位而遂帝之。不知史以紀實。非其實者非史也。故中宗之廢也。當書曰、皇太后廢皇帝爲廬陵王。于則天之稱制也。當書曰、皇太后自稱皇帝。是後每年則書曰、廬陵王居房州。隱以寓翟泉乾侯之義。而仍不泯其降封之實。然後可以謂之信史。

狄梁公亦邀天幸

藍氏鼎元曰。仁傑心乎唐者也。忍辱事牝主。君子諒之。謂機深謀長。欲成匡復之功。有不得不然爾。人臣之義。苟利國家。無所不可。向令仁傑潔身以去。亦自爲謀則忠于唐祚究何補焉。隨流合汙。從容歲月。使老嫗不疑。羣宵不忌。然後房州帝子得有反正之日。蓋用心苦矣。綱目于武氏命官皆書周。獨仁傑張柬之爲相則否。亦深許其爲唐臣。非僞周之私人也。然行權而濟。亦邀天幸。倘仁傑年六十八告終。（仁傑年七十一。）何以自白于天下後世哉。

孫之翰論改元

孫之翰、名甫。蜀人。著有唐論。楊升菴稱其筆力在范祖禹之上。中宗景龍四年。臨淄王隆基起兵誅韋氏、迎相王入輔少帝。名重茂。中宗四子。爲韋氏所立。已而睿宗卽位。卽相王旦。廢重茂復爲溫王。立隆基爲皇太子。未踰年。卽改元景雲。之翰去其元字而書景雲年。論曰。古之人君。繼體卽位。必踰年而改元者。先君之年。不可不終也。後君繼位。不可無始也。一年不可二君也。不終。則忘孝矣。不始。則無本矣。一年二君。則民聽惑矣。故書景雲年。戒無禮而正不典也。

姚宋不當並稱

高沙夏氏曰。開元賢相。以姚宋並稱。此就當國功名言之耳。其實不同也。姚公流剖積案。不愧救時之相。然多用權譎。若廣平者。大節凜然。不畏強禦。非獨停頌碑。抑美號。裁后父之葬制。誠奉天之虛文。卓卓有可稱述也。觀其待王毛仲。屈張昌宗。皆以專主之寵。挾內奧之援。而治之曾不少挫。曾謂崇而能之乎。使終元宗之世。信任不疑。復得張文獻繼之。則內足以制國忠林甫之奸。外足以弭祿山之變。彼闖冗之流。何自而煽亂耶。故論宋公品節。宜以韓休張九齡作配。不當與姚公比也。

李長源近張子房

鄴侯運籌帷幄。決勝千里。與留侯同揆。柳玭稱兩京收復。泌謀居多。其功勝魯連范蠡。至處人骨肉之間。委曲調護。視留侯致四皓以全太子。殆有過之。無不及也。新書本傳。亦贊其謀事近忠。其輕去近高。其自全近智。爲有唐一代異

人爾。漳浦藍玉霖曰。李泌、王佐才也。以好言神僊詭誕。爲時所輕。後世或比之縱橫家者流。屈矣。泌歷事四君。未嘗以神僊詭誕之說進。德宗欲立白起廟。泌曰。國將興。聽于人。立廟祈禱。將長巫風。由是觀之。泌何嘗好鬼道乎。篤信黃老。乃其學術之差。孔孟不作。萬古長夜。雖以泌之賢。不免爲異端所牽惑。悲乎。其無師儒也。幸其惑止在一身。不以施之于國。則其心之明。猶不肯離乎正。君子觀其忠貞事業焉。可也。

將相廚食之侈

唐開元中。宰相共食實封三百戶。謂之堂封。及元載爲相。又日賜御饌。可食十人。遂爲常例。其後乃至每遣江淮大賈。使主堂廚食例。因是挾貲行天下。所至州鎭爲右客。富人倚以自高。李文饒爲相。始罷之。王文簡曰。以一堂餐之微。至遠取大賈主之。使商賈因以爲利。政體之謂何。贊皇固賢人。而裴中立李深之輩亦安之。何也。又大曆二年。郭子儀入朝。宰臣元載、王縉、僕射裴冕、第五琦、黎幹等、各出錢三十萬。宴于子儀之第。時田神功亦朝覲在京。幷請置宴。于是魚朝恩及子儀神功等更迭治具。公卿大臣列于席者百人。一宴費至十萬貫。亦可見是時將相之侈也。

左右教坊

文獻通考言。舊制。雅俗之樂。皆隸太常。明皇謂太常禮樂之司。不應典倡優雜伎。是已。開元二年。乃更置左右教坊。以教俗樂。選樂工數百人。自教法曲于梨園。雍錄云。梨園在光化門北。謂之皇帝梨園子弟。又教宮女使習

之。選伎女置宜春院。給賜其家。凡宜春院伎女。謂之內人。雲韶院。謂之宮人。夏醴谷謂其溺志音律如此。宜末年致播遷之禍也。孔子論四代禮樂。終以放鄭聲。其慮遠哉。

睿眞沈后傳之謬

代宗沈后。德宗母也。陷賊。不知存亡。建中興元間。屢求不獲。憲宗卽位。禮儀使奏。曾太皇太后沈氏。歲月滋久。迎訪理絕。按晉庾蔚之議。尋求三年之外。又俟中壽而服之。請以大行皇帝啓攢宮日。皇帝帥百官舉哀。卽以其日爲忌。從之。乃先令造褘衣一副。擇日祔代宗陵。毛西河曰、此亡于禮者之禮也。大抵魏晉六朝。多遭喪亂。故賀循、庾蔚輩、每彷曾子問。劇言變禮。在唐時。作通典者。專引其語。此特其一耳。緣代宗沈后。在天寶末、當安史之亂。流散洛陽。距憲宗卽位。已六十餘年。卽其子德宗大行時。亦在位二十一年。壽六十四而崩。猶未議及此禮。必又越順宗至憲宗。而始發哀迎廒。作主祔廟。原不可解。然約計其年。已逾八十。與庾氏中壽之語略合矣。乃唐史沈后傳。反云皇太后沈氏厭代二十七年。並不知其年當從何數法。則荒唐殊甚。然且此時憲宗承順宗後。其所云大行皇帝啓攢者。順宗也。乃又云大行皇帝至孝。曾于建中時立奉迎使。遍訪太后。則建中係德宗年號。一似此大行不指順宗、指德宗者。天下有信史而大行皇帝尙不知誰屬者乎。

劉賁策切過江都

漳浦藍氏曰。贄之忠、至矣。唐書言仲舒天人三策。大概緩而不切。贄獨譏切宦官。若如所云。劉將無賢于董乎。仲舒承文景之餘。遭時尙盛。贄親見憲宗敬宗之弊。故所言有和平激烈之不同。要易地則皆然耳。至稱贄太疎直。恐帝漏言。而身誦語于廷。則贄當亦笑無以自解。然忠臣之心。每多直遂。彼但知有君與國。其身之利害。言之行否。初不暇計及之也。贄忠誠鯁節。彪炳乾坤。雖終司戶。賢于位高而無所建白者遠矣。獨嘆宇宙生才甚難。如此人而不以匡扶國家。君子不能不爲唐惜焉。當時裴度韋處厚在朝。而不能使贄上達。則又二子之憾夫。

唐年補錄

唐年補錄六十五卷。後晉起居郎史館修撰獲鹿賈緯撰。天福五年。詔戶部侍郎張昭遠、祕書少監趙熙、吏部郎中鄭受益、左司員外郎李爲光、及緯同修唐史。宰臣趙瑩監修。以唐代故事殘闕。署能者居職纂補。緯念武宗之後無實錄。因采次傳聞。以成此書。始會昌。終天祐。雖論次不無闕誤。而事迹粗存。實有補于史氏也。按唐之國史藏興慶宮。本極詳備。（唐書于休烈傳云。國史一百六卷。開元實錄四十七卷。起居注并餘書三千六百八十二卷。俱在興慶宮。）安史之亂。悉遭焚逸。天寶而後。存者僅史官韋述藏國史一百一十三卷耳。廣明亂後。愈益散亡。自高祖至代宗。尙有紀傳。德宗止存實錄。武宗以下六代。惟武宗有實錄一卷。餘皆無之。賴緯輯成是書。故會昌以後紀傳多爲緯所補綴。是舊唐書之成。監修則趙瑩之功爲多。纂修則張昭遠、賈緯、趙熙之力爲著。而遐蒐博

采網羅遺軼。是書所係。尤非淺鮮云。按緯又有賈氏備史六卷。題漢諫議大夫賈緯撰。敍石晉禍亂。每一事爲一詩系之。

晚唐氣節

晚唐詩綺靡乏風骨。或者幷其人而薄之。然氣節之士。亦往往出于其間。昭宗末年。朱溫簒形已成。韓偓在翰林。蘇檢數爲經營入相。偓怒曰。公不能有所爲。今朝夕不濟。乃欲以此相汙耶。昭宗欲相偓。偓辭而薦趙崇崔允。怒。使溫譖而逐之。昭宗與之泣別。偓泣曰。臣得遠貶及死乃幸。不忍見篡弑之辱也。司空圖初爲禮部員外郎。棄官隱居王官谷。累徵不起。柳璨以詔書徵之。圖懼。詣洛陽。入見。佯爲衰野墜笏失儀。乃下詔以爲傲代釣名。放還山。羅隱、乾符中舉進士。十上不第。黃巢亂。歸依錢鏐。及朱溫簒詔至。痛哭。勸鏐舉義。鏐不能從。溫聞其名。以諫議大夫招之。不就。事鏐終于著作佐郎。若三子者。又可以晚唐詩人薄之乎。見羅大經鶴林玉露。又全謝山題追山碑。謂晚唐自司空圖、韓偓、梁震、羅隱而外。尚有如許儒之不屈于梁。王居巖之不屈于吳。朱葆光、顏蕘李濤之不屈于楚。孫郃之不屈于吳越。黃岳之不屈于閩。張鴻、梁炅之不屈于漢。皆不愧爲唐之貞士。

唐都會盛衰

唐人詩所咏長安都會之繁盛。宮闕之壯麗。以及韋曲鶯花、曲江亭館、廣運潭之奇瑰異錦。華清宮之香

車寶馬。至天寶而極矣。安祿山兵陷長安。宮殿未損。收京時。戰于香積寺。賊將張通儒守長安。聞敗卽遁。未暇焚剽。（惟太廟久爲賊所焚。故肅宗入京。作九廟神主。告享于長樂殿。都會之雄麗如故也。）代宗時。吐蕃所燔。惟衢衖廬舍。而宮殿仍舊。朱泚之亂。李晟收京時。諸將請先拔外城。然後北清宮闕。晟曰。若收坊市。地隘人囂。非計也。賊兵皆在苑中。自苑擊之。賊走不暇。則宮闕保安。乃自光泰門入。泚果遁去。遠方居人。至有越宿始知者。則幷坊市亦無恙矣。故晟表有云。鐘簴不驚。廟貌如故。蓋地運尙有百餘年。不至一旦盡掃也。黃巢之亂。九衢三內。宮室亦尙宛然。自諸道勤王兵破賊後。入城爭貨相攻。縱火焚掠。市肆十去六七。大內惟含元殿獨存。此外惟西內南內及光啓宮而已。僖宗在蜀。詔京兆尹王徽修復。徽稍稍完聚。及奉表請帝還。其表有云。初議修崇。未全壯麗。則非復舊時景象可知也。及昭宗時。因王重榮、李克用沙苑之戰。田令孜劫帝出奔。焚坊市。幷火宮城。（僅存昭陽蓬萊二宮。）還京後。坐席未暖。又因李茂貞之逼。奔華州。岐軍入京。宮室鞫爲灰燼。自中和以來。王徽葺搆之功。至是又掃地而盡。于是長安王氣衰歇無餘矣。（見李晟、王徽、田令孜、黃巢等傳。）甌北劄記。

唐餘錄

五季之亂。干戈俶擾。君臣易置如傳舍。然疑其典章制度泯而弗講矣。顧各朝咸有實錄可采。（此開寶閒薛居正等五代史所由援據而作也。）然其書自金泰和而後。日就湮沒。體制義例。無所考見。惟寶元二年。

集賢院學士益都王皡子融。（王沂公曾之弟。）當歐陽五代史記未出之日。撰唐餘雜史三十卷。上之。（文獻通考作六十卷。）有紀有志有傳。又采諸家小說。倣裴松之三國志註。附其下方。蓋五代之別史也。歐陽公不爲韓瞠眼立傳。（附見建隆實錄。）尚見譏于時。此則列諸忠義傳內。且表出宋代褒贈之典。（藝祖贈韓通中書令。制有易姓受命。王者所以殉至公。臨難不苟。人臣所以明大節之句。後呂伯恭編文鑒。制詔類即以冠首。）蓋通之死在太祖未踐極之前。其人其事。自當爲五代之不可闕者。乃新舊史皆意存迴護。而不及此。甚矣史筆之難也。又建隆初。宰相王溥上所撰五代會要三十卷。此尤在薛史未修之先者。

梁唐晉漢周書

宋太祖開寶六年四月。詔修梁、唐、晉、漢、周書。（其曰五代史者。後人總括之名。）監修者。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薛居正。纂修者。盧多遜、扈蒙、張澹、李昉、劉兼、李穆、李九齡。悉依各朝實錄爲稿本。明年閏十月。書成。凡一百五十卷。其後歐陽修以爲繁猥失實。自加刊定。爲五代史記。藏于家。神宗熙寧五年。詔取付國子監。由是薛歐二史并行。至金章宗泰和七年。詔專用歐史。而薛史乃日就湮沒。寖而失傳。其散見于册府元龜、太平御覽、及永樂大典者。皆割裂亂淆。無復見薛史篇第之舊。蓋歐史重書法。薛史重敍事。不可相無。人咸惜之。幸遇我朝開四庫館。命諸臣就永樂大典諸書。甄錄排纂。其闕逸者。則采宋人書中之徵引薛史者補之。于是令四五百年亡軼之薛史。一旦復爲完書。得列正史。以成二十三史之數。誠漢唐以來稽古右文未有

之盛事。其嘉惠士林之恩。固深且重。而薛盧扈張劉李諸臣。亦當拜舞于地下矣。豈不休哉。參趙甌北劉記。

五代史記

歐陽子五代史記七十四卷。文獻通考七十五卷。初約尹師魯分撰。既而不果。師魯別撰五代春秋。載河南集。歐陽子諸帝紀。實取其材。蓋心折其辭之簡而有法。務削繁以歸于要也。竹垞五代史記註序。然惟過求高簡。而又欲采證極博。則未免有語焉弗詳。似轉鄰于舛誤脫漏之處。如朱友謙殺程全暉。紀與傳不相符。鄭遨與李振善。振遠謫。遨往視之。兩傳不相符。氏叔琮、李彥威止事一朝。不入梁臣傳而入雜傳。元行欽先事劉守光。降于唐。不入雜傳而入唐臣傳。又如高平之戰。清流關之戰。六合之戰。楚州之役。迎鑾江口之捷。皆宋太祖勛望最著者。薛史于周紀大書之。而歐史不書之類。觀徐無黨註中所引唐摭言、唐新纂、九國志、鑒戒錄、紀年錄、三楚新編、紀年通譜、閩中實錄等書。固所采用者。其修唐書時。凡唐末交涉五代之事。皆羅之爲考訂。而宋初績學之士所紀五代事者。已無慮十餘種。如范質五代通錄。王溥五代會要。王子融唐餘錄。鄭向開皇紀外。又有孫光憲北夢瑣言。陶岳五代補錄。王禹偁五代史闕文。劉恕十國春秋。龔頴運歷圖。其出自各國者。有錢儼吳越備史。湯悅江南錄。鈕緘吳錄。王保衡晉陽見聞要錄之類。罔不參互而甄綜之。其心力亦綦勤也已。故卷帙不及薛史之半。而文直事該過焉。雖于司天、職方二考之外。舉凡禮樂、兵刑、職官、食貨諸大政。皆略焉勿書。宜其來毋乃太簡之誚。然文筆峻潔。合追史記。楊升菴曰。譬歐史者至云勝于史記。此宋人習氣。自尊其本朝人物之言。非篤論也。史記之獨冠諸史。非特太史公父子筆力。亦由其會輯左氏、國語、戰國策世本。及漢之司馬相如、東方朔輩之文。以爲楨幹也。五代史所載文章有是乎。況筆力不及乎。又以春秋書法。寓褒貶于紀傳之中。即未必盡不謬于聖人。要可爲後世作史者法矣。徐無黨五代史記凡例曰。凡諸國名號。梁本紀自封梁王以後始稱梁。唐本紀自封晉王以後始稱晉。自建國號。唐以後始稱唐。各從其實也。自傳而下。于未封正建國之前。

或稱梁、稱晉、稱唐者。史官從後追書也。唐嘗稱晉。而石敬塘又稱晉。李昇又稱唐。劉龔已稱漢。而劉旻又稱漢。王建已稱蜀。而孟知祥又稱蜀。石晉自爲一代。不待別而可知。唐漢蜀。則加東南前後以別其世家。梁初嘗封沛東平。南唐初嘗稱齊。三號當時已不顯著。故略而不道。五代亂世。名號交雜。史家撰述。隨事爲文。要于理通事見而已。

五代史記有可議

歐陽五代史。書法嚴潔。固爲諸史之最。然韓通忠義。不爲立傳。前人已議之。此猶或爲本朝諱也。宋史張昭傳。後唐張憲。爲北京留守。當莊宗遇難。明宗將入。或勸憲作表奉迎。憲不肯。遂死之。是張憲乃唐莊宗完節之臣。歐史既不列于唐臣。又不入于死節傳。亦屬疎漏。劉景岩仕晉。以太子太師致仕。王延仕梁。段希堯仕晉。皆終身不失臣節。似亦不當入雜傳。朱温之篡也。唐相楊涉爲押國璽。使其子凝式謂涉曰。大人爲唐宰相。而使國家至此。不可謂之無罪。況持天子璽與人。雖保富貴。奈千載何。涉大駭曰。汝滅吾族。神色爲之不寧者累日。此通鑒載之甚詳。應是宋初共見共聞之事。乃歐史絕不敍及。亦未免意存迴護。又袁文甕牖閒評云。南唐李後主既降。宋祖以其拒守之久。封以違命侯。歐史凡說後主處。皆書違命侯。按陳壽三國志。于孫權直稱名。至蜀則必曰先主後主。蓋壽本蜀人。以父母之邦故也。歐公吉州人。正屬南唐。其祖父皆南唐臣民也。而忍斥之曰違命侯乎。則五代史亦有可議者。見陔餘叢考。

沙陀亦唐末之賊

晉王之先。出于西突厥。自號沙陀。父朱邪赤心。爲唐振武節度使。賜姓李。名國昌。克用破黃巢。復京師。拜

河東節度。進爵晉王。夏醴谷曰。黃巢爲流賊。朱溫爲不流之賊。要其爲賊則一也。雖然。沙陀獨非賊乎。李國昌曰。斷不以一子負國家。其言似侃侃可聽。迨除官未愜。卽父子同反。此時若非北討沙陀。賊巢之禍未至若是也。後朝廷播遷。使討賊自贖。沙陀果有忠義之心。便當星馳電赴。而乃留連忻代間。爲巢穴計。其設心居何等耶。唐在大中之時。國勢猶盛。特逆巢爲難。遂致潰裂。當時若有汾陽西平一輩人。未必全不可收拾。無如諸鎭碌碌。使沙陀獨專收復之勳。又全不爲善後計。因之宦豎內訌。蕃屛外肆。流離蕩析。蔑有寧宇。以訖于亡。而胡氏范氏屢以忠義許之。得毋爲一二美言所賣耶。

劉知遠殺李從益

五代之主。惟劉知遠得國爲近正。蓋當其已敗而享其成功。視躬爲簒逆者少異耳。然入洛陽。遣使殺李從益。（唐明宗第三子。）王淑妃曰。何不留之。使每歲寒食以一盂麥飯灑明宗陵乎。語甚悲切。夫知遠曾爲明宗臣子。無嫌無逼。而必殄其祀。不仁甚矣。故享國日促。見五代史闕文。

郭雀兒殺趙童子

五代史補曰。高祖（卽周郭威。歐薛二史俱稱太祖。）之入京師也。三軍紛擾。殺人爭物者不可勝數。時有趙童子者。知書善射。至防禦使。覩其紛擾。竊憤之。乃大呼于衆曰。樞密太尉。（威爲樞密副使。）志在除君側以安國。所謂兵以義舉。鼠竊乃賊也。豈太尉意耶。于是持弓矢于所居巷口。據牀坐。凡軍人之來犯。皆殺之。居人數千家。賴以

保全其致金帛于門爲酬謝者積若邱陵童子見而笑曰吾豈求利者耶乃盡歸其主高祖聞而異之陰謂世宗曰吾聞人間讖趙氏當爲天子此人才略度量近之矣不早除吾與汝其可保乎使人誣告收付御史府劾而誅之洎高祖厭世未十年而皇宋有天下此與點檢作天子同一徵應也周世宗從書襲中得點檢作天子五字時張永德爲殿前都點檢命宋祖代之惟趙童子以無辜受戮爲可惜已

王朴言至宋乃驗

藍玉霖曰朴生于五季可謂不幸幸得遇世宗賢主能用所長蓋亦偉矣策平邊瞭如指掌倥傯戰伐之間定律曆禮樂幾幾乎太平休風非復五季之天下也乃年五十四卒而世宗亦中道而崩其後宋興定欽天曆作大晟樂皆用之不能易至言諸國興滅次第宋平定四方惟幷獨後服皆如朴言五季之臣無足取者周之有朴可不謂景星鳳皇哉按朴本傳顯德六年卒年五十四世宗臨其喪以玉鉞卓地大慟贈侍中而明王文恪鏊震澤紀聞又名震澤長語謂王朴忤旨大祖命斬于市臨死作詩行刑者復命上問朴死何言以詩對上曰彼有片言亦當以聞況詩耶行刑者坐死考周世宗六年爲戊午越恭帝己未至庚申乃宋太祖建隆元年何文恪之失實若此

吳越世家

五代史記吳越世家、謂自鏐世卽重斂其民以事侈僭、下至魚雞卵穀亦家至而日取之子元瓘嗣好治

宮室。天福六年。杭州大火。燒之殆盡。至俶世。益多求珍玩奇異以獻宋祖。謂此吾帑中物者是也。而司馬溫公撰通鑑。多本薛史。不主是說。且謂宏佐年十四嗣位。溫恭禮士。嘗問倉吏蓄積幾何。吏以可支十年對。佐曰。軍食足矣。可以寬吾民。命復其境內稅三年。彼此懸異。可疑也。按鏐夙好在玉帶名馬。改所居城爲衣錦軍。嘗賜錢八千萬貫于新昌石城寺。鑿佛像。坐軀五丈。立形十丈。至俶增鑿二菩薩夾侍。亦崇七丈。時人指此爲吳越五十五萬家之膏血。則其他之侈靡而不恤其民者可知。乃胡致堂讀史管見、言永叔爲推官時。昵一妓。爲錢惟演所持。後作史。遂誣其祖以重斂。是以歐公爲魏收一輩人矣。尙足辨哉。又朱子嘗言。致堂是書。議論表所作。時無一册文字隨行。多出憶記云。

綱目書劉仁贍

讀史提要錄。南唐清淮節度使劉仁贍守壽州。拒周世宗。力盡援絕。固守不降。斬其愛子以明大義。（其子崇諫謀出降。仁贍斬之。）三軍感泣。並欲效死。此與張許何以異。其後病篤。監軍詐爲書以降。（副使孫羽詐爲仁贍書以降。）世宗命舁至帳前。嗟歎久之。褒其軍曰忠正。復授仁贍天平節度使。是日仁贍卒。嗚呼。周世宗之表忠。可謂至矣。若仁贍者。周雖授官。仁贍實未嘗受也。身雖以疾死。實以抗節而死也。綱目書曰。唐壽州監軍周廷構以城降周。唐節度使劉仁贍死之。得其實矣。按歐公五代史。既特列之死節傳。乃宋史袁彥傳有劉仁贍降之語。張保續傳亦曰。劉仁贍率將卒出降。何其厚誣若此乎。

後蜀石經

吳任臣十國春秋後蜀主本紀云。廣政十四年。詔勒諸經于石。祕書郎張紹文寫毛詩、儀禮、禮記。祕書省校書郎孫朋古寫周禮。國子博士孫逢吉寫周易。校書郎周德政寫尚書。簡州平泉令張德昭寫爾雅。字皆精謹。按范成大石經始末記。謂孝經、論語、爾雅、廣政甲辰歲張德釗書。（本紀作昭。）釗周易、辛亥歲楊鈞孫逢吉書。尚書、周德正書。（本紀作政。）正周禮、孫朋古書。毛詩、禮記、儀禮、張紹文書。左氏傳、不誌何人書。而詳觀其字畫。亦必爲蜀人書。然則蜀之立石蓋十經。而所書周易者。亦多出一楊鈞也。又毋昭裔傳。自唐末以來。學校廢絕。昭裔出私財。立黌舍。請後主鏤板印九經。由是文學復盛。又令門人句中立、孫逢吉、書文選初學記、白氏六帖。刻板行之。後蜀平。子守素齎至中朝。諸書遂大彰于世。楊升庵曰。五代僭僞諸君。惟吳蜀二主有文學。然李昇不過作小詞。工畫竹。孟昶乃表章諸經。纂集本草。有功于經學。今之戒石銘。亦昶所作。又作書林韻會。宋儒黃公紹韻會舉要實祖之。

蠡勺編卷十四

宋史新編

元世祖中統至元之間。卽詔修遼宋金三史。至仁宗延祐。文宗天曆。又屢詔修之。固已再三采綴。而義例未定。或欲以宋爲世紀。遼金爲載記。或以遼立國先於宋。欲以遼金爲北史。宋太祖至靖康爲宋史。建炎以後爲南史。各持論不決。至順帝時。命托克托舊史名脫脫。等修遼宋金各爲一史。至正三年三月開局。至正五年十月書成。雖紀、傳、表、志屢次編排。粗有成緒。然以如許卷帙。遼史一百一十六卷。宋史四百九十六卷。金史一百三十五卷。凡七百四十七卷。不及三年告竣。則其中之牽率潦草可知。而又集挽強負重之人。俾以司南董之任。其漫無體要理固然也。故其時周以立卽欲改修。而未能。其孫叙嘗思纘成先志。於明正統間。請於朝。詔許自撰。銓次數年。未就而卒。嘉靖中。廷議更修。以嚴嵩董其事。然亦未有成書也。他如揭陽王昂、撰宋史補。台州王洙、撰宋元史質。咸就緒矣。而又略焉弗詳。惟柯維騏合三史爲一編。以宋爲正統。而遼金附焉。升瀛國公益衞二王於帝紀以存統。正亡國諸叛臣之名以明倫。列道學於循吏之前以尊儒。歷二十年始成。名之曰宋史新編。其義例可謂嚴厲也已。同時王維儉損仲、亦嘗刪宋史蕪穢。爲宋史記一書。聞已沈於汴水。幸吳興潘昭度得副本。朱竹垞檢討曾鈔存焉。未審較柯氏新編何如也。

吳越納土

葉石林曰。吳越錢俶初來朝。將歸。朝臣上疏請留。勿遣者數十人。太祖皆不納。曰。無慮。俶若不欲歸我。必不肯來。放去適可結其心。及俶辭力陳願奉藩之意。太祖曰。盡我一世。盡你一世。乃出御封一匣付之。曰。到國開視。道中勿發也。俶載舟輿歸。日焚香拜之。既至錢塘。發視。乃羣臣請留章疏。俶覽之泣下。曰。官家獨許我歸。此恩我何可負。及太宗卽位。以盡一世之言。遂謀納土。

不取燕雲之憾

高沙夏氏曰。燕雲十六州淪陷朔漠。以時勢論之。所當取也。當太宗時。宿將猶在。兵力未衰。不因此時幷力北方。爲子孫永久之計。乃下封禪之詔。詳定儀注。雖事卒不行。而志已荒矣。夫以北漢之孤。南唐吳越之弱。蜀與南漢之荒淫。皆不足爲勁敵。所當費經營者。惟燕雲耳。乃高梁一敗。輒已倦而思返。岐溝再敗。便君臣噤口。不復敢言契丹事。燕巢於幕。雀處於堂。上恬下熙。了不爲怪。所云無遠慮必有近憂者。其是之謂夫。

孝章皇后之殯

至道元年，開寶皇后宋氏崩。貶翰林學士王禹偁知滁州。后疾革。遷於故燕國長公主第。崩。權殯普濟佛舍。謚曰孝章皇后。羣臣不成服。禹偁對客言、后嘗母儀天下。當遵用舊禮。帝不悅。坐謗訕責知滁州。豐城

熊氏尙文讀史日記曰太祖挈天下以與弟。而使其妻無養病殯殮之所。太宗之負其兄亦甚矣。使當時公卿盡皆禹偁。或者不至如此。寇萊公生平遇事敢言。而於此亦不聞出一語。何耶。

崇政殿說書

吳氏曾曰。王荊公作賈魏公神道碑。謂景祐元年。積官至尙書都官員外郎。乃始置崇政殿說書。以公爲之。然傅簡公嘉話云。太祖少親戎事。性好藝文。卽位未幾。召山人郭無爲於崇政殿講書。至今講官所領階銜。猶曰崇政殿說書。據傅簡公所言。則是職之設不始於仁宗矣。豈中嘗罷之。而至是再置耶。

宮觀使

朱供奉竹垞曰。宋宮觀之設。其初本崇奉道士之教。玉清昭應宮使趙安仁、王旦、丁謂領之。景靈宮使寇準、馮拯領之。會靈觀使王欽若、李迪領之。眞宗嘗以命王曾。曾辭不居。仍以讓欽若。得毋恥以宰臣主道院事與。舊制。在京曰內祠。以前宰執留京師及見任相臣充使。次充提舉。下此提點、主管、判官、都監、各有分職。至元豐乃再定官制。按葉少蘊石林燕語。大中祥符五年。玉清昭應宮成。王魏公爲首相。始命充使。宮觀置使自此始。然每爲見任宰相兼職。天聖七年。呂申公爲相。時朝廷崇奉之意稍變。因上表請罷使名。自是宰相不復兼使。康定元年。李若谷罷參知政事。留京師。以資政大學士爲提舉會靈觀事。宮觀置提舉自此始。自是學士、待制、知制誥、皆得爲提舉。因以爲優閒不任事之職。熙寧初。神宗患四方士大夫

年高者。多疲老不可寄委。罷之則傷恩。留之則玩政。遂承舊宮觀名。而增杭州洞霄宮及五嶽廟等職。（熙寧間。始置在外宮觀。本荊公意。以處異論者。而荊公首以觀使居鍾山八年。並依西京崇福宮。置管句或提舉官。以知州資序人充。不復限以員數。故人皆得以自便。宮觀使非獨宰相爲之。亦不可云兼職。其後宰相呂夷簡、樞密使張昪、副使夏竦、各乞罷宮觀使。從之。高宗南渡。特改洞霄宮爲內祠。崇其體貌。以提舉受祠祿者。自建炎迄咸淳。得百一十餘人。（始楊時中立。終馬廷鸞翔仲。）竹垞謂漢之丞相。遇日蝕星變。輒行策免。或以微罪下獄至自殺。有宋諸公。獲退保祠祿。不可謂非厚幸也。

韓范用兵

鶴林玉露。郭仲晦云。用兵以持重爲貴。蓋知彼知己。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此百戰百勝之術也。昔韓范二公在五路。韓公力於戰。范公則不然。曰。吾惟知練兵選將。積穀豐財而已。余觀東軒筆錄。載韓公欲五路進兵以襲平夏。范公不可。韓公遣尹師魯至慶州。約進兵。范公曰。我師新敗。士卒氣沮。但當謹守以觀其變。豈可輕兵深入。師魯歎曰。公於此乃不及韓公也。韓公嘗云。大凡用兵。當先置勝負於度外。公何區區過慎如此。范公曰。大軍一動。萬命所懸。乃可置於度外乎。師魯不能強而還。韓公遂舉兵次好水川。元昊設伏。我師陷沒。大將任福死之。韓公遂還。至半塗。亡者之父兄妻子數千人。號於馬首。持故衣紙錢招魂而哭曰。汝昔從招討出征。今招討歸而汝死矣。汝之魂識亦能從招討以歸乎。哀慟之聲震天地。

韓公掩泣。駐馬不能進。范公聞之。歎曰。當是時。難置勝負於度外也。

章懿太后升祔赦文

宋曾文肇湘山野錄。晏元獻公撰章懿太后神道碑。破題云。五嶽崢嶸。崑山出玉。四溟浩渺。麗水生金。蓋言誕育聖躬。實繫懿后。奈仁宗夙以母儀事明肅劉太后。膺先帝擁祐之託。難爲直致。然才者則愛其善比也。獨仁宗不說。謂晏曰。何不直言誕育朕躬。使天下知之。晏公具以前意奏之。上曰。此等事。卿宜置之。區區不足較。當更別改。晏曰。已焚草於神寢。上終不悅。迨升祔懿后赦文。孫承旨抃當筆。協聖意。直敍曰。章懿太后、丕擁慶羨。實生眇沖。顧復之恩。深保綏之念重。神馭既往。仙遊斯邈。嗟乎。爲天下之母。育天下之君。不逮乎九重之承顏。不及乎四海之致養。念言一至。追慕增結。上覽之。感泣彌月。明賜之外。悉以東宮舊玩密賚之。歲餘。參大政。

神宗哲宗實錄

神宗實錄。哲宗元祐元年。命呂大防等纂修。以司馬光家藏記事爲本。（溫公日記一卷。凡朝廷政事。臣僚差除。及前後奏對。上所宣諭之語。與夫聞見雜事。皆記之。）紹聖中。章惇請重修。蔡卞亦言神宗實錄多疑似不根。乞重刊定。乃卽詔蔡卞林希等重修。舊文以墨書。新修以朱書。刪改以黃書。其增改刪易處。又有籤貼。由是初修之呂大防、范祖禹、趙彥若、黃庭堅、皆獲罪貶官。蓋卞爲王安石壻。專以安石日錄爲主。（介甫熙寧日錄四十卷。說者謂宋朝禍亂萌於此書。）而復攙以宿憤。陳瓘

所謂尊私史而壓宗廟者此也。司諫延平陳瓘撰四明尊堯集一卷。專辨王安石日錄之誣僭。坐此羈管台州。徽宗時。又詔重修神哲兩朝實錄。提舉者、蔡京。編修者、蔡卞。每一卷成。納之禁中。蓋將盡泯舊錄之迹。而使新錄獨行。所謂朱墨本者。世不可得而見也。及梁師成用事。在禁中見其書。爲元祐諸家子孫道之。師成自謂蘇氏遺體。頗招延元祐諸臣子孫、如范淳夫、秦湛之輩。諸人曰。此不可不錄也。師成如其言。靖康之難。有得其書攜之渡江者。初欽宗時。已命改修宣仁后謗史。未及成。紹興四年。隆祐太后爲帝言。吾逮事宣仁。求之古今。母后之賢。未見其比。因姦臣誣罔。建炎之初。雖下詔辨明。而史錄未經刪改。其何以信後世而慰在天之靈也。帝悚然。卽諭朱勝非曰。神哲兩朝史錄。事多失實。宜命趙鼎監修。范祖禹之子沖、以宗正少卿兼史職刊定。沖乃爲神宗實錄考異二百卷。乃備朱墨黃三書。以明示去取。哲宗實錄一百五十卷。名辨謗錄。幷以昭慈遺旨、卽隆祐太后。高宗聖語。繫之哲錄之末。

道學傳

古無道學之稱。言道學者。乃宋時宵小攻擊程朱所指之名目也。淳熙中。朱子爲林栗所劾。博士葉適爭曰。小人殘害忠良。率有指名。近忽創道學之目。鄭丙倡之。陳賈和之。居要津者。密相付授。見士大夫有稍慕潔修者。輒以道學之名歸之。紹熙初。廷試。王介對策。亦言君子正人之名不可逐。故設道學之名。以一網去之。而宋史乃創立道學傳。自謂推崇宋儒。以高出於漢唐儒林之上。而未知實以當時之所薄者名之也。豈亦如後漢之傳黨錮意乎。不然。儒以道得民。幾見有儒而不本於道者哉。

青苗錢

通鑑集覽。青苗錢者。不及待秋斂。當苗方青卽征之也。趙耘崧謂其名實始於唐。通鑑。代宗廣德二年七月。稅青苗錢以給百官俸。此青苗之始也。舊唐書。乾元以來。用兵。百官闕俸。乃議於天下地畝青苗上量配稅錢。命御史府差官征之。以充百官俸料。遂爲常例。尋又特設使者。如崔浩兼稅地青苗使。劉晏兼諸道青苗使。杜佑充江淮青苗使。是也。食貨志。大曆元年。天下青苗錢共四百九十萬緡。每畝稅三十文。永泰八年。詔天下青苗地頭錢、每畝一例十五文。德宗又增三文。以給驛騎。故宋史趙瞻對神宗云。青苗法。唐行之於季世。范鎭亦言唐季之制。不足法。然唐所謂青苗錢。幷與宋制不同。宋制尙有錢貸民而加徵其息。唐直計畝加稅。則安石雖沿其名而尙異其實也。按唐時。長安萬年二縣。有官置本錢。配納各戶。收其息以供雜費。宋之青苗錢。正唐雜稅錢之法耳。然宋青苗錢雖曰不得過加二之息。而一歲凡兩放兩收。則其息已加四。又有司約中熟爲價。令民償必以錢。則所定之價又必逾於市價。而民之償息且十加五六矣。此所以病民而瞉天下也。

流民圖

夏醴谷曰。鄭俠監安上門。繪流民圖。直刺安石。時值大旱。俠奏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十日不雨。乞斬臣頭。以正欺君之罪。帝反覆觀圖。夜不能寢。遂詔權罷新法。翌日。果大雨。遠近沾洽。天人之故。亦可徵矣。夫

抱關擊柝中有此直陳民隱、轉移上心者。蹇諤之節。宜大加褒擢。乃竟爲呂惠卿輩所搆。獲罪遠謫。帝之蠱於羣邪。顚倒錮蔽。政如膏肓之疾。不可瘳也。

元祐棄邊

宋自熙寧以後。用兵得夏葭蘆、吳保、義合、米脂、浮屠、塞門六堡。元豐六年。夏人乞還。不許。哲宗元祐五年。夏人來歸靈州之俘。議以西邊葭蘆、米脂、浮屠、安疆四寨還之。以游師雄練於邊事。召而問焉。對曰。先帝棄之。可也。主上棄之。則不可。且示弱夷狄。反益邊患。爭之甚力。不聽。卒棄之。夏人以事出望外。萌侵侮之心。連年犯順。皆如師雄所料。是歲。師雄被命行邊。請以便宜行事。夏人與鬼章謀寇熙河。師雄說劉舜卿出師。种誼遂破洮州。擒鬼章以獻。其功偉矣。元祐諸老。固欲休兵息民。師雄言既不行。功復不賞。殆以專反熙豐。失於偏滯。終成紹述之隙。亦有以也。師雄用撰元祐分疆錄三卷。記當時論辨本末。師雄字景叔。京兆人。治平二年進士。官直龍圖閣學士。

元祐黨籍

朱檢討跋桂林府石刻元祐黨籍曰。徽宗所書。立石端禮門。其初九十八人爾。（宋史徽宗紀作百有二十人。）既而蔡京復大書頒郡縣。以上書人及己所不喜者附麗添入。凡三百有九人。碑稱皇帝嗣位之五年。蓋崇寧四年也。是時籍中曾任宰臣執政者十無一存。曾任待制及餘官。亦已零落過半。亡者、毀其繪像及所著書。奪

其墳寺存者、定爲邪等、降責編管荒徼、禁不得同州住。其子弟亦不得詣闕下。小人之快意、未有甚於斯時者矣。其後紹興間、張綱看詳、謂王珪一名、不合在籍內。（珪執政十六年、無所建白、時號三旨宰相、謂輒曰、取聖旨、領聖旨、已得聖旨也。）自九十七人外、（宰臣文彥博等七人、執政梁燾等十六人、待制以上蘇軾等三十五人、餘官秦觀等三十九人、）益以上官均、岑象求、江公望、范柔中、鄧考甫、孫諤六人。（在三百九人內。）共一百有三人、皆係名德之臣。許子孫陳乞恩例次數、而龔頤正遂采三百有九人之事跡、成元祐黨籍列傳、譜述一百卷。其有傳者三百有五人、不可詳者四人。然則小人之厄君子、適足以榮之而已。按龔頤正書久佚。明海忠介公瑞、嘗作黨人碑考一卷。其搜羅甚富云。又張淏雲谷雜記、載李仲寧工刻字、崇寧初、詔郡國刊元祐黨籍姓名。太守呼仲寧劖之。仲寧曰、小人家舊貧、因開蘇內翰黃學士詞翰、遂至飽暖。今以姦人名之、誠不忍下手。郡守義之。曰、賢士哉。大夫所不及也。餽以酒而從其請。事與安民相類、而世鮮知者。

崇寧鑄鼎

丹鉛錄言元祐黨籍碑成於蔡氏父子。其意則王安石啓之。安石嘗作曹社詩以寓意。謂神姦變化、自古難知。辨之而不疑者、惟禹鼎焉。魑魅合謀、蓋非一日。太邱之社、其亡也晚。蓋以喻新法異意之人將爲宋室之禍也。其後門生子壻相繼得政、果鑄寶鼎。列元祐諸賢司馬光而下姓名於鼎上、以安石比禹績、而以司馬諸公爲魑魅。呂惠卿載諸謝章曰、九金聚粹、畫圖魑魅之形。自此黨論大興、賢才消伏、卒致戎馬

南驚。赤縣邱墟。一言喪邦。安石之謂也。及金兵入汴。見鑄鼎之象。歎曰。宋之君臣用舍如此。焉得久長。遂怒而碎之。

張柔直譎諫

張嚞、字柔直。福州人。舉進士。蔡京當國。延爲子弟師。忽謂諸生曰。汝曹曾學走乎。諸生曰。嘗聞先生教令徐行。未聞教以走也。嚞曰。天下被而翁破壞至此。旦夕賊來。先至而家。汝曹惟有善走。庶可逃命耳。諸子大驚。亟以告京。京曰。此非汝所知也。卽見嚞。斂容問計。嚞曰。宜亟引老成耆德。置諸左右。以開道上心。羅天下忠義之士。分布內外。爲第一義耳。京因扣其所知。遂以楊時薦。於是召時。

北狩行錄

明錢抑之士升曰。南燼錄所紀徽欽二宗受辱事。至不可言。有弁陽周密云。開運事小吏王淑模幽懿錄。厚誣以逞宿怨。歐陽採入正史。遂以妄爲眞。當時小臣怨徽欽者。亦撰是書記之。阿替計所述。其記道里遠近皆大謬。惟蔡絛北狩行錄可證其誣。今記其略曰。丁未年二月七日。太上初出青城。三月二十八日。起行。宗族官吏飲食不時。比至燕山。病者幾半。命李宗吉貨藥修合給賜。太上止燕京延壽寺。嗣濮王仲理以下。別居仙露僧寺。體有祖楊者。太上命姜譔將軍前所送一萬匹給散之。斡離不作會太上。面言結好休兵之意。元帥無語。但首肯之。自燕京遷居霤郡相府院。太上自草一書。求通於左副元帥。大約言曰

頓石勒德光之強。後來子孫仍受中國之報等語。戊申八月。入見。又徙韓州。盡出其民而居焉。有貨書者至。太上鬻得春秋一部。謂鋒曰。恨見此書之晚。遂取理亂興亡之迹。鉤纂而編節之。改歲書成。乾龍節。太上賦詩以寄淵聖。每諸王問安。嘗與賦詩屬對。一日。太上得句曰。方當月白風清夜。鄆王楷曰。正是霜高木落時。又曰。太上曰。落花滿地春光晚。萃王植曰。芳草連雲暮色深。皆類此。晉郡王孝騫等九百四人。金主遣赴韓州。相見之日。爲之感動。宗子時有挾私忿紛爭之事。太上諭之曰。身寄他鄉。幸得聚集。乃欲尋禍耶。庚戌中元。徙居五國城。一應宗室不許隨行。惟孝騫及嫡孫有奕等六人。請而後可。太上訓飭曰。艱難之際。謹愼爲先。各宜杜門省事。宰夫有造飯尅減。及蒸羊不熟者。太上曰。羈旅他邦。不欲以口腹罪人。太子斡烏歡來求內侍。太上以二人與之。回云。二人自汴京隨此。艱苦萬狀。敢望優容。諳板夫人致書惠藥物。亦求內侍。答以祇有二人。難以輟送。藥物亦不敢留。嘗讀李泌傳。令張瑋錄一通。以賜韋夫人。癸丑六月二十四日。沂王楞、駙馬劉文彥、首告謀反。太上驚悼。遣蔡鋒渡河詢虛實。孛堇按打曷已陳兵河濱矣。聞有不測之議。鋒以貫高自任。至七月中旬。兩使前來。太上遣萃王植同鋒往見。來使欲太上渡河辨。又遣徐王楫宋邦先往。三懇乃許。詰問三日。二賊氣折自承。來使卽送太上處置。太上曰。子雖悖逆。天倫豈忍。二使乃自宣主命。殺之。二使歸。太上深自悔過。鋒以神考聽言事作疏入奏。太上命書於座側。金國送到今上皇帝進奉金銀等物。太上見之泣下。曰。中興有主。老夫幸矣。宗室仲碧等八百餘人。自咸州徙

上京。至有闕食死道者。太上聞之。悲不自勝。謂蔡絛曰。一自北遷。於今八年。所履異事。不爲不多。學問文采。無如卿者。爲予記之。自來傷感形於歌詠者。千有餘首。以二逆告變。秉畀炎火。所存數十篇。類之爲別集。絛幷錄之。按錢公嘉善人。萬曆四十四年。授修撰。崇正六年。官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國變後七年卒。又攷絛與皆蔡京子。絛未考。曹太尉勛。亦著有北狩行錄。未審視絛作何若爾。

僭立楚齊册文

宋相州岳氏珂程史曰。靖康元年。金人陷京師。明年。太宰張邦昌僭帝位。是歲。邦昌伏誅。又三年。盡陷中原地。殿中侍御史劉豫復僭帝位。九年。豫就執北去。予嘗得其二册文。乃删其吠堯者而剟錄之。邦昌之册曰。維天會（金太祖弟晟。僭稱太宗。號天會。）五年、歲次丁未二月辛亥朔二十有一日辛巳。皇帝若曰。朕惟我太祖武元皇帝。（金阿骨打。後改名旻。僭稱太祖。）肇建區夏。務安元元。肆朕纂承。不敢荒怠。夙夜兢兢。思與萬國格於治。粤惟有宋。實乃通鄰。貢歲幣以交歡。馳星軺而講好。期於萬世。永保無窮。蓋我大有造於宋也。不圖變誓渝盟。以怨報德。開端招禍。反義爲仇。今者、國既乏主。民宜混同。然念厥功。誠非貪土。遂命帥府。與衆推賢。僉曰太宰張邦昌、天毓疏通、神資睿哲、處位著忠良之譽。居家聞孝友之名。實天命之有歸。仍人情之所僕。（戶禮切。亦待也。）擇其賢者。非子而誰。是用遣使備禮。以璽紱寶册。命爾爲皇帝。以援斯民。國號大楚。都於金陵。自黃河以外。除西夏封圻。疆埸仍舊。世輔王室。永爲藩臣。貢禮時修。勿疑於述職。問音歲至。無緩於披誠。於戲。天生蒸

民不能自治故立君以臨之君不能獨理故設官以教之乃知民非后不治后非賢不守其有位者可不謹與予懋乃德嘉乃丕績日敬一日雖休勿休欽哉其聽朕命豫之册曰維天會八年歲次庚戌七月辛丑朔二十有七日丁卯皇帝若曰朕公於御物不以天下爲己私職在牧民迺知王者爲通器威罰既已殄罪位號宜乎授能迺者有遼運屬顛危數窮否塞獲罪上帝流毒下民太祖武元皇帝杖黃鉞而拯黎元麾白旄而誓師旅妖氛既殄區宇大甯爰有宋人來從海道願輸歲幣祈復漢疆太祖方務善鄰卽從來議重念斯民久罹塗炭未獲昭蘇不委仁賢孰能保定咨爾劉豫夙擅直言之譽素懷濟世之才居於亂邦生不偶世百里雖智亦奚補於虞亡三仁至高或顯從於周仕當奸賊擾攘之際正愚氓去就之間舉郡來王奮然獨斷逮乎歷試厥勳克成夫委之安撫教化行任之尹牧獄訟理付之總戎盜賊息專之節制郡國清況有定衰救亂之謀必挾拯變扶危之策使民無事則櫜弓力穡有役則釋耒荷戈罷無名之征捐不急之務徵隱逸舉孝廉振紀綱修制度省刑罰而去煩酷發倉廩而息蠢螟神人以和上下協應比下明詔詢考輿情列郡同辭一心仰在宜卽歸仁之地以昭建業之元是用遣西京留守高慶裔副使禮部侍郎知制誥韓昉備禮以璽紱寶册命爾爲皇帝國號大齊都於大名歲修子禮永貢虔誠畀爾封疆並從楚舊更須安集自相攸居爾其上體天心下從人欲忠以藩王室信以保邦圻惟天難諶惟命靡常謹厥德保厥位爾其勉哉勿忽朕命玉册皆以六十六方爲制每方字兩行以金書之於虖犬羊亂

華顯倒冠履。一至於此。讀此者。得不起魯仲連之愧乎。

昭慈太后手詔

世知宋宣仁太后之賢。古今未有。不知昭慈孟太后。亦難能而罕覯也。靖康初。瑤華宮火。后步行至兄子孟忠厚宅。欽宗議復位號。未及宣而京城破。六宮有位號者皆北遷。后以廢。且不在宮。獲免。張邦昌僭立。既避位。尊元祐皇后垂簾聽政。后使忠厚等迎康王於濟。降手書播告天下。有曰。比以敵國興師。都城失守。祲纏宮闕。既二帝之蒙塵。誣及宗祊。謂三靈之改卜。又曰。撫躬獨在流涕何從。緬維藝祖之開基。實自高穹之眷命。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釁。而敷天同左袒之心。又曰。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茲惟天意。夫豈人謀。云云。康王即位南京。后於東京撤簾。改稱隆祐皇太后。明年。苗傅、劉正彥作亂。請太后抱皇子聽政。太后曰。強敵在前。我一婦人。抱三歲兒決事。何以爲國。力拒之。帝恐生變。下詔禪位皇子。太后聽政。韓世忠妻梁氏令諭止之。俄世忠兵至。太后喜曰。吾責塞矣。再以手扎趨帝還宮。太后一出御殿。乃命撤簾。年五十九崩。謚昭慈聖獻皇太后。

劉豫事迹

劉豫一無足重輕之叛臣。非有莽操之智術也。非有安史之梟悍也。譬傀儡然。其機發動靜。惟金人之所

爲爾而其生世所由來亦若有定於冥漠之中而非偶然者朱錫鬯檢討跋劉豫事迹一卷不知誰氏所輯按書錄解題有僞齊錄二卷不著撰人名氏逆臣劉豫傳一卷右從事楊堯弼等撰謂王惲述陳教授言豫未貴時一日顧見一白龍現婦翁家大鏡中但無鱗與角耳後翁亦見此乃以女妻之資藉甚厚及生二子以鱗角名之或謂二子長豫當大貴後果然又言豫祖塋在阜城南十二里元初尚謂之御莊石馬存焉見王惲秋澗集

徽宗之喪

紹興五年四月甲子徽宗崩於五國城九年正月問安使何蘧等還以聞宰執入見帝號慟擗踊終日不食宰臣張浚等力請始進糜粥成服於几筵殿文武百僚朝晡臨於行宮自聞喪至小祥百官朝晡臨自小祥至禫祭朝一臨太常寺言舊制沿邊州軍不許舉哀緣諸大帥皆國家腹心爪牙之臣休戚一體至於將佐皆懷忠憤宜就所屯自副將而上成服日朝晡臨故校哭於本營命徽猷閣侍制王倫等爲奉迎梓宮使時知邵州胡寅上疏略曰三年之喪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乃漢孝文自執謙德用日易月至今行之子以便身志其親臣以便身忘其君心知其非而不肯改自常禮言之猶且不可況變故特異如今日者又當何如恭惟大行太上皇帝大行寧德皇后蒙塵北狩永訣不復實由粘罕是有不共戴天之讎考之於禮讎不復則服不除寢苫枕戈無時而終所以然者天下雖大萬事雖衆皆無以加於父子之恩君臣之義也伏覩某月某日聖旨緣國朝故典以日易月臣竊以爲非矣自常禮言之猶須大行有遺詔

然後遵承。今也大行詔旨不聞。而陛下降旨行之。是以日易月出陛下意也。大行幽厄之中。服御飲食。人所不堪。疾病粥藥。必無供億。崩殂之後。衣衾斂藏。豈得周備。正棺卜兆。知在何所。茫茫沙漠。瞻守爲誰。伏惟陛下一念及此。荼毒摧割。倍難堪忍。縱未能遵春秋復讎之義。俟讎殄而後除服。猶當革漢景之薄喪紀以三年爲斷。不然。以終身不可除之服。二十七日而除之。是薄之中又加薄焉。必非聖人之所安也。昔滕文公欲行三年喪。孟子謂親喪固所自盡。今在陛下斷之於心。身自行之。裴秀傳元之言。曾何足恤乎。陛下遠離大行。十有一年。雞鳴問寢。以天下養。既不足以當大事。獨有三年之服。少稱孝思。尙可自勉耳。吳王夫差、不忘越讎。陛下衰服在躬。痛苦隨之。甚於夫差。敵有人焉。豈不知畏。雖宅憂三祀。而軍旅之事。皆當決於聖裁。則諒闇之典。有不可舉。蓋非枕塊無聞之日。是乃枕戈有事之辰。故魯侯有周公之喪。而徐夷並興。東郊不開。則是墨衰卽戎。孔子取其誓命。後世晉王克用薨。梁兵壓境。莊宗決勝於夾寨。周太祖殂。契丹入寇。世宗接戰於高平。古今莫不以爲孝。今六師戒嚴。方將北討。萬幾之衆。孰非軍務。陛下聽斷平決。得禮之變。卒哭之後。以墨衰臨朝。合於孔子所取。其可行無疑也。如合聖意。便乞直降詔旨云。恭惟太上皇帝、寧德皇后、誕育眇躬。大恩難報。欲酬罔極。百未一申。鑾輿遠征。遂至大故。訃音所至。痛貫五情。想慕慈顏。杳不復見。怨讎有在。朕敢忘之。雖軍國多虞。難以諒闇。然衰麻枕戈。非異人任。以日易月。情所不安。與自朕躬。致喪三年。卽戎衣墨。況有權制。布告中外。昭示至懷。其合行典禮。令有司集議來上。如

敢沮格。是使朕爲人子而忘孝之道。當以大不恭論其罪。陛下親御翰墨。自中降出。一新四方耳目。以化天下。天地神明。亦必有以佑助。臣不勝大願。胡公之疏。剴切詳明。有詔褒諭。而張浚譏之。宜尹氏起莘謂浚平日罷和議主恢復之說自相矛盾。

金葬欽宗

陔餘叢考云。周密癸辛雜識、陶宗儀輟耕錄、記楊髡發宋會稽諸陵事。元世祖時。江南浮屠總攝楊璉眞珈。方怙勢淫虐。嗾其徒嗣古妙高。上言前宋會稽諸陵寢當毀。是時。丞相桑哥擅政。卽可其奏。眞珈遂悉掘徽宗以下十餘陵。攫取金玉珍寶無遺。已乃盡裒諸帝后骼。聚白塔於杭之故宮。名曰鎭南。以示壓勝。又截理宗顱骨爲飲器。眞珈敗。飲器入宣政院。以賜所謂帝師者。皆云徽欽二帝陵。空無一物。徽宗陵有朽木一段。欽宗陵惟木燈檠一枚而已。按宋金二史。宋高紹興十二年。金以高高宗母韋太后歸於宋。幷徽宗及鄭后邢后之喪來歸。是歲。葬徽宗於會稽。號永裕陵。紹興二十一年。遣巫伋爲祈請使。請歸淵聖皇帝及皇族等。金主不許。紹興二十六年。爲金主亮正隆元年。欽宗歿於金。而世所傳竊憤錄。幷有謂不得其死。以馬蹂其屍于土中者。三十一年。金使高景山來宋。始聞欽宗之喪。時方南北交兵。已而金世宗登極。宋孝宗亦嗣位。始復和議。時陳康伯有言。所未決者。彼欲得唐鄧四州。而我以祖宗陵寢（北宋山陵皆在鞏洛。）及欽宗梓宮爲詞耳。是宋雖嘗以欽宗之柩爲請。然和議既成之後。乾道七年。宋又遣中書舍人趙雄至金。（趙雄傳。金人將起河南三十萬衆遷諸陵柠宮歸宋。上命雄止之。）金世宗謂雄曰。汝國舍靖康帝靈柩而請鞏洛山陵何也。如不欲靖康帝之柩。我當爲汝國葬之。則宋幷不以欽宗

之柩爲請矣。是年三月。金遂以一品禮。葬欽宗于鞏洛之原。自後更無歸喪之事。則欽宗葬于金。而未嘗歸骨會稽也。安得有木燈檠之事哉。乃知小說家記載。多不可信也。又孫氏暘曰。徽欽二帝陵。在高麗地方二陵大如山。高麗人皆知爲宋二帝陵也。蓋金時幅員甚廣。高麗北境皆其地。彼時葬二帝于此。以空柩歸中國耳。觀此事之異同。則諸說之傳聞。不無失實者矣。